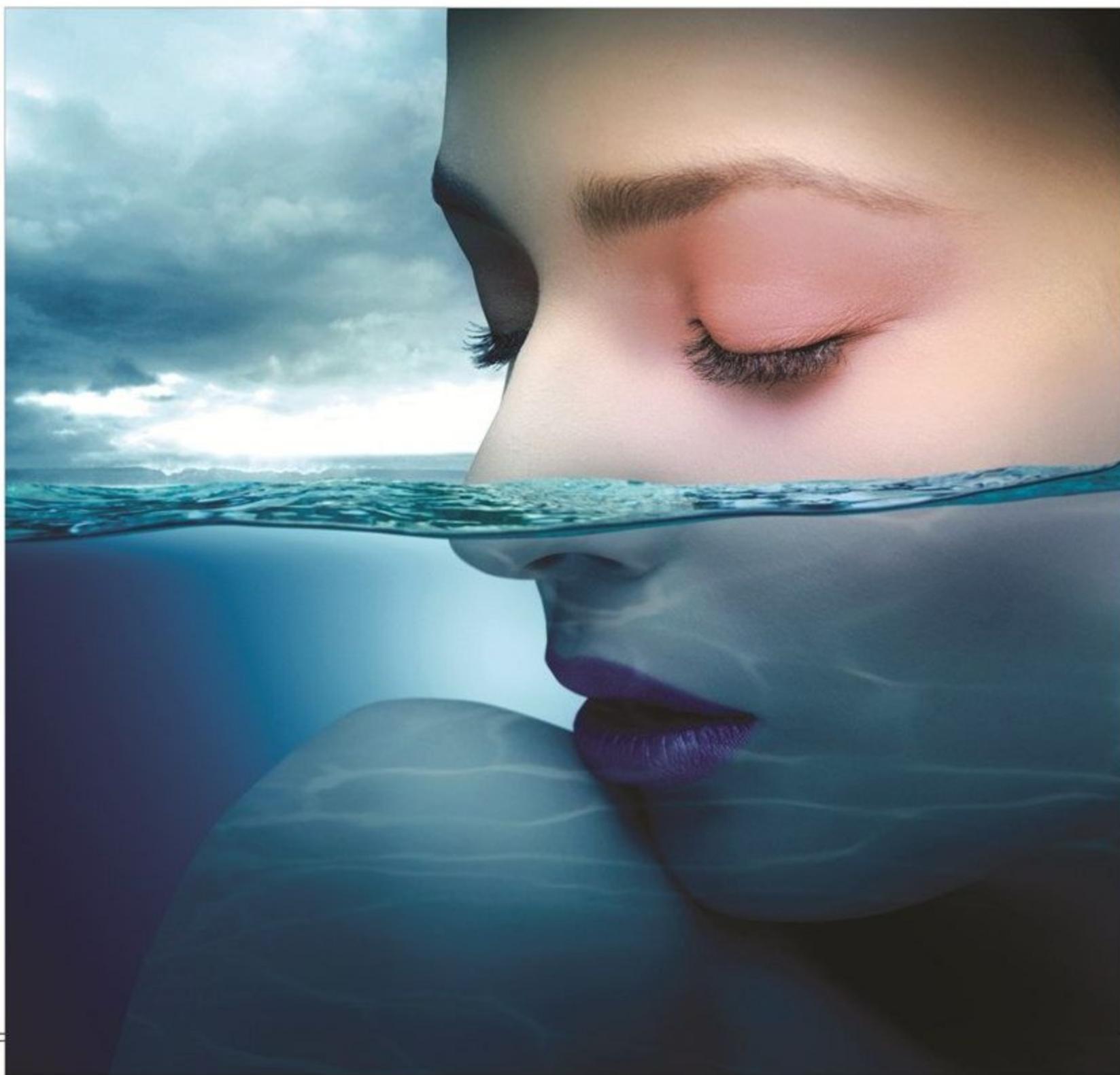




READERS

读者®

■ 华姐 ■ “网红”的最后时刻 ■ 归来 ■ 干净不干净 ■ 另一种失败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6 · 2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07期 一月下

清秋瘦水

◎周 伟

秋天的水，说瘦就瘦了，河中的丝草浮现出来了，墨绿墨绿的一片，丝丝连连，纤毫毕现。我仿佛看到童年井水中的景象，那般清澈，那样透亮。

瘦水边，人感觉也瘦了。远处有两个黑点，慢慢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是斯文的父亲，一个是天真的孩子。

父亲张网，一张网，仿佛想网住一个世界。他越是弓身用力，撒出去的网越是到不了他想要达到的位置，网不住他想网的东西，好几次，网都被丝草缠住了。

孩子提桶，跟在父亲后面。他看到瘦水中那些游来游去的鱼儿，在水中旋转着，一下又蹿出水面，白白的鱼肚皮在阳光下发亮。

就在父亲感到失望并打算离开的时刻，孩子扯了扯父亲的衣角，努了努小嘴儿：河堤边的丝草旁，有一条金黄色的大鲤鱼在那儿游来游去，闲适自得。

于是父亲张网，张了几次，总不成功。孩子把桶放下，做了一个双手捧鱼的动作。父亲领会，走上前去，捧住了那条金黄色的鲤鱼。孩子接过父亲手中的鱼儿，用双手稳稳地捧住。鱼儿一动

不动，只有鱼鳞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泛着金光。

看着瘦水里的游鱼、瘦水边的父子，我明白了：世上有许多东西，网是网不住的，把它捧起来，或许更好。

（金星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6日）



《黄桌上的菊花瓶》常 玉绘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贾 真 李 霞 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2期

文苑

【卷首语】 1 / 清秋瘦水 周 伟

【文苑】 4 / 华姐 野 夫

7 / 我的幼年 张充和

34 / 何谓艺术 厄尔凯尼·伊斯特万

68 / 另一种失败 麦 家

【原创精品】 10 / 灯市口的兔儿爷 黄希妤

【书林一叶】 9 / 但愿你拥抱的人正泪流不止 七董年

人物

【人物】 30 / 我的哥哥史铁生 史 岚

52 / 在黑暗中大雪纷飞 路 明

【名人轶事】 13 / 名人小时候 张发财

65 / 拜访蔡志忠 蔡 澜

【回 忆】 46 / 我的少女岁月 王安忆

社会

【杂谈随感】 8 / 科斯与儒家 吴晓波

22 / 像一只鹤 王太生

23 / 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 徐 贲

47 / 牛和人，谁是谁的奴仆 郑也夫

60 / 留下来的东西 赤木明登

【话 题】 26 /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 周 倩

【社会之窗】 56 / 不发朋友圈的人都在做什么 王瑞珂

人生

【人世间】 14 / 归来 庄锋妹

20 / 逃离：从都市到桃花源 马 原

【人生之旅】 28 / 的哥故事 梅林横笛

40 / 她们在高仓健的生命中 联 慧

66 / 我能接受的片刻逃离 林特特

【两代之间】 44 / 当外婆还不是外婆的时候 陈 墨

【婚姻家庭】 62 / 爱的证明 霍恩·毕尔巴鄂

【青年一代】 12 / “网红”的最后时刻 程曼祺

38 / 同样是少年 叶倾城

生活

【心理人生】 67 / 不止值这个价 郑毓煌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总第607期) 一月(下)

生活

【经营之道】 58 / “自我羊群效应”与星巴克咖啡 丹·艾瑞里

文明

【在海外】 18 / 街头三女人 木心

【他山石】 42 / 细节里透出的富裕 王青

【风情录】 51 / 走进那些作家的故居 鲁敏

【知识】 59 / 沙漠英雄树的今生前世 刘建全

【军事天地】 64 / 没有军队的国家 温莎

【文化茶座】 48 / 干净不干净 严文华
 50 / 日本武士为何切腹而不自刎 张经纬

【史海拾贝】 35 / 历史的脚注 郁喆隹

【人与自然】 61 / 大自然的迷局 明前茶

悦读

【幽默小品】 19 / 能与狗一起入住吗 陈荣生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6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24 / 这些经典照片原本可以被改写 Gunduz Aghayev
 33 / 用石头留住爱 Medha Rode
 54 / 不露脸的自拍 Arno Raffael Minkinen

点滴

【意林】 29 / 皆是雅音 李昱坤
 29 / 追随者 史蒂夫·古迪尔
 29 / 第五伦的反省 赵元波
 29 / 果实 安东尼·德·梅勒

【资料卡】 43 / 欧洲人外出旅游调查 王英斌

【点滴】 16 / 落花的坐姿 刘荒田
 71 / 伤逝 胡紫微
 71 / 笨马不知 吴伯凡 梁冬

互动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33)

艺术

【封面】 洁(摄影作品)



华姐

●野夫

一
许多年来，我游荡在江城密集的人群中，试图寻找一张记忆中的美丽面孔。

二
应该是1972年前后的冬日，那时的利川特别寒冷。

我躺在而对着火的长条椅上，而颊被烤红而心背透凉，瑟瑟蜷缩成一个典型的乞儿模样。人将散尽，工人们粗鲁的玩笑声渐渐在踏雪的足音里消逝。少年的我辗转难眠，像一个烙饼正翻来覆去地接受焙烤。

我听见有人进屋，打开龙头放热水，然后是一声惊问，温柔而亲切：“啊，你怎么能睡在这里，掉进火里怎么办？”

我听出来是她——华姐，前两年招工进矿的武汉知青，现在是矿山唯一的广播员。她从我冷漠的眼神里已经读懂了原因，笑着拉起我的手说：“你爸临走时托我管你的，走，到我那儿去吧！”

那年，我十岁。

华姐就住在广播室那个狭小的单间里，一张床，一个播音台，还有一张放着打字机的桌子。我怯生生地打量着这间整洁并且散发着雪花膏和香皂气味的房子，手足无措，像一个在学校被罚站的儿童。

她放下脚盆，调试好水温让我洗澡。十岁的男孩，早有男女大防之耻感。我犹犹豫豫在盆边磨蹭，竟有如临深渊般的畏惧，因羞怯而不肯褪去最后的遮掩。她似乎看出了我那点小心思，含着笑背转身去伏案打字。我踏着她那噼里啪啦的敲打老式铅字打字机的节奏，迅疾地投身水中，洗净满身的尘灰。随后，趁她不备，我赶紧起身擦拭，手忙脚乱地穿上短裤。她转过身来笑看我的慌张，又拿起毛巾为我擦干背后的水珠，然后她像母亲一样，指着那张唯一的床说：“快上去，你先睡，我还要工作。”在她暖融融的床上，我像一只归巢的倦鸟一般，很快恬然入梦。

三

她那时十八九岁，初中毕业便从遥远的省城，被下放到这偏僻的山区。几年山里的矿区生活，已磨尽了一个少女应有的稚气。也许是因为她漂亮、灵敏，且会说普通话，矿上的领导没叫她下井锻炼，而是将她调到机关当广播员兼打字员了。

每天早、中、晚，她甜美的声音便回荡在这片山沟里。工人们都很喜欢她，即便是最粗野的男人，也尽量不在她在场的时候，乱开下流恶俗的玩



笑。

我很喜欢看她播音或打字时的样子。一台老式打字机，在她灵巧的手下像一架钢琴，流出欢快的节奏。她让我帮她在字盘上查找一些生僻字，还时常要我去修改一下工人们投来的潦草的广播稿。她看我编辑后的稿子，时常点评哪里改得好，哪里还需要怎样修改。似乎我对文学和编辑的兴趣，正来自那个荒寒年代她的最初指点。

每天三餐，她从食堂里打来寡淡的饭菜，都要在那只煤油炉上加工一下，掺一点油水和豆豉之类，饭菜就变得美味可口。晴朗的黄昏，她则牵起我的手到屋后的山上去漫步。她漫不经心地讲一些城市的故事，有时哼一些知青歌曲或苏联歌曲。对山里孩子来说，这也许是最早的文艺启蒙。完全遥不可及的都市，竟能勾起我对远方最初的憧憬。

简单贫乏的矿区生活，一旦掺入一个聪明女人的苦心经营，便转化为一种相依为命的乐趣了。

某个午后，我与几个矿工孩子打斗——他们故意侮辱我父亲的名字。她闻声赶来，轻轻地训斥了那群孩子一句：“你们也有父母！”

我伪装的坚强顿时如决堤的江河，泪水悄悄地漏进了她湿软的指缝。夜里，她为我缝补被撕烂的衣衫，细语叮咛：“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要去惹那些泼皮。要学会蔑视所有的侮辱！”

几乎每夜我都自觉地先

睡，她常常看书或织毛衣到深夜。在她眼中，我只是一个孩子，她似乎在品味和实践着她天生的母性，因而没有什么避讳。

记得某夜有月光，山谷的积雪折射出凛冽的清辉。远远地传来矿车卸煤的翻斗声，咣当咣当如夜半的钟鼓。她关上电灯，借月光而褪衣洗漱。我被哗哗的水声搅得神情迷乱，尽力闭紧我的眼睛。

在此之前，我对异性的暧昧恋情仅仅来自邻家女孩。在那一刻，我突然被这种水声所诱惑，每一滴水珠溅起的回响，在那静夜都有如海潮倒灌般轰鸣。我听得见自己扑腾的心跳，并为此紧张和汗颜。

越是想逃避这种袭击，越感到魂不守舍和无能为力。终于，我绝望地听命于眼睛，让它自行开启一道缝，仿佛只是被微风掀起的书页。不敢转头，在余光中我似乎瞥见了从海底缓缓升起的维纳斯，惊异惶恐地看见水珠，在如梦如诗的月色中皎洁闪亮……我害怕某则寓言成真，自己会因此变成一只癞蛤蟆，只好再次锁紧了双目。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却从此驱之不散。华姐，这个圣洁的女人，使我有了一次失眠。

四

华姐那时其实已经谈了男朋友，是掘进队的金哥。金哥也是下乡知青，朴实憨厚，长得端正规矩，是矿工中的才子。金哥常来，爱屋及乌，总给我带一些井下掘出的化石当玩物。每当他来时，我便懂事

地借故外出玩耍，他们就会心一笑，叮嘱几句。

金哥是老高中生，会讲故事，也爱唱歌，华姐便总是缠着他，让他唱一些老歌以及新编知青歌曲。那个时代，矿上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所谓恋爱，大抵便是这般简单的约会，从来没人敢挽臂漫步。

我对金哥很有好感，这是一种奇怪的感情。他来我走时，我有一点淡淡的不自在，却并无丝毫的嫉妒。相反，我希望他们永远好下去，尽管我也曾在轻狂而痴傻的少年春梦中，梦见过我娶了华姐做新娘。

未几，父亲回到矿山，感激地从华姐这里领回我。华姐而对早已被“打倒”的我的父亲，依旧尊称为矿长，并夸赞我懂事。

那个春节前，似乎是一封急电把华姐催回江城。

过了半个月，她回来了，满面憔悴，眼圈青紫，神色中流露出某种深沉的哀伤。她变得沉默起来，常常独自望着连绵的山以及飘逝的云，寂然落下泪来。

暑假到了，我又来到华姐这里。这时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又开始了，矿山的知青都蠢蠢欲动，但很快打听到只有体院一个名额。

那时的招生，也没什么正经考试，主要是靠推荐，再就是靠各自的家庭关系来活动比拼。大家偃旗息鼓，不久，通知书到来，钟哥开始打点行装了。钟哥也是武汉知青，和华姐同时被下放到利川。一天，钟哥来了，说是向华姐辞行。



在那之后许久，再也不见金哥来了。我听见一些工人中的流言蜚语，才意识到华姐已移情钟哥了。我被这一事实惊得目瞪口呆。

她和钟哥定情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矿。那些感情朴素的工人，如同我一样难以接受。顿时，流言四起，所有恶毒的攻击都集中在她身上。我在道义上站在金哥一面，同时在隐秘的情感世界里，我更觉得她这是对我的背叛。

她没有向任何人解释什么，沉浸在自己的孤独里。金哥倒很明智，在醉了一回之后也保持了缄默。父亲的义愤和工人们如出一辙，他冷冷地批评她：“不该为了回城而不顾道德，再说这矿山对你不错，何必如此呢？”我似乎站在正义的一边，掉头而去，连一声谢谢都难以启齿，尽管心里憋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酸涩。

她像一个被众人遗弃的孩子，在矿上熬过了最伶仃的一年。我们在一条石径上邂逅。我又长大了，但对她的怨恨和鄙薄似乎并未消失。

她依然清瘦如竹，远远地对我亲热如故地打招呼，她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怀恨竟如此深刻。她脸上笼罩着一层少有的喜悦，她说：“我正办调令，马上回城了，等你长大了，来玩啊！”

我只是冷冷地望了她一眼，仿佛在听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一样漠然。我缺乏足够的勇气，只是咕哝道：“我就在这里，哪里也不去！”之后转身走了。我发现她脸上的

笑容突然凝固，一种深刻的痛苦表情印在我心深处。

五

在以后的成长中，我逐渐淡忘了这个女人。大学毕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我回到了那个矿山。那些曾经看着我长大的工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在酒席上，我问一个已经扎根在这里的知青：“为什么不想办法调回省城？”她曾经是华姐的好友，她淡淡一笑：“哪有那么容易！”之后她忽然话锋一转，说，“你华姐那时为了调回去，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其实有谁理解她的苦衷呢？”

当这个渐被时间烟尘埋葬的话题重新被提起时，我立刻预感到此中必然埋藏着隐衷。我才知道那年华姐突然被电召回去，是因华姐家里出了一些事故。像华姐这样的城市平民孩子，根本不可能调回去。但那个家，又非她回去支撑才行。她别无选择，只好以婚姻为桥，达到回城的目的。

我如雷轰顶，被若干年前这一真相所击中，沉积多年的感恩和爱，仿佛突然被唤醒，而羞愧和负罪感则如石在胸。那夜，我喝得酩酊大醉，悔恨的泪洒湿了枕巾。

六

若干年后，在武昌监狱的寒夜里，我在一个犯罪人员学习本上，潦草地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那时，我已经与华姐分别将近二十年。

某日，队长忽然传我到办公室，指着其中坐着的两男一

女问我：“你认识他们吗？”

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笑颜里，有我熟悉的波光。我惊呼：“华姐，难道是你吗？”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从那依旧美丽的脸颊上安静地滑落。

我直而着她的无声垂泪，像当年那个委屈的孩子般，再次失声痛哭。

她在一次知青聚会上，听到了老矿长的儿子在武汉坐牢的传言。多数人都感叹，只有她开始动员她的所有社会关系打听寻找。她在一所大学工作，很多学生在公检法系统工作。她终于找到了我这个曾经与她短暂患难与共的弟弟。她根本不知道，我对她早有如此深重的愧疚。

后来，我在北京混成了一个书商。华姐的女儿大学毕业，学的是平面设计，华姐委托我帮忙照顾这个北漂的孩子。她的孩子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正是我认识华姐时她的年龄。

后来，我离开了北京。在大理南门新村的一个农舍里，我在网上联系上华姐。我憋了若干年的话，终于在一次夜半酒醉之后说出：“华姐，感谢你，你是第一个让我爱上的女人，尽管那时我只是一个小男孩，甚至不懂爱，不懂世间有这么多差池，这么多无奈。但是，你让我懂得——慈悲，是一切爱的基础……”

（林冬冬摘自《作品》2015年第10期，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我的幼年

●张充和

四岁时，外面来的客人们问我：“你是谁生的？”我总是答一声：“祖母。”他们总是大笑一阵，我只是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心里说：“这有什么好笑的？难道你们不是祖母生的，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一直不晓得祖母之外还有什么更亲的人。

在花园里，我站在祖母面前，没有祖母的手杖高。祖母采了四朵月月红戴在我的四条短短的发辫上。我跑到深草处寻找野花和奇异的草，祖母对我说：

“孩子，丛草处，多毒虫，不要去！快来！你乖，来！我替你比比，看到我手杖哪里了……”我跑了去，祖母替我比一比，然后叫我拾一块碎碗片来，在手杖上刻了一道痕，又对我说：“今年这样高，明年就有这样高，后年就和手杖平了。”我开心极了，一心就想长到祖母的手杖那样高。

书房窗外有两棵梧桐树，那样高。秋深了，梧桐子不时落下来。我在读《孟子》：“孟子见梁惠王，王立

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先生，我要小便去。”先生允许了，我便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满院的梧桐子，我拾了许多，袋袋里满了，又装些在套裤筒里，在外面打了一个转，又回到书房里去，先生被我瞒过去了。

晚上总是我先睡，祖母看着佣人替我脱衣，有时也亲自动手。这一天也是这样，脱到套裤时，哗啦啦一阵响，梧桐子都落下来。我心里有点着慌，怕祖母责备，哪知她还笑了一声说：“生的吃不得，明天我叫他们拾些来炒熟给你吃。以后不要拾了。”啊，祖母，你哪知我骗了先生呢！

葡萄架下有一张方桌，我坐在祖母怀里，手伸在几本书上，让一个戴宽边眼镜的医生诊脉。佣人拿了电报来，祖母一看电报就老泪纵横了。医生去了，祖母把我的一条红花夹裤翻了过来，里子是白色的花布。祖母又把我搂在怀里，眼泪不住地

流着。她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乖乖，你从此要做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了……你要好好地听我的话，你母亲是个好媳妇……以后……再也没有她……她了！”我这才晓得我还有个母亲，但是在我晓得有母亲时，母亲已经死了。我看见祖母哭得那么厉害，我也跟着哭了。祖母又拍着我说：“孩子，乖乖，不要哭，你不是说你是我生的吗？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你不要哭了。”

现在我已长得比祖母的手杖高出一尺多了。祖母墓上的草，我以为一定是不会有毒虫的。假使现在要有人问我“你是谁生的”，我还要说“祖母”。不过，我明白了还有一个人，也是生我的，叫作“母亲”，因为她们都是爱我的。

我似乎时常听见祖母高声说：

“孩子，丛草处，多毒虫，不要去！”

（六月的雨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一书，杜凤宝图）



有两块相连的土地，分别属于两个地主，一块用作养牛，另一块用作种麦。牛群常常跑到麦地去吃麦，给麦地的主人造成了损失。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纠纷呢？

稍稍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他由此推导出著名的“科斯定律”（又称“不变定律”）。科斯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养牛地主和种麦地主的权利有清楚的界定，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根据市场收益来确定是让牛吃麦，还是保护麦场，少养牛，然后协商利益分配。

科斯据此提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他因这一发现而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如果科斯所描述的情况发生在传统中国，儒家将怎样解决这个纠纷？

儒家绝对不会采取科斯的办法，因为在儒家看来，你养的牛跑到别人的麦田里去吃麦，显然是没有道德的事情，所以，能约束住牛的地主就是有道德的人，反之就是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要解决这个纠纷，唯一的办法是用道德约束，“井水不犯河水”。在如此的教化下，养牛地主和种麦地主将各自约束，划界相处，他们的道德因此得到升华，可是既定资源下的产出潜力则被完全地压制了。

换而言之，儒家的做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科斯的办法是“己所欲，施于人”。

前者思考的起点是“有序前提下的道德约束”，后者则是“规范前提下的效益产生”。我们可以把这两者的不同抉择，看成是东西

方商业文明的分野。在儒家伦理之下，道德替代了市场，社会得以在低效率的水平上保持稳定；而在科斯主义之下，业主的产权得到保护，在此基础上，资源市场化的自由交易得到鼓励。

事实上，科斯的这一推论是长期思想进步的结果，更早时期的马克斯·韦伯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将“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视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他引用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他同时是一位企业家和政治家）的观点：“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这从根本上认同了企业家职业的正当性和独立性。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进行职业分工的国家，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有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可是在私人产权的认定上，却掉进了“道德的陷阱”。当年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便见他在此处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核……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悖。”

在儒家看来，社会治理的最佳模式，就是用道德伦理来调节冲突，用礼义廉耻来强调秩序，再加上严酷的国法族规体系。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说：西方超过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古

科斯与儒家

吴晓波





但愿你拥抱的人正泪流不止

记得年初的时候，连续一个月都没有下雨。冬末的寒冷干燥，令人每天早晨醒来时喉咙灼烧。有好几次梦见故乡下着雨，风清雾润，一声鸟啼刺破空山静寂；还会梦见在新西兰南岛的时候，清晨六点，被阵阵浪潮声吵醒，拉开帐篷的一瞬间，赫然望见粉红色的朝霞涂满了海面，湿润的海风迎面扑来，清凉如洗……然而醒来的时候，窗外多数时候有霾，偶尔有风，我困在斗室，盯着外面昏黄的天，一时想不起这是在哪里。

在越来越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薄弱、游戏规则的冷漠之后，我对许多事渐渐接受得更自然。时间在流，人也在走。一些拥抱曾经在夜里温暖如被，覆盖孤独，几乎令我感到生有可恋，但在那幻觉消失

之际，我就已明白，那仅仅是幻觉。

人对抗自身弱点的方式，往往是愚蠢而且不自量力的。一次次走入同一种困局，寻找同一种快感，接受同一种失落。在一次次被那种失落打击得体无完肤之后，人会变得温和、蜷缩，接受长夜有尽、白昼有终。只能用下雨的梦境，润滑生活的枯燥。

两年前的冬末，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旅伴。在一个偶然的夜晚，同一辆车上，她坐在副驾驶位，我坐后排。百无聊赖之中，问起彼此喜欢的书。她提起台湾作家胡舒雯，令我刮目相看。对话从这个契合点开始，无边无际蔓延。她聊起一些过去流连过的异国夜晚，气息各异的姑娘们，浓淡各异的酒，冷暖各异的手，深浅各

异的海，晨光中醒来时，百叶窗帘透进仿佛信笺那样一行一行的阳光……我坐在后排，盯着她的左肩一角，静静听着，莫名地想起海边的黄昏，圣托里尼岛的落日，雾色弥漫的山林，直布罗陀海峡的桥。我能分辨出她说起旧爱的时候，语气里的困惑、无奈和犹豫。

后来我们有过一次无与伦比的美妙旅行。在美国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傍晚时分，沿着盘山公路开车到山顶。我们并肩坐在岩石上，看了一场终生难忘的落日。在猩红色的晚霞里，想到眼前史诗般的时刻注定稍纵即逝，平淡枯燥的生活将如其后的漫漫长夜那样孤独难挨，我泪流不止。那是我至今见过的最美最美的黄昏。

我们都躺在生活的手术台上，在命运的无影灯之下，被蛮横解剖。所以，但愿你的旅途漫长，但愿你拥抱的人正泪流不止。但愿你付出的爱，有某种恰到好处的形状，恰能完好地镶嵌在爱人的灵魂空缺处，毫厘不差。但愿你心底的关怀，杯满四溢，又正在被另一个孤独的灵魂渴望着。但愿你记得，在你痛哭失声的时刻，曾有人以肩窝盛满你的泪。

（郭 巍摘自九州出版社《灯下尘》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国，并非由于技术进步，真正的动力是产权保护，特别是对企业产权、知识产权以及继承权的保护，由此创造了西方文明。

这真的是一个极具讽刺性的事实：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注重现世享乐的，也是各种族中唯

一可与犹太人在商业天赋上匹敌的，但是在公共意识上缺乏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并对财富本身抱持了一种奇怪的“洁癖”。

（步步清风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一书，喻 梁图）



灯市口的兔儿爷

●黄希好

没人弄得清“兔儿爷”这称谓是哪儿来的。

元宵节晚上上了灯，三星出齐，街上的玩意儿都摆出来了。北市有个吹糖人的，手很巧，关公舞刀、猴子捞月，捏得纤毫毕现。西四牌楼门前有人拉“天喻子”，即抖空竹，天喻子蛮牛似的叫。拉得更响，围观的人就多给一点钱。从大街小巷出发的姑娘、媳妇，成群地走动，忙着把平时闷乏的日子补回来。

人群里有个简陋的灯火摊，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桌上堆层竹篾，摆着几只塞满零碎物件的碗，边上挂一簇一簇的红纸。怪的是旁边有个擦得光亮的高木架，空落落的，只最

顶上陈设出来一个兔子灯。

老妈妈牵着平儿过去，平儿盯着看，直瞧得迷迷瞪瞪晕花了眼，两个脚尖争斗着磨蹭，迟迟胶着不肯动弹。那兔子灯陷在灯市口拥挤的浮光里，仍很显眼。外边糊的红纸镶了绢纱，细密的绣纹被蜡烛照得亮堂堂的。最妙的是匠人精工烫制的红琉璃泡子，把烛火一罩，金灿灿的光就攀上每寸纸面，温暖又吉祥。平儿急切地用手揩拭一下眼睛，总觉得架子是因为这灯搭的。再瞧上两眼，又觉得摊子是因为这灯摆的。

每有从摊子旁挨过去的人，总会向摊主老头买上一两个花灯。也有买灯笼的主顾，但到底不如买兔子灯的多。长此以往，老头跟兔儿的关系愈

发严丝合缝，称呼他“兔儿爷”倒确是恰如其分。

兔儿爷做灯很有办法。挑几根竹篾捏着，手掌灵巧地翻动两下，兔子模样就出来了。糊纸最讲究，没有钱的普遍用红纸，有钱的可以要加细的染布。兔脸总是等交付时才画上。他打量几眼小孩的样貌，一面蘸墨，一面偏着头想。忽而脸上微露一点笑意，提起笔画下去。五官总画得七分肖似，添作三分讨喜神色，眼角眉梢皆透着福气。若是不能而对着孩子，兔儿爷就问前来的人，落笔同样精准，看不出什么分别。孩子们都喜欢，做母亲的每逢节会也一定要买。

只有木架上那个兔子灯一直没有脸孔。

小镇里的孩子一天到晚是闲着的，并不常被分配什么工作，自古就是这样的。

平儿拉上灯轱辘沿街走了几圈，又转回来蹲在灯市口土墙根下，安分得让人发慌。他眼珠不动，盯着兔儿爷做工：那翻飞的双手简直就是蝴蝶！他多喜欢一只会跳舞的蝴蝶啊。

镇上顶大的孩子游荡过灯火摊，用诧异的眼光烧着他：

“哎呀！你在这儿躲闲？”这样说着，下巴还倨傲地抬起来发威。

平儿说：“我学做兔子灯。”

顶大的孩子惊得眉毛跳起来，不敢想象了。他忽而感觉自己落了地位，掀起平儿的耳朵，抬手掀翻了平儿的帽子。

“胡说！”

原创
创作



平儿跳起来打大孩子，他跑得非常之快。但那大孩子跑得更快，一溜烟逃走了。

家里开大磨坊的小少爷进过县城，挺着腰板来回踱步：“哼！县城里卖的花灯挺括得多！颜色好，会说话，这算什么东西……”

平儿不理他。昨天眼见磨坊的下人对兔儿爷叽咕比画，买下个顶大的兔子灯。那脸画的可不就是这少爷？

老妈妈来找平儿了。他很固执，仍说：“我长大了要卖兔子灯。”

恰巧旁边有邻人在，老妈妈的脸立刻就红得挂不住了，伸出手就去打平儿：“才这么大一点，就说丧气话。”

于是他一边哭着一边跑回家里去了。

这场打小孩的闹剧被卖凉粉的看了去，走街串巷传播开了。他看买凉粉的女人很有兴趣，于是说：“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啊！”

老妈妈进屋去，麻利地抢了平儿的花灯，拿起烧火的铁叉子来，向着平儿就招呼去了。平儿蒙受了无妄之灾，哭得一塌糊涂。

平儿挨完结实一顿打，还是照旧蹲回摊旁墙根下。

兔儿爷把平儿迷糊忘掉的破帽子补缀好，挂在道边低矮的杨树枝上。平儿脸上还爬着眼泪，小心提着帽子挟在腋下，又张着嘴笑了。

来买灯的人渐渐少了，兔儿爷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他告诉平儿，淡季到了。平儿不大晓得卖灯的事情，总觉得似

乎不大有道理。兔儿爷开始每天教他念诗——早晨念诗，中午念诗，等到星子起了还念诗。讲到“少小离家老大回”一诗，平儿小小的心忽然惶惑不安了。

他问兔儿爷：“那人为什么小时候离家？”

“因为要去很远的地方当官……只有离开家才能赚钱糊口，旁人才肯尊重他。所以‘儿童相见不相识’——小孩子哪里能认识从前的人呢？”

平儿仍很恐慌，绞着他冰凉的手指：“兔儿爷也要离开吗？要是你头发都白了，我也会不认识你吗？”

兔儿爷听了就笑，却并不给答复。他只说：“我哪里还熬得到那么老。”

他说完，看平儿还是不很高兴，又赶快说：

“快再念一首诗吧！再一首！”

在平儿能把那本《唐宋诗词》满口背诵后，最终他也得去上镇上唯一的学堂了。学堂很简陋，仅有的桌椅、砖块摊作一处，没有什么乐趣。

家里开大磨坊的小少爷也在学堂念书，时常要把先生问住。据他说县城与小镇有大不同，所有东西一概是机器做的。“手工做的要被地邻笑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先生总很尊敬他。

他说这话的时候，平儿可以听见小镇那边建造贸易市场的响动。工头远远地用喉音喊劳动号子，推挤得人心里闹哄哄的。市场是由镇里集资建造的，可算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又过了些时日，市场启用了，开业典礼办得十分体面和热闹。货台上摆着成百上千种货物，俱是从县城运来的。省道上的车辆多得数不清。人像蝗虫一样拥来，把这里扫荡干净。

平儿终于信服小少爷的话了。否则，市场上的物什怎么都千篇一律呢？美则美矣，却实在单调乏味得紧。

念及此，他心里忽地掠过去一个身影。

当平儿再次来到灯市口时，他几乎不敢相信——小摊几乎销声匿迹，只余一个摆赌摊的坐在地上，寂寞地抱着膝盖发呆。

兔儿爷呢？兔儿爷呢？平儿奔走到熟悉的、只属于他的位置。

那里没有人了。

平儿蹲下去，他嗓子发干，只能嘶哑着哼出鼻音。他的眼眶里已然含满泪水了。

道边上那棵杨树翻摆着叶子，枝条沉甸甸的，仿佛在受什么压迫。平儿抬头瞧去，心蓦地紧缩了——是那个兔子灯。

他小心翼翼把它取下来，在袖口上蹭去灰尘。他惊异地发现，这兔子灯最终获得了一副面孔。

它极像兔儿爷。

他的手猛地一抖，琉璃泡子落地，咔嚓一声碎了。烛火脱了控制，猖獗地烧尽了一切。

兔子的脸孔迅速皱皱起来，落了一地焦黑的纸泪。

（何保全、于泉滢图）

2015年11月2日，“网红”埃森娜·奥尼尔的告别倒计时开始了。随着进度条被蓝色填满，视频上传成功。这是她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发布的最后一条视频：《为什么我要放弃社交媒体？——真相》。

她已经删除了在Instagram上的2000多张照片：那些碧海、蓝天、阳光，那些黑的、白的、粉的、长的、短的、紧身的或飘逸的连衣裙和比基尼，以及裙子包裹着的闪闪发亮的肌肤。

Tumblr账号，删除；Snapchat账号，连同那上面的6万个联系人，再见。

到11月4日，埃森娜又彻底删除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和Instagram账号。

她素颜出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个“粉丝”——离开前，她的YouTube频道上聚集着27.5万个订阅者，她的Instagram被86.7万人关注。而这些关注能给她带来每月2000美元的收入，难以计数的免费服饰和鞋、包赞助。

在最后时刻，埃森娜不断回忆起自己3年的“网红”生



埃森娜·奥尼尔

涯：最初的兴奋，成功时的喜悦，伪装时的挣扎，替赞助商诱导粉丝消费时的罪恶感，对“点赞”和“播放量”上瘾般不能自拔……她还不到19岁，却好像过了一生。

“网红”的最后时刻

程曼祺

在YouTube上那条最后的视频里——她留给社交媒体的17分钟“遗嘱”中，埃森娜情绪激动地表达了对以往3年“网红”生活的厌倦。这次她没有化妆，穿着一件灰色修身毛衣，金色的长卷发散乱地束在头顶。

1分09秒——“我曾有梦幻般的生活。”

1分37秒——“我手有很多赞助商。”

5分19秒——“更多粉丝、更多点赞、更多播放量，我永远无

法满足。”

6分53秒——“我竭尽所能告诉世界：嘿，我很重要，我美丽，我酷。”

8分37秒——“12岁时，我曾热爱写作和艺术，热爱任何有创意的、美丽的和真实的事物。有太多事情可以让我乐在其中。”

8分50秒，她哭了。

她哭了，皱着眉头，红着眼，既不美丽，也不酷。

她开始坦白陈年往事，那些曾经“美丽”“酷”的时刻背后的真实情况。

11月2日至4日，在作为“网红”的埃森娜的“弥留之际”，她保留了少量Instagram上的照片，

并修改了说明：“为了一张瀑布下的倩影，我让自己不停地被水淋，拍

了100多张才选出一张满意的；为了挤出性感的乳沟，比基尼里不知垫了多少胸垫；这条牛仔裤，还有这件衬衫都是赞助的……”她还撰文告诉大家，“网红”到底如何挣到真金白银。

她展示了第一张这样精心设计的照片。那是3年前，埃森娜即将16岁，还只是澳大利亚昆士兰海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女。在生日聚餐之前，她让小妹妹给自己拍照。照片里的埃森娜穿着一件白色露脐抹胸和一条黑色包臀裙，双手叉腰，微微低头，翘着臀，金发垂在丰满的胸前。

为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低头的温柔”，埃森娜扯着妹



素颜的埃森娜·奥尼尔



名人小时候

◎张发财

1896年，陈寅恪第一次照相。当年照相多新奇啊，因为是兄弟合影，陈寅恪怕长大后认不出照片上哪个小孩是自己，刚巧拍照时他站在桃树旁边，于是小心思开动，伸手抓住一枝桃花——以此为标记，将来再看肯定不会出错。后来，他把这张照片弄丢了。

顾颉刚结巴，鲁迅总笑话他。老顾回忆，自己结巴是因为小时候上私塾，老师让他背《诗经》，背不出来就得挨揍，啪啪揍脑袋，他又惊又怕，从

此落下了病根。当然也不是说结巴就不能朗读，李清照的

《声声慢》，老师就叫他朗读，说他读得最有韵味：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赵元任3岁学北京话，5岁跟姑妈学常熟话，跟保姆学保定话，6岁进私塾跟老师学常州话，13岁跟姨妈学苏州话，15岁跟同学学南京话。赵先生绝对是语言天才，只要想学，几个星期就能说得极地道。万幸，赵先生不喜欢去动物园。

（小夕摘）

妹足足拍了30分钟。在随后和家人的生日晚餐中，埃森娜一直攥着自己的粉色手机。短短数小时内，她获得了50多个赞，那是她第一次获得这么多赞和评论，她感到自己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世界。

而所有事情的源头还在更早之前——埃森娜开始正视12岁时就萌生的自卑。她当时疯狂地嫉妒凯蒂——学校里新来的高年级转校生。凯蒂拥有美貌、运动天赋、全A的成绩和所有人的喜爱，至少在埃森娜眼中，凯蒂是完美的。

埃森娜嫉妒凯蒂，想成为凯蒂。她疏远那些她认为不太酷的朋友——她当时所有的朋友，以大众标准来看，都不太酷。她试图改变自己小学时的“书呆子”形象。她依然保持着全A的成绩，但对学习的热爱被好成绩带来的关注和虚荣取代。

埃森娜在个人主页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交媒体的文章，她写道：“我并不是说所

有人都要放弃它……社交媒体，准确地说是过去我使用它的方式，是不真实的。”具体来说，她指的是自己对矫揉造作的形象、编辑过的生活，获得无限喜爱及不停与人攀比的沉溺。

在她19岁生日的前两周，迷茫无措的埃森娜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试验：关掉社交网络。这两周里，她没有一天化妆；第一周她整周关机，第二周则保持不通过社交媒体和人互动；除了学习，不使用电子媒体；每两天做一次45分钟的锻炼，每天进行15分钟的冥想。

“我无法告诉你我现在有多自由。”埃森娜说，“我再也不会用数字来定义我。”

在她19岁生日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2日，埃森娜上传了那条引起大家激烈讨论的视频，她亲手终结了自己为之奋斗3年的“成功”，告别了她以前相信一旦拥有就会“一辈子幸福”的巨量粉丝。

“我们降生到这个被屏幕统治的时代。”埃森娜也知道，逃离信息很难，但她认为自己仍可以选择。

谁没后悔过呢？埃森娜用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打了自己的脸。17分07秒，在视频的最后，埃森娜笑了。这个笑是埃森娜“网红”生涯的一个急刹车。

第二天，11月3日，埃森娜19岁了。她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个人网站，她决定在这里推广素食主义、发表自己的文字和艺术创作。这天早上5点，她上传了一条视频——《这些人存在着》。“人们交谈、分享和给予，不是因为你好看，而是因为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创造了什么。”视频里，她这样描述在这个新网站上与她互动的人。这是名为埃森娜的19岁少女的第一个清晨。

（暖冰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11月11日）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归来

◎庄锋妹

依旧是这个日子，天是灰的，风是湿的，我依旧站在这里——台北，肃穆的忠义堂，虔望着高高龛位中的你，你的眼睛遥望着远方，眼神依旧执着，蓄满了希冀……你曾经是个眼睛如小鹿、被父母疼爱的少年，怀揣着一个美丽的梦想，期盼着自己快快长大，幻想人生大开大合的种种。只是，唯一让你没有想到的，是战争，它如飓风一般把你连根拔起，然后恶意弃置于陌生的荒地。

1949年8月的某一天，你的母亲悄悄地把你唤回身边，叫你去离家不远的舅舅家，她告诉你，那个一直在刘汝明军队当炊事班班长的舅舅回来了。你听后，一蹦三尺高。要知道，在这么多晚辈中，你是最得舅舅宠爱的。等不及和母亲说再见，你就一蹦三跳地朝着舅舅家跑去，忽视了母亲在你转身的瞬间，泪水决堤的面容。当时16岁的你，怎么也没有料到，这次的分别会是永别。也就在那天，你稀里糊涂地跟着舅舅去了福建漳州，随后又跟着刘汝明的第五十五军辗转到了厦门，刚到厦门不久，共产党就于10月17日攻占厦门，当时在蒋介石手下任第八兵团司令官的刘汝明立即率领部队乘船撤往台湾高雄港。你怎么也没有想到，短短两个月就改变了你的一生。在那里，你成为时代的孤儿，堕入社会的底层，你唯一的亲人就是你的舅舅；你也没有想到，在那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为了保全朱

家唯一的长子，你的母亲在万般无奈和不舍中把你托付给了她的亲弟弟；你更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你颠沛流离，半世坎坷，一生思念……本该上学的年纪，为了生存，你虚报了比实际大4岁的年龄，办了你人生中第一张身份证，进入了当时唯一可以进入的“四四兵工厂”（进入这家厂必须满20岁）。那是一家驻台北的工厂，是专门生产炮弹的基地，戒备森严。未成年的你，除了承受每天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还要忍受每时每刻思乡的折磨。那颗叫作“乡愁”的种子在你小小的心里生根发芽，每天疯长着……后来，你舅舅在台湾成家。而你当时的薪水只能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去租房。为了讨好你的舅母，你

除了听话、勤快之外，更加努力赚钱，补贴家用。你这种寄人篱下的苦楚，我不得而知……等到谈婚论嫁时，因为是外省人，受到当地人的歧视，所以迟迟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你。后来在你舅舅的努力下，终于在1962年，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新竹女孩，愿意与你共度余生。那年，你33岁（实际年龄是29岁），而她只有21岁。在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婆婆就拿出了你们结婚时的老照片，相片里的你，英俊潇洒，笑容甜蜜幸福。照片很旧，有点斑驳，但我还是在你的眼底，捕捉到了那一丝渴望和期盼。我猜，那是一种想收到父母祝福的渴望，更是一种想与父母团聚的期盼。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成家后的你，为了改善家庭环境，决定去那时台湾最大的企业——美国通用公司应聘。通过努力，你终于进入了这家公司。当时，你的舅舅已退休，你的舅妈因为





好赌，早已把你舅舅全部的存款耗尽，而你舅舅的女儿却还在念高中。为了报答舅舅的养育之恩，你主动担负起两个家庭的生计。每每说到这些，婆婆满含泪水却笑容依旧。只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生活中，你对家乡的思念还是没有淡去，反而越来越浓郁……1986年，台湾还没有开放回大陆探亲的政策，你就迫不及待地找寻一切关系，用尽全部的力气，在那年的秋季带着婆婆偷偷地从台湾到越南，从越南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北京，最后乘了6个小时的大巴，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河北省献县。呼吸到故乡的气息，触碰到故乡的泥土，你的青衫上落了多少异乡的尘埃，你的衣襟上沾了多少思乡的泪水，我不得而知。

踏进了梦里无数次出现的家门，你的母亲已离世，看着垂垂老矣的父亲，望着悬挂在墙上的母亲照片，你未语泪先流，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积蓄了几十年的眼泪如决堤的潮水，喷涌而出，你像个孩子般哭个没完没了。那是情感回归后的第一次放纵，那是思念煎熬后的第一次释怀，那更是落叶飘零已久终于可以落地的第一次拥抱。眼泪是你表达情感的唯一依托，里面满满都是思念、内疚、惭愧，我想，更多的是你回到故乡的幸福。

回来了，那久别的乡音再次在耳畔响起，梦里想念的食物再次在口中流转，童年的记忆被唤回……婆婆说，那次回家，你带上了家里全部的积

蓄，给家乡的每一个亲人包了一个大红包，还给你的兄弟姐妹添置了当时比较时髦的家电，并安装了电话。我猜，你是想弥补这几十年的愧疚……如果可以，你恨不得把自己都给他们。婆婆还说，在回家的那段时间里，你容光焕发，神清气爽，笑容如同被胶水固定在你已不再年轻的脸上，她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开心的你，你比结婚时还要快乐。我猜，那段时间，你的心里一定住进了一个叫“归来”的精灵，它每天给你欢唱着故乡的歌，讲述着故乡的变化……短短的10天，你除了每天带着婆婆去拜访那些曾见过面和不曾见过面的亲戚外，还总是拉着她走街串巷，告诉她你记得的曾发生过的事，每每说完，你总是激动得泪流满面。只是很多时候，你总是撇下婆婆，独自去你母亲的坟头，坐在地上喃喃自语。你总是说着说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想说了……这是一个离家的游子积蓄了几十年的情感，这是一场和母亲隔着时空的对话。你有太多的话要对她说，你要和她说说你的苦，你的累，你受的折磨，你的思念，还要和她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幸福：你已成家立业，你已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孩子正在你妻子的肚子里……本以为终于回乡了，山河仍在，四季依旧，可是母亲早已不在，眼前的坟埋在太深的草里，那草你怎么拔也拔不干净……短短的相聚，怎么能抚慰你长久的思乡之情？回到台

湾后，你更加努力挣钱，终于成为这家公司领导班子的一员。每周一次给海峡那头的电话雷打不动，不是问候父亲的身体，就是关心兄弟姐妹的生活。只要他们开口求助，你从不吝啬，你从自己的工资里抽出一部分，汇款给你的兄弟姐妹。每每提及此事，婆婆对你还是有点小抱怨，毕竟，当时你们的生活也不容易。但现在婆婆很能理解你当时的举动。她说，有些情感注定是无法替代的。

从大陆回来没多久，在你的长子选择大学时，你主张他去念军校，你对他说，念军校可以减轻家里的压力，而作为长子的他必须肩负起这个家的责任。实则，是因为你内心的军人情结。你的长子听从了你的意愿，本可以上更好大学的他选择了军校，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开始他的军旅生涯。后来，他退伍了，你又建议他去大陆发展，你告诉他，大陆机会更多，更适合他。这一次，你的儿子又顺从了你，来到了上海发展。后来婆婆偷偷地告诉我，你真正的想法是让你的儿子找一个大陆的媳妇，在大陆成家立业，以后你就可以跟着他在大陆生活了。

知父莫如子。你的儿子虽然从未问过你什么，但他心里很清楚父亲对大陆的情感。他来到上海后，一次偶然的机

家门口有一棵茶树，我并不怎么欣赏它，花太不起眼了。红瓣、白瓣颜色都不够地道，像用水彩颜料染出来的。

可是，昨天雨后，我在进门的刹那被茶树下的落花吸引住了。都是刚刚坠地的，多数的花托向上，少数向下，露出绿蒂。无论正反，都端端正正地坐着，好似如来佛祖坐在莲座上。树下的泥土并不平坦，可是并没妨碍落花展示殒落后的庄严。眼前仿佛是一个水潭，落花浮在上面。风从树中穿过，花瓣颤摇，我深深地被落花的姿态所感动。

想起好多年前的初恋，思



落花的坐姿

◎刘荒田

念远方的恋人时，爱在喇叭花下徘徊。那些花儿早上都成了向着太阳吹响的军号，傍晚落在黑色的泥土上，也这般端端正正地坐着，坐成展翅欲飞的

紫蝶，坐成打坐的仙人、冥想的哲人。清晨的露珠在落花上闪着，那光彩如盛放的鲜花一般骄傲。从那一次开始，我便注意起落花的姿态来。然后，少年白头，身老江湖。紫色喇叭花几度开谢？无法忘怀的是落花的坐姿。

死亡可以是不打折扣的美丽。最后的庄严，最动人的风度，静静地展现在门口。花瓣就这般坐着，直到变黄，变黑，变成泥土。大自然所赋予它的最后季节，没有悲哀，只有神圣。

（若子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刘荒田小品文精选》一书，吴冠英图）

我仿佛看到你蓄满热泪的眼里藏着惊喜和兴奋，满是沟壑的脸庞盈满笑容，还有紧紧握住话筒的手在微微颤抖……那天我记得，你的儿子在我耳边说，他终于了却父亲心底的那个愿望了。

幸福对于你来说，总是那么短暂。在你正兴冲冲地准备来上海参加我们的婚礼时，在你每天给你的老伙伴们打电话分享你的快乐时，在你满怀憧憬地走向你内心最终的归宿时，噩耗传来了，高血压引起的突发脑溢血夺去了你的生命。那一天，我陪着一直沉默着的你的儿子去回台奔丧的机场，我想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你对于我来说是未曾谋面的“公爹”，是我完全陌生的长辈。只是，也在那天，

我才真正体会到你儿子对你的深情和愧疚，你内心的那个梦，他是想帮你圆的，我知道。

我第一次见到“你”，是我第一次跟随你的儿子回他的家，那时，我怀着你的孙子。那张神气的照片嵌在木制相框里，就放在客厅的酒柜上。我看见你一头银白的头发，方方正正的脸，嘴角上扬着，幸福洋溢，只是那双眼睛，那双不大的眼睛里承载着太多的言语，仿佛在对我这个大陆的儿媳妇述说着什么……那天，婆婆告诉我，你最大的心愿是落叶归根，希望你的孙子能在大陆大展宏图，成为朱家的骄傲，圆你从小怀揣的那个梦想——好好读书，为祖国效劳。

“爷爷，我们要回家了，

你要乖乖的，过几天记得跟着我一起回上海的家哦……”儿子仰着头，对着你的龛位轻轻地说道，满脸的虔诚，这也是他每年大年初一来到这个地方时必定会说的话。

“爸爸，放心吧，您的故乡情结，您的儿子已帮您打开；您的梦，您的孙子会帮您圆。”我深深地看了你一眼，心里默默说道。

回眸，我再次触及你的双眼，仿佛看到了欣慰的笑意慢慢绽放在你的眼底。我的耳畔飘过歌曲《归来》：“凉月光深海洋，你睡在岁月上，染上尘埃的脚步，亲吻每一段回去的路……”

（小吉摘自《中国电影报》2015年11月4日，李小光图）



要给中国领导人写感谢信，感谢你们给我们送来了孩子。

——迪士尼 CEO 罗伯特·艾格表示：“中国放开二胎政策，对迪士尼是重大利好。”2016 年春天，上海迪士尼将正式开门迎客

我是农民的儿子……

——有媒体发现，至少有 53 名落马官员进行公开忏悔，其中 14 人以这句话开头

别跟年轻人吵了，你不可能赢的。因为等到有一天，他知道你赢了，那表示他也不年轻了。所以，你不可能吵赢真正的年轻人。

——音乐人黄舒骏

有一种生物叫：我国单身女性。

——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中国目前法律，未婚单身女性禁止在国内进行冻卵手术。之前公开披露自己已做冻卵手术的徐静蕾写了这样一条微博

如果我死了，我宁愿将数十亿财产捐给大资本家来改变世界，也不愿捐给慈善组织。

——谷歌 CEO 佩奇表示，财产应投向能够成就“大事业”的公司

他们会见识到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事实上，现在很少有年轻人结婚了。

——“恐婚”的阿根廷年轻人流行花钱参加假婚礼。数



据显示，1990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 2.2 万人结婚，2013 年结婚人数暴跌至不足 1.2 万人。对此，社会学家维多利亚·马泽尔这样表示

想要刻意跟另一个人套近乎的人，通常是对那个人是否拥有对他的信任没有把握。谁能肯定这种信任，谁就不会看重近乎。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让我们保留培根，把世界卫生组织取消了吧！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将香肠、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制品列为“致癌物”。对此，意大利网友评论

中国最幸运的人：1962~1972 年出生的。

——网友安普若-外号安校长说，因为这些人：1. 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2. 避开了计划生育，有兄弟姐妹。3. 错开了上山下乡。4. 公费上了大

学，毕业包分配。5. 恋爱时相信爱情，结婚时没花钱——裸婚。6. 单位分了房子。7. 生孩子时奶粉没毒。8. 用上了互联网。9. 赶上了出国。10. 享受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只是养老怎么办

只要是跟人数有关的世界纪录，我们势在必得。

——北京雾霾天，千人拼“肺器官”图案，破世界纪录，网友评论

雇佣一百个人是剥削，指挥一百个人却是光荣，这是一个可耻的笑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我带着丐帮抗了这么多年辽，今天你告诉我契丹人是我爹？

——对于“携程”和“去哪儿”联姻，某个“去哪儿”的员工惊讶地表示

我做了一个梦，观音菩萨让我陪你聊会几天。

——孩子写的辛酸作文《爸爸看手机》

路上 2 小时，排队 3 小时，看病 5 分钟。

——67 岁的北京空巢老人张文图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障碍，傲慢才是。

——刘慈欣《三体》
(晓杰、冬雪、春黎等摘)



街头三女人

据说二战后，在纽约这样的都市，根本不见沿路设摊或推车叫卖的人。近几年却到处有撑起篷伞卖三明治、热狗的，有摆摊子卖T恤、裙子、裤子、腰带的，更有卖陶瓶、瓷盘、耳朵上脖子上的装饰品、现榨的橘子汁、当场刻的木雕、手绘衬衫的……卖花生米、榛子、腰果、核桃仁的，都上了人行道。密切应时的是晴天卖草帽，雨天卖伞——社会经济不景气？

此外，还有比小商贩更淡泊的谋生者：

一个青春已去的女人，常在较宽阔的人行道上伏地作粉笔画。地面上有等边六角形的

凹纹，她利用这些蜂房格，画出人脸、花朵，配以多种图案，一个小时画了一大片。因为色彩和形象十分夺目，路人往往只见地画，不见作地画的人。几次后我才看清楚作地画的是一个瘦小、灰暗、弓背蓬头的女人。我常会不知不觉想起什么现成话来——福楼拜说：“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我心中不禁暗笑，又责备自己太淘气、太刻薄，便掏出几个硬币，俯身轻放在地上。不期然看见了她的脸，满脸的汗，枯黄、疲惫，她真脏，没有心情洗脸（洗脸也要有好心情）。既然目光相接，我该说句话，我说：

“你画得很美丽。”

“我可以画得更好。”她说。

“我相信。”我想走了。

“为什么别人不和我说话？”她撩起额上的乱发。

“如果画就代表画家的话，大家看见了，就是听见了。”

“不不，话多着呢！”

“以后，慢慢说。”

“你愿意听吗？”

“对不起，我要去办点事。”

我看了一下手表——我是个伪君子，想脱身，像当年的欧根·奥涅金。

再经过那里时，地画已被踩模糊了。她总会来重画，而且每次不完全一样。

一个早晨，我走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百老汇大街上，一个女人的嗓音在背后响起：

“日本先生，日本先生。”

我不是日本人，不必回头。女人紧步上来轻触我的手肘，她是黑人，有点胖，二十来岁。

“请原谅，你是日本人吗？”

我还来不及否认，她快速地说了一连串话，满脸憨厚而愁苦的表情，我只听出什么布鲁克林、托根……这时旁边出现了一个白人青年，善意而恳切地代她说明：“她要回布鲁克林，没钱坐地铁，请求帮助。”我掏了三个硬币递给她，白人青年似乎很高兴他的代言成功，轻快地走了。黑女郎谢了又谢，转过身去，她还牵着一大狗。往布鲁克林方向的地铁站该朝前走，她不认



路吗？该告诉她……这时只见她牵着大狗走向报摊，买了一包烟，点火抽起来。

我转身快步走，怕她发现我，我不是那种有意窥人隐私的人。

大都会博物馆高高宽宽的台阶上，总是坐满形形色色的男女，因为下面人行道上有小丑、魔术师或踢踏舞男的表演，然后是鼓掌、喝彩、“谢幕”，当然还有以硬币、纸币代替鲜花奉献给表演艺术家的那么一回事。

从博物馆受洗礼出来，纯正的艺术使人头昏脑涨，精神营养过度，弄不清自己是属于伟大的一类还是属于渺小的一类。台阶上的明朗欢乐，倒一下子使我重回人间，冲散了心中被永恒的艺术催眠后的郁结。

行过喷泉，便是幽静的林荫道，绿叶如云，路边有卖水晶项链的货车、卖新旧画册的书摊，更多的是出售小幅画的艺术家，雕像似的站在那里静候顾客——所有这些，都很少有人买。

春天的一个下午，有朋友约我去看“梵蒂冈艺术藏品展览”。我像要去晋见教皇似的，竟用心打扮了一番。对镜自评，那副“漂亮朋友”的模

样实在令人讨厌，再更装又太麻烦，就此“以辞害意”地出门了。

门票上规定三点整才好入场，我早来了半小时，就放慢脚步，浏览书摊。我发现一些小小的水彩画，趣味近似保罗·克利，抬头看那倚树兀立的摊主，是个眉清目秀的女士，长发垂肩，肩上披块灰色的大方巾，待久了自然感到冷，她用大方巾裹紧身躯，两臂在胸前紧抱。

我应该只是看，不说话，然而又是目光相接，不说一句话似乎欠礼貌：

“保罗·克利！”

“不，是我，是我画的。”

“我知道，你的画使我想起克利。”我以为说得很委婉，又加一句，“你画得真好。”

“谢谢你！”她的脸解冻似的呈现出活力和笑容。

接下来该我选购画了，可是我本来没打算买，为了这两句对话就要买了么……朋友喊着我的名字走过来了，她是我同学，平时衣着都是极随便的，今天竟也突发奇想，穿得华丽妖艳。她活泼泼地拉了我就走，让我去帮她选一副水晶耳环。我忘了向那女画家说声再见。

博物馆中的三小时，我是个透明体，里面全是艺术。回家的路上，我仍神魂不定。树林荫翳，行人稀少。记起一件事——刚才那路边设摊的女画家，也许以为我正要买她的作品，却被一个不比她美而比她华丽的女人打消念头，结果把买画的钱买了耳环——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和那位同学的偶然的盛装，本也不足道，偏偏与那女画家的简素形成了对比，仿佛我们是幸福者，她是不幸者。我感到歉疚，又感到冤屈——女画家、同学、我，是在同一个世界中，不是在两个世界中。

买不买画不要紧，而我一定使她的心先是比平时亮了一度，接着又比平时暗了一度。何以测知她的感受？因为我年龄比她大，这种一亮一暗已不知经历过多少回了。当然都是无关紧要的，却又何必由我来使人亮、使人暗呢。

第一个女人有点傻。

第二个女人有点坏。

第三个女人有点可怜。

我是个有点傻、有点坏、有点可怜的男人。

（天堂飘雪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爱默生家的恶客》一书，李晓林图）

能与狗一起入住吗 ◎陈荣生 编译

一位男子计划到一座小镇度假，于是给那里的一家小旅馆发了一封邮件。他写道：“我很想带我的狗一起来。它衣冠楚楚，品行极为端正。你能允

许我带它在我的房间过夜吗？”

旅馆主人立刻回复：“我经营本旅馆已经很多年了，我从未接待过一只偷毛巾、床上用品、餐具或挂画的狗，我从

未在半夜驱逐过一只喝醉闹事的狗，而且我从未接待过一只逃单的狗。因此，欢迎你的狗入住本旅馆。同时，如果你的狗愿意为你做担保的话，也欢迎你入住。”

（宁静姿涵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11月8日）



我的故事是从2008年的猪年除夕夜开始的。

猪年的除夕夜很美。我和小花坐在新家宽大的拱形落地窗内，看着眼前的烟花腾空炸开，闪烁着缓缓落下，内心被巨大的幸福感包裹着。那烟花像是上海人民给我俩的祝福。第二天，一场大雪覆盖了屋顶花园。一大早，我和小花便冲进了厚厚白雪带来的欢愉里。那是小花第一次体会打雪仗的滋味。我们还用了一个小时，在花园的香柏木地板上堆起了一个雪人。这似乎便是我和小花在那场恶疾到来之前，最开心的回忆。

2008年2月21日，正月十五，我和小花领了结婚证。单身17年的流浪汉和退役多年的专业运动员，在认识了7个月后，就这样以法律的形式联结在了一起，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因为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我和小花尚未从新婚的喜悦中醒来，死神的镰刀便逼上了我的脖子。

开始是带状疱疹，民间叫蛇盘疮。疼了一个多月，查出来肺部长东西了，而且很大。

我看到了我的余生——如果它是良性的，我需要开膛破肚把它取出；如果不是，我的生命就进入了那个增强型的CT机下达的时间表中，三年、两年或者一年。尽管学校的负责人一再劝我别任性，我还是从医院逃了出来。夜晚，新娘踏实地睡在我的怀里，她是那么安详、那么美丽。从见她第一面起我就喜欢她，简



作家马原

逃离： 从都市 到桃花源

◎马原

单、舒服、通透。很难相信，命运对她如此不公。我的目光在她脸上，泪水不断线地从眼里滴下来。

小花从黎明前的沉睡里醒来，看到我眼泪汪汪，边帮我拭去泪水，边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老婆，我想让你回海南岛去。一个人回去，那边没人知道你结了婚、领了证，回去了你还是个未婚的好女孩。我会给你把一切都安顿好。”“老公，老公，你说什么呢？”小花的呜咽突袭了喉头，“两个人成了两公婆，这是比天大的缘分呢。我妈病了好几年，难道我跟她脱离母女关系了？”“老婆，可我只是不

想你运气那么坏……”我努力辩驳。

“你说的根本不对，我是运气最好的女人。我老公生病，就让他深爱的女人离开他。运气好的女人才有这样的老公……你别想甩掉我，就算确诊了，我也要赖你一辈子，我还要给你生孩子。”我涕泗滂沱，紧紧抱住我的新娘。那个凌晨，我们同时决定“逃离”。

5月初，与校方达成共识后，我停了课，带着小花回到了海口的小家。那是我们的爱开始的地方。

第一件事，我要完成小花最大的心愿，举行一个完美的婚礼。筹备婚礼的日子，小花异常开心。婚纱照上，两人牵手走在浅金色沙滩上，背景是无垠的大海，天际线上泛着清幽的深蓝，那一刻被定格成永恒。

我为生命做了两种规划，一种三年，一种三十年。如果是头一种，我就需要尽量抓住时间，不留遗憾；如果是第二种，我会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盖一栋朴素又宽敞的房子，远离尘嚣，生活里只留读书和种菜两件事。现在，我开始一丝不苟地践行“三年之约”。

我开始试着跟癌症和平共处。海南温湿的气候让我在逃离上海后能够尽情地“换水”。水是生命机能的基础。中医说人体内的水90天置换一次。我愿意做这样自然的尝试。海南有温泉，我相信温泉可以抑制我的带状疱疹。而在



温煦的海风和摇曳的椰树林里，每天忍痛骑两个小时单车，大汗淋漓地回到家里是我最畅快的事。重要的是，小花也陪伴着我。奇妙的是，我尝试的这两种疗法，竟慢慢起了作用。带状疱疹慢慢结痂脱落，我的睡眠和气色越来越好。

那段时间我谢绝了社交，终于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伴挚爱的妻子。我学着下厨，给小花做各种好吃的；我们每天都挽着手，散步两个小时……6月来到，我和小花有了新生命。这个消息再次点燃了我生存的信念。

我想到我曾渴望当个画家，可一直没有时间尝试。为此，我拿起画笔，置办了两个画架，买了全套进口油画颜料，拉开架势，开始创作了。我开始画怀孕的妻子，画紫色的大海，画擦身而过的两条鱼，把自己画成佛像般平静的金色面孔，眉心上落着一只红色的七星瓢虫……我再次心悦诚服地感激这场大病，让我的许多奢望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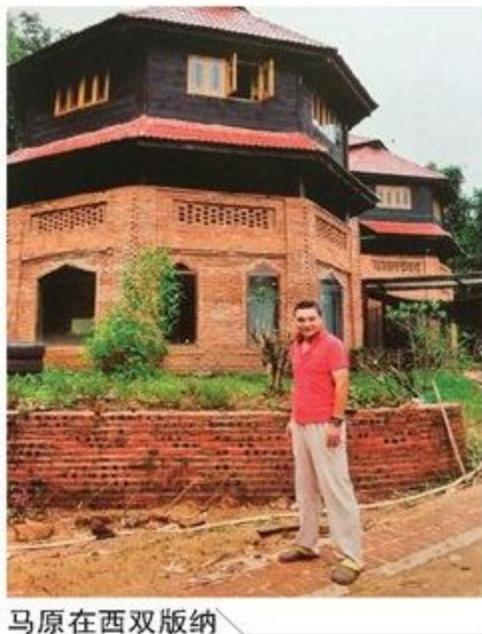
2009年2月21日，小儿子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降生了。他的到来，让第一次做妈妈的小花开心激动得无以复加。我第二次做爸爸，大儿子已经20多岁，远在柏林，对他的教育和抚养，我曾竭尽全力。在我生病后，他因不能照顾我而遗憾落泪。现在家里有了新生命，他也异常兴奋。

小花对儿子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和爱。我常常感恩又自

责。那时候，只要不忙，我就会和小花一起，骑着单车，带着孩子去海边玩沙子。

2009年9月，为了证明我的健康没有问题，也为了抵制生病带来的无聊，我应挚友的邀请，带着老婆孩子去北京当了几天朝九晚五的白领。可我的身体明显吃不消，最终我又“逃”回了海南岛。这次逃离后，我与“北上广”再无纠葛。因为要选择实在的幸福，只有选择每天为爱而活。就连柴米油盐的日子也充满了乐趣……2010年，一个面对死神的马原被媒体重新发现，几部我当教授时的讲稿陆续面世，让我于当年成了“年度十大精英”之一。这一年，我与死亡的三年之约也到了终点，我需要另外一个起点了……我已经17年写不出小说了，如今，在我的生命重新焕发生机时，我也思如泉涌。而我的画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我拿起笔，重操旧业写起了小说《牛鬼蛇神》……

在这种美满的日子里，我又时常感到惶恐和不安，生命



马原在西双版纳

的诱惑都已远去，除了小花和孩子的陪伴，我再无所求。于是，隐居成了我新的向往：找一个有洁净的水和新鲜空气的地方，做个山民，盖所砖房，种菜养花，有一眼自己的泉水……在2012年的一次远足中，我一下就被西双版纳的南糯山迷住了。那里细雨温柔，暮霭沉静，夜色清幽，空气里都是水的味道。我怎能不一见钟情？

我决定举家迁移。小花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结婚时，她曾跟我说过，这辈子我们都不分居，说到做到，从上海到海口，从海口到北京，再到海南，再到云南，她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我。在相伴的六年里，她让我成了有家的男人，成了孩子的父亲，成了油画家，重新做回了小说家，成了一个健壮乐观、充满人情味和诗意的叫“马原”的山民。与此同时，再次去体检时，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2015年，61岁的我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南糯山上一座破落的学校里安家了。简单的帷布遮了窗户，窗外有小井，有篱笆和菜地。每日我在地里劳作，看着庄稼滋滋成长，这便是我的终极理想——不留遗憾，不再为任何假象所迷惑，画画、写书、造房子，每天活在爱里……

这便是我的故事，一个因祸得福的故事。

（小冷摘自《启迪与智慧》2015年第11期，本刊有删节）



像一只鹤

清代文人李渔的家厨王小余，菜做得好，脾气也大。他在掌勺时，对旁边的人说：“猛火！”烧火的就将火燎得旺旺的，像大太阳一样。他说：“撤！”旁边的人赶紧撤下柴火。他说“且烧着”，就丢在一边不管。他说“羹好了”，伺候的人赶紧拿餐具，稍有违背他的意思，或是耽误了时间，他必像对仇人一样大叫怒骂。

◎王太生

王小余做菜时很投入，他站在灶台旁，全神贯注，两只眼睛瞪得老大，只盯锅中，屏声静息，除了挥动铲勺的叮当碰撞声，听不到其他声音，李渔说他“像一只鹤”。

李渔为什么称王小余像一只鹤？他对这位家厨太喜爱了。鹤，除了有洒脱的形态，还有高雅、俊秀的神态，飘逸、灵性的情态。王小余做菜有个性，就像唱歌的有夸张的动作和表情一样，厨师也有手舞足蹈的肢体语言。

像一只鹤，是说这个人的状态非常投入，双目炯炯，物我两忘，一门心思深陷其中，浸



淫着、沉醉着。

关于鹤，我们联想更多的，是它飞翔时的样子，而很少见到静止的鹤，或者在想一件事的鹤。我在水草丰茂的苏北湿地，遇到过一只闭目养神的鹤。那是只蓑羽鹤，背上耸一件“蓑衣”，像一个人站在那儿，安静地想着心事。鹤在静止时，一动不动，像一个沉默的人。这个世界，有披蓑衣的人，也有背蓑衣的鹤。

静默于水边打鱼的人，像鹤。他在水边打鱼，一动不动，满耳都是风声、水声，但这些他听不到。他神情专注，只关心鱼和网。紧盯着水中，网中进了一条鲢鱼，或是青鱼，他了然于心。打鱼人身披一件蓑衣，头戴斗笠，雨水一滴、一滴……沿着一根根草尖，顺势而下。

画画的人，也像鹤。画画时眯缝着眼睛，虽不像鹤那样单腿站立，却是在凝神琢磨，有鹤的淡定和从容。

人专注地做一件事情，像鹤。朋友老杜，是一个经常出入于各类大小场合拍会场照的人。老杜在拍照片时也像一只鹤——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瞪得老大，老杜沉浸在现场的氛围之中，抓拍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

而有意思的是，像鹤的人，看别人也像鹤。有一次，老杜在拍一场讲座时，透过镜头，他看到听课的人，像两种不同状态的鹤：有人听得聚精会神，目不转睛，脖子伸得老长；当然，偶尔也会看到有一两“只”低头打盹的“鹤”。而那个在台上演讲的人，神采飞扬，双眸发光，像一只舞动翅膀飞翔的鹤。

闲云野鹤一样的人，指生活闲散、脱离世事的人。所以有《红楼梦》第一一二回里的感叹：“独有妙玉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

文人想事时，如鹤。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父亲晚年：一个人双手捧一杯茶，坐在沙发中一言不发，静静地想事。那模样，有点像高僧入定，只是眼睛睁着。一看到老头这般模样，家人就知道他又在想文章的事了。

汪曾祺像一只鹤，琢磨文章的老鹤。

（孤山夜雨摘自《深圳商报》2015年11月5日，赵希岗图）



19世纪英国作家科尔顿说：“有些骗局布设得如此巧妙，只有傻子才不上当受骗。”那些布设巧妙的往往是大谎言，人不容易相信小谎言，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是一个利用人性这一弱点的高手。他对希特勒提出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被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被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

没有这样的阴谋呢？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会有如此弥天大谎。”

谎言是一种构筑生活世界的伪劣材料，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下，被欺骗者会心甘情愿地用它来构筑自己的生活世界图景。即使在明白的情况下，告别这样的生活世界图景也是很困难的。

长期接受和依赖谎言的人中，甚至还有人在谎言破灭后，自己也加入到维持谎言的队伍之中。

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费斯汀格偶然读到一篇报道——《来自克莱伦行星的向我们城市的召唤预言：逃离洪水》，说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玛丁的家庭主妇，她是一个叫“追求者”的地方教派的组织者，她向



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

◎徐 贲

她的信众宣称：在1955年12月25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费斯汀格随后和他的学生来到这个地区，潜伏在这些信徒中，观察他们的行为。后来据费斯汀格记录，“追求者”们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准备——辞去了工作，变卖了家产，甚至把裤子上的铜拉链都剪掉了，

以免妨碍飞碟的电子通信。结果，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

按理说，这些受骗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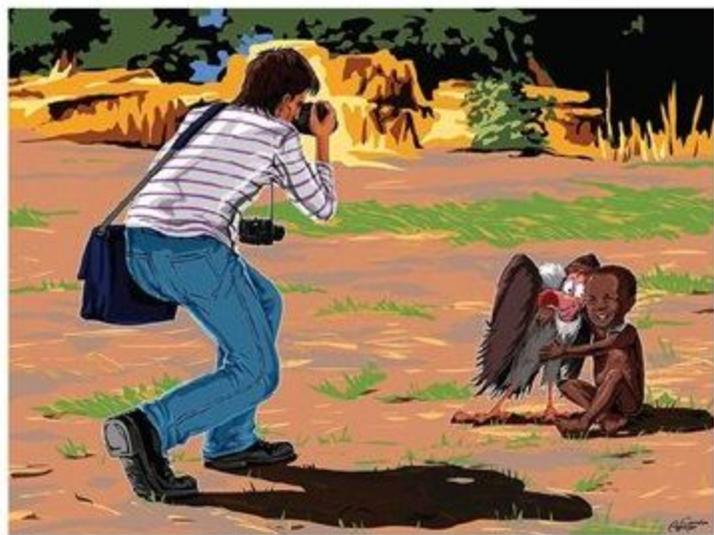
应该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断的预料，这些坚定不移、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信徒，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反而变得更加坚定和虔诚。他们相信，世界没有按时毁灭，是因为他们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了上帝。“追求者”们甚至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一贯低调、不愿与外人来往的作风，变得热衷于宣扬他们的教派信仰，加倍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教派的正确性。

费斯汀格等人用“认知失调”来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他们认为，要使人们接受一个虚假的预言，有几个条件：首先，预言要符合人们原来的信念；其次，需要接受预言者卷入预言的相关活动（个人卷入的程度越高，为这项活动牺牲得越多，就越相信预言的真实性）；最后，要维持信仰，还必须要有社会的支持，或团体内部成员的相互支持，以相互强化无法证实的信念。这就是所谓的“预言社会心理学”。✿

（醒 蝶摘自东方出版社《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一书，刘 宏图）



饥饿的苏丹(摄于 1993 年, 1994 年获普利策奖)



越战中的女孩 (1972 年)



这些经典照片原本可以被改写

◎ (阿塞拜疆) Gunduz Aghayev



美军和越南儿童



经常创作讽刺插图的艺术师 Gunduz Aghayev, 创作了新的系列组图, 把纪实战争照片中出现的儿童的照片重新创作, 添上色彩, 并假设他们如果不是身处战火中, 会有怎样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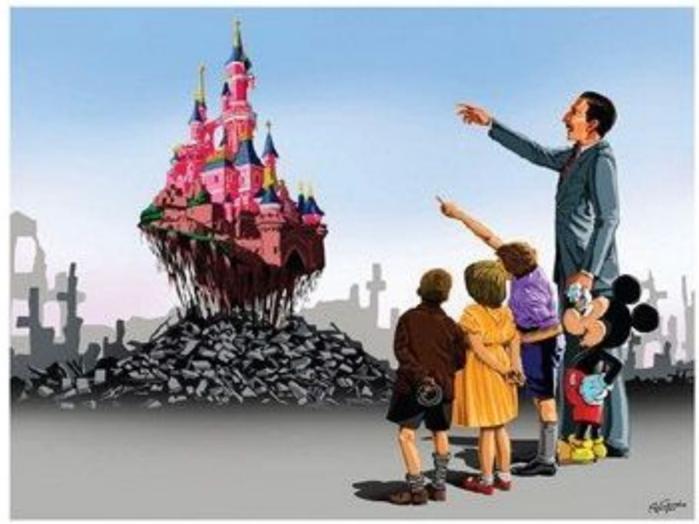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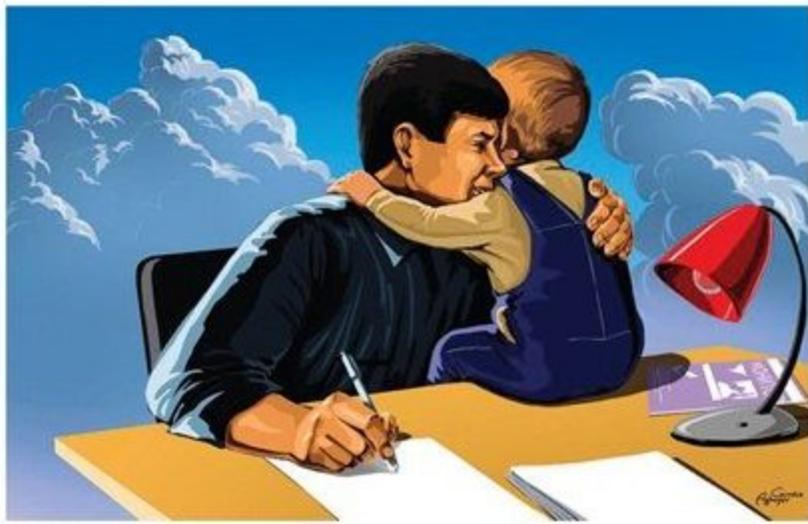
艺术家以一些经典的纪实照片为题, 谴责战争。就如赫伯特·胡佛 (第 31 任美国总统) 的一句话, “年老的人制造战争, 可是上战场的都是年轻人”, 成年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和斗争, 摧毁无数儿童的一生。



被杀记者 Elmar Huseynov 的儿子



一个伦敦男童给朋友指出他被德军炸毁的家(19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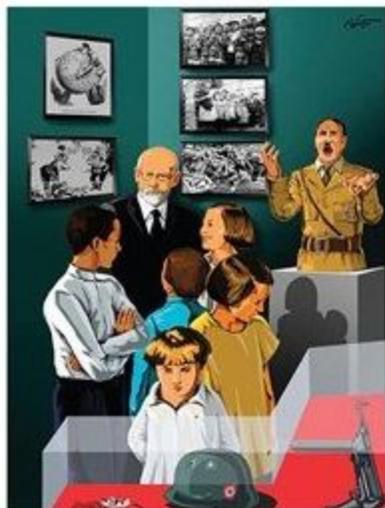
等待把弟弟火葬的日本男童(1951年)



Aylan Kurdi 之死 (2015年)



雅努什·科扎克医生与孤儿





中国仍处于“重化工业”阶段

按照日本的划分标准，“重化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崛起的起点，表明这个国家已经有能力从自然界大规模获取资源，强势推进工业化了。法国在100多年前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在以石头建筑为主要特色的巴黎，搞这么大一个钢铁建筑物，就是在炫耀当时法国冶金业的成就。

日本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日本钢铁和电器产品能大举攻占美国市场，除了成本优势，其技术实力也不容小觑。现今中国钢厂拥有全球60%以上的产能，但中国钢铁产品并没有攻入美国市场。

中国现在仍处于“重化工业”阶段，GDP主要是“钢材水泥堆起来的”，占到60%，消费只占30%。而韩国已经超越“重化工业”阶段，正向

产业链下游移动。韩国主要在做什么事情呢？

钢材水泥很消耗自然资源，韩国本土没什么资源，但韩国能把钢材造成精密器件——高加工度化，同样的资源获得的经济价值可以高很多。韩国汽车、船舶和电子产品在世界上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甚至对“日本制造”构成很大竞争压力。制造业在韩国GDP中的比重超过50%，高于“世界工厂”中国。

日本已达到“极端制造”阶段

日本现今的工业水平已不仅是“高加工度化”，而且上升到“极端制造”的层次。

比如精密机床，同样重量的机床，瑞士货的价值最高，是中国货的10倍；日本货的价值可比肩德国货，是中国货的3.5倍。从日本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中可以看出，它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很低。同时，日

本的资源回收技术也很强。

日本的精细制造是要用最少的占地、最少的原料，创造最高的价值，而且日本制造业是典型的“清洁结构”。

以单位能源1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GDP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美国为3.4美元，德国为7美元，瑞士为9美元，日本使用同样多的能源所产生的GDP为全球之冠，高达9.755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5倍。

低资源依赖度的精细制造，正是日本产品纵横世界市场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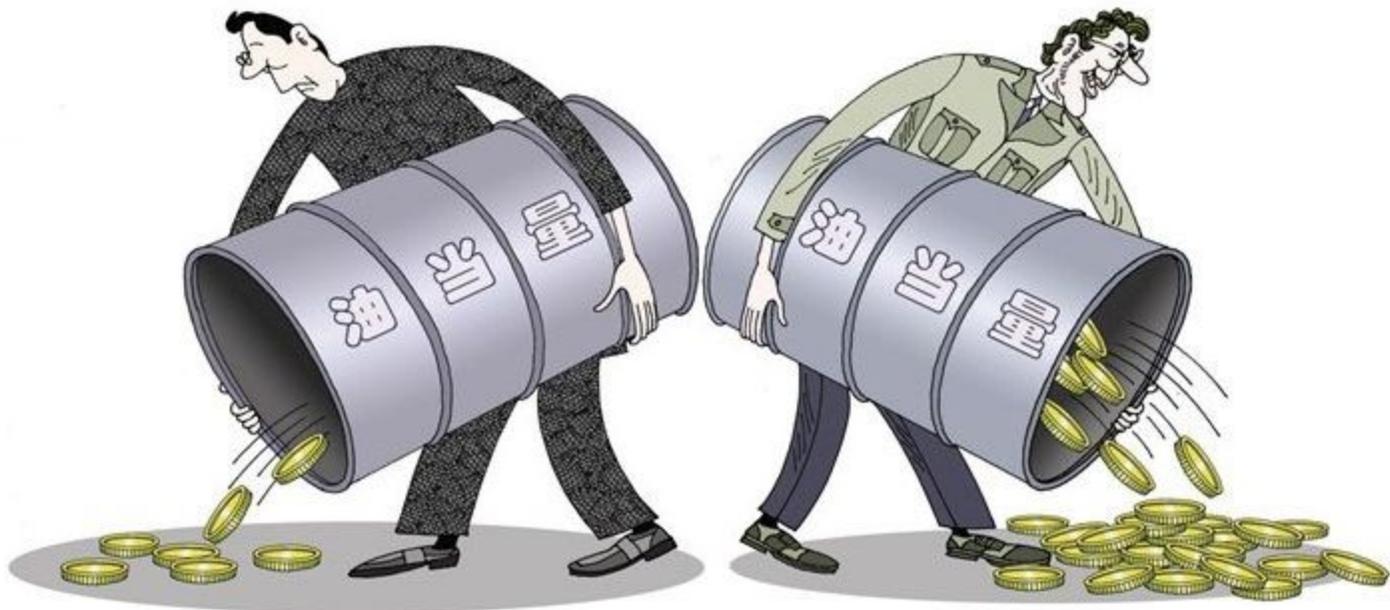
造火箭容易，造汽车难

在制造业上，并不是人多就可以干得好。

制造工业产品，需要不少关键的基础。比如汽车制造，在中国以合资方式生产汽车的美、德、法甚至韩国厂家，需要的关键零部件多是从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

●周 倩





外国引进的。

为什么说“造火箭容易，造汽车难”？难就难在重要零部件长期工作的可靠性上。可靠性取决于研发、设计、工艺制造等方面的水平和长期积累的经验。

长期以来，日本和欧美汽车厂商在中国所展开的生产活动，仅仅是一个“最终组装”阶段。所以，哪怕中国发展为第一汽车大国，世界上主要的汽车厂家中，也少有经营者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苹果手机、苹果平板电脑包含几百个零部件，其中90%在美国以外生产：半导体来自德国和中国台湾，内存储器来自韩国和日本，显示屏、电路板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芯片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而所有这些零部件最终都由中国富士康公司进行组装。但是，在利润分配上，中国是最吃亏的。

产品利润的60%被美国公司分走，因为苹果产品的研发、设计创意主要在美国进行；日本是塑胶、金属等材料供应国，拿到产品利润的20%；韩国凭借技术输出，供应部分零部件，拿到的利润份额不到5%；富士康只负责组织工人最终组装产品，拿到的利润份额不到2%。

可悲的技术依赖

哪怕做代工只能赚一点蝇头微利，仍有很多中国企业偏向做代工。代工，不需要研发，按照别人提供的图纸制造就可以。

“二战”以后，日本企业界也大兴盲目崇信欧美技术之风，花大价钱从欧美各国引进大量的生产设备。然而，日本除了引进技术装备，也大胆地进行“重新研发”。

日本及欧美国家在本国保留“制造业精华”的同时，将社会成本高、技术含量低的环节转移到中国，还力图强化对中国市场的控制。

跨国公司已渗入中国大多数的高附加值产业及其出口市场，并成为主要获利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发文指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重要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中国多个已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是外资企业。

引以为戒的“韩国经验”

工业规模和技术水准的提升，并不表示你就能成为工业强国，你必须能掌控金融、产业“高边疆”，在这方面，“韩国经验”可引以为戒。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遭到重创，但不久韩国就恢复过来，之后几年还取得了不错的增长。但韩国人很快发现，韩国的几大商业银行（70%以上股权）已经被外资控制。

《韩国时报》报道：外国控股的银行“不情愿向韩国企业发放贷款”。现代企业离开银行怎么活？于是，外国资本到2002年就以“清仓价”控制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44%，通信业的21%，并成为现代汽

车、现代电子、LG以及三星电子的重要股东，而著名的大宇汽车在人为的债务危机中消失了。

“股神”巴菲特曾有意投资韩国的浦项制铁，但很遗憾，三井物产已对其控股。与浦项制铁同级别的上海宝钢、印度塔塔钢铁，对日本技术、人才和物流的依赖已盘根错节，深入骨髓。

作为世界顶尖的钢铁强国，日本每年需要进口大量铁矿石。表面上看，世界铁矿石价格上涨，日本也是受害者。但实际上，日本财团在世界三大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那里都持有股份，并掌控了铁矿石物流。

日本财团在各地的布局，都是通过与当地最大企业合资合作，进行资本、产业、信息、物流等方面的嫁接，最终控制了整个产业链。

中国同样遭到日本财团的高危渗透。以汽车业为例，外资企业从汽车零部件行业下手。汽车发动机是最关键的零部件，而发动机5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外资（日资为主）控制。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武力占领“敌国”无法实现，那就转向“经济占领”，发动一场由财团企业主导，以经济渗透、控制产业链为手段，全民参与的“对外经济战”。 ❀

（诗缘摘自九州出版社《中国经济靠什么赢》一书，本刊有删节，黎青图）

打车，路挺长，就与的哥聊天。他46岁，说这一行干了20年，能遇见的都遇见了。

一

某天，两个男人打车。上车后，一位坐在副驾驶位置，另一位坐在后排。

车子接近目的地时，他提前抬表，车费显示：13元。

坐前排的开始翻钱包，坐后排的看见，忙说自己有零钱，然后他手忙脚乱地翻兜，翻了一阵，开口说：“不好意思，只有9块钱，还得让你掏。”

坐前排的把手一挥：“本就该我来。”说完，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他。

“换一张。”他说。

那人微微一愣，又递过一张50元的。

“换一张。”他说。

于是，又换成了20元的。

“换一张。”说完，他又跟了一句，“没真钞，就把那9块零钱给我，赶紧下车。”

两人扔下9块钱，落荒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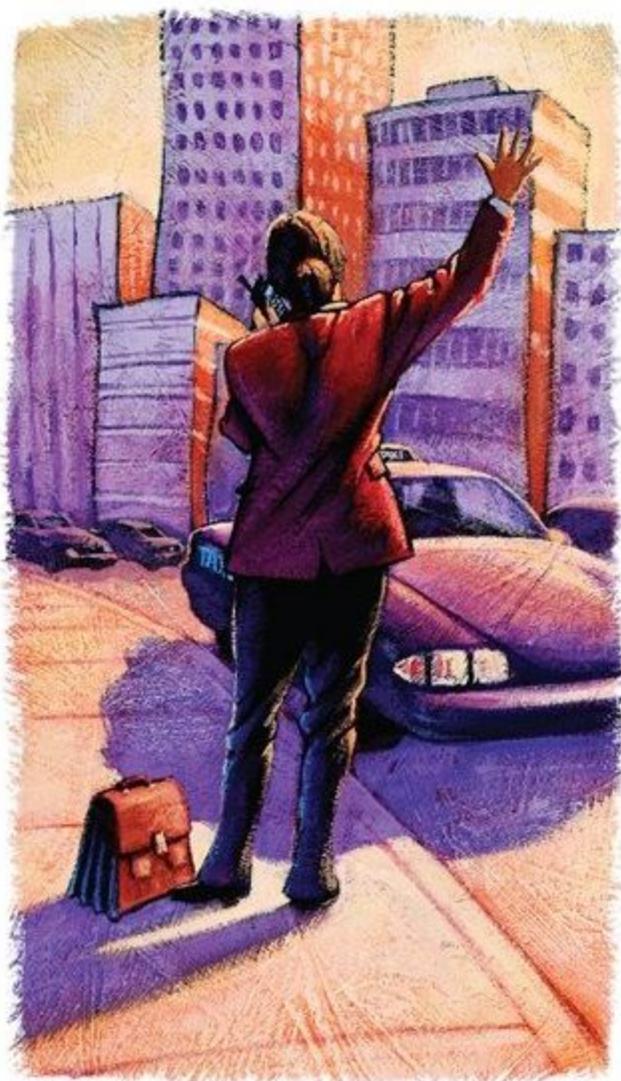
“他们用假钞，你怎么知道？”我问。

他咧嘴一笑：“听口气，看眼神。”

二

那回，一位年轻姑娘打车。坐好就对他讲：“大哥，您把玻璃摇上，我心里难受，想和您说说话。”

他没摇玻璃：“大热天



的哥故事

●梅林横笛

的，少说话。”

姑娘不听，非要和他讲，说自己情感受挫，活着没意思。

姑娘滔滔不绝，他却根本没听。

车到半路，他猛地打断姑娘，问：“你翻翻，身上带钱了吗？”

姑娘装样子翻翻，脸红了：“你咋知道我没钱？”

他不回答，只说：“我可以把你送到地儿，放心，可以不要钱。”

三

一次，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一路无事，接近终点时，那人掏出手机，拨了一通，然后无奈地向他求援：“师傅，我的手机欠费了，和人联系不上，能借您手机用用吗？”

他并未多想，就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

电话很快通了，可那人说话时的眼神，让他顿生警觉，接着他悄悄伸手，按下了座位旁边的内锁。

果然，车刚停稳，那人猛拉右边车门要往下跳，却没拉开，额头还重重地撞在了玻璃上。

“把手机还我，付车钱。”说话时，他面无表情。

那人揉着生疼的额头，脸臊得通红。

……

这么些年，他经历过的还有怀抱“古玩”碰瓷的骗子、提出以身付费的小姐，也遭遇过小偷、劫匪。盘点损失，共计手机3部，现金3000多块。

“既然见多识广，怎么还让人得逞了？”我问。

“人与人，活法儿不同，都不容易，别为钱丢了命啊！”他淡淡一笑，“碰上抢劫，冰凉梆硬的玩意儿比画着，管它是不是真家伙，谁敢死乞白赖较劲呀？人这一辈子，好事儿坏事儿都有，遇上了，只当给日子添乐儿。”

（刘振摘自《深圳商报》2015年11月4日，Getty Images供图）

皆是雅音

●李显坤

向晚，走在乡间，路过一片胡萝卜地，忽然传来啪嗒的开裂声，静心倾听，俄而又是一声。伴着远处的鸟鸣，竟是那样清脆悦耳。

思绪回到在部队时，当值黎明时的最后一班岗。叭的一声，似是跳动声，我本能地以为背后跳过一只蛤蟆，转身，却见花池中一朵花开了。晨光下，这朵极像芍药的粉白色的花儿，带着露珠恣意地怒放，很精神。

回味这欢快之声，原来，万物的生命中都有宣示自己欢乐的特别之声。这种声音，可遇不可求，随缘，不可静候。有缘听得，皆是雅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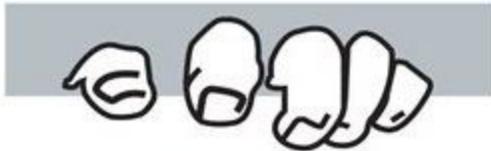
（云菲摘自《今晚报》）

追随者

●〔美〕史蒂夫·古迪尔

◎夏殷棕译

女生詹妮在填报大学入学申请表时，遇到了一个问题：你做过学生领袖吗？詹妮想了想，觉得人还是要诚实，便郑



意·林

重地在表格上写下了“否”。

詹妮深知许多大学都非常重视学生的领导才能，申请表递交后并没有抱以希望。可是不久，她却收到了该大学的回复，信上说：“我们收到了大量的入学申请，截至该信发出时，已经有1452名学生领袖即将成为我校新生。我们决定接受你的申请，原因只有一个，我们一致认为，这么多的领袖，至少需要一名追随者。”

（林涛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第五伦的反省

◎赵元波

东汉时期，有个叫第五伦（第五是复姓）的人，他做会稽太守的时候，曾亲自铡草喂马，妻子执炊，自做家务。因此，第五伦夫妇在当地名声很好。

有一次，一位很了解其为人朋友问第五伦：“像你这

样事必躬亲、为官清廉的人，可称得上没有私心了吧？”

第五伦回答：“有个朋友求官于我，送我一匹骏马，我虽然没有收受，也没有推荐他担任什么官职，可是每逢推荐干部的时候，我还是会下意识地想起这个人来。还有，我的侄儿生病的时候，我晚上起来十几次去看他，看过后再去睡觉，每次都能睡得很实；可是我儿子病了的时候，我也同样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他，但是看过了以后，心里还是牵挂着，整夜不能入睡。想想这些情形，你能说我毫无私心吗？”

（余娟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果实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孙开元译

一个年轻人问大师：“您说过，生活如同一棵长满果实的大树，每个人都能获得幸福的果实。但是我为何至今两手空空？”

“那是因为你没有勇气去摇动那棵树。”大师回答。

（王传生摘自《文苑》2015年第11期）





我的哥哥史铁生

◎史 岚

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大得没有边际。玻璃后面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向下观望，就像坐观光电梯，里面人来人往。人们一律穿着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行色匆匆。

我不记得我哭喊了些什么，总之我是冲着玻璃拼命地哭喊了。他——我哥哥，不知怎么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样，他胳膊我、捏我，跟我说：“你别哭，以后要是想我了，就到这儿来找我，到这儿就能看见我。”

我醒了。我从来没有做过

这么清晰的梦，梦里的情景清楚极了，身上甚至有刚刚被他捏过的感觉。是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真想他。

我们兄妹年龄相差十二岁多，按照属相应该算是十三岁。在我刚开始的记忆中他就已经是个大人了。那时，他快念完初中了，因为“文革”学校不上课，他过得很逍遥。有时妈妈忙，他就去幼儿园接我。我们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那时候操场上经常放电影，他想看，我也吵着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叠椅，一只手抱着我去操场。因为我那时太小，看不太懂电影，经常看到一半就闹着要回家，他只好

无奈地抱我回家。为此很多年以后他还经常提起，说我耽误了他看多少好电影。

还记得他插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我那时五岁多，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泪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和妈妈回到家，这时我才猛然看到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也意识到要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于是赶紧跟着妈妈一起哭。过了不久，我们也被下放，要去云南了，妈妈写信给他，他从陕北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记得我们在昆明玩了几天，他就要返回陕北，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亲是回北京看奶奶还是来云南看我们。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们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哥哥病得多严重，但是回北京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

我们回到北京的家，见了奶奶，铁桥哥哥当时也在。

好像没过几天，哥哥就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走路需要一只手扶着墙，走得有点慢，但样子是高兴的，见到我们和邻居有说有笑。八岁的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爸爸一边带着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学校不正规，户口



又没落实，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所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了，学校的老师们都没忘记他。于是我就插班上了二年级。可是我慢慢发现爸爸越来越沉默，有什么事只写信跟妈妈说。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差，病情也不见好转。我开始担心了，好像每天都悬着一颗心，总觉得要有什么不幸发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不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可是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儿，使劲地捏我、胳膊我，讲鬼故事吓我。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时候，爸爸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不久，哥哥住进了友谊医院。

哥哥在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医生、护士们都成了好朋友。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他们说那是哥哥写的；有时候哥哥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那是用他坐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刻的蜡版印成的。医生、护士每次见我们都夸他，也会

惋惜命运对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扶着墙走进了医院，一年多后，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了家。

出院后的第一辆轮椅，是爸爸和邻居朱二哥一起设计、找材料，再拿着各种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组装而成的。有了它，哥哥就可以从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他的第一辆手摇的三轮轮椅，是他的同学们凑钱买了送给他的，他摇着它去过好多地方，包括天坛。

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他管它叫小作坊。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家具上画山水、仕女。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有时候，他摇着轮椅从工厂下班回来，会神秘地冲我伸过来一个拳头：“猜，是什么？”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就张开手——是五块钱，是他领到工资给我的零花钱。

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他的同学，他们聊天、唱歌、争论，热闹极了。这时候我总是坐在一边听着，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崇拜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还经常翻看他的书，他那里老有好多书，是他的同学或朋友们带来的。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他不说，开始也不让我看，但我知道他开始写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写

成。

那些年文化和娱乐活动很少，所以看电影成了人们期盼的事。交道口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花几毛钱买两张电影票，然后他摇着轮椅，我在旁边跟着。他把轮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轮椅上看，看完我们一路聊着电影的内容回家。那段时间，我和哥哥经常交流，他心平气和地给我讲了好多事。

有一阵儿，他尝试着给一个工艺美术厂画彩蛋，我负责把鸭蛋抽成空壳。后来，妈妈为了让他开阔眼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俩一起兴奋地跟着电视学英语，看《动物世界》。他最爱看体育节目，我也不懂装懂地跟着看。

可是老天爷并没有饶过我们，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了妈妈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作为母亲，她要时时担忧儿子的将来，担忧他的生活和幸福。妈妈是请事假回来的，云南的单位早就停发了她的工资，而且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又确实离不开她，当时她的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啊！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197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突然开始大口吐血，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去医院，她住进了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让我别害怕，嘱咐我照顾好哥哥，说她做个手术就好了。手术做完了，她一直昏迷。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可是情况越

来越糟。不到十四岁的我，守在妈妈身边，看着她艰难地呼吸着，我感到那么无助。当她在昏迷中痛苦呻吟、大声叫喊的时候，我吓得浑身发抖，躲到隔壁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让流水的声音压过妈妈痛苦的叫声。终于，妈妈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扔下我们走了。哥哥的好朋友燕琨大哥背着哥哥去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我居然没有哭，我不知道怎么办，哭不出来，整个人都傻了，隐约觉得这回这个家的天真塌了。送走妈妈之后好久，我不知道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只是机械地做着该做的事。如果能够就这样慢慢忘记痛苦该多好！可是我没料到，痛苦会慢慢地又如此强烈地向我们三个人压过来，让我们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们三人当时的境况，我们表面上还像往常一样，忙着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厂去干活，业余时间仍在写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来料理家务。我上中学。学校离家很近，中午放学回家，邻居朱大姐一家已经帮助哥哥进了门。我要么热一热爸爸早晨做好的饭，要么就和哥哥一起捣鼓点吃的，然后再去学校。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看似平静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里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对妈妈越来越强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心撕扯得支离破碎。

哥哥那么年轻就废了双

腿，未来一片迷茫，偏偏他从小就优秀而要强。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真正体会到妈妈面对这样一个残疾的儿子，心里要承受怎样的痛苦。就像哥哥在文章里说的，上帝看妈妈实在熬不住了，就招她回去了。妈妈在天堂一定是个幸福的人。

妈妈走后不久，我们搬离了前永康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26号的两间平房。在这里，哥哥的作品开始发表了。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好多人，有哥哥的同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上了大学，还有文学圈里的作家、编辑。他们经常把哥哥的小屋挤得满满的。他们谈文学、谈时事、谈大学里的所见所闻，也谈对将来的想象。这段时间，家里总会有好多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我拼命地看，爱看极了，心里对文学充满了向往。也是在这段时间，哥哥的同学孙立哲因为受到“四人帮”牵连，也因为身体突发急病，身心备受打击，不愿意自己在家。他索性搬到我们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样。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放学回家，爸爸一般还没回来，立哲哥哥已经在做饭了，我赶紧帮忙。他特会指使我，我忙来忙去地跟着他转，最后饭还是算他做的。不过他也挺有本事，有时候不知从哪弄来一条鱼，过几天又弄来一只鸭。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

都吃得香极了。也有的时候，他们俩情绪都不高，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后来我越发理解了他们当时的无奈。周围的同龄人都上大学或工作了，可他俩却因身患疾病，前途迷茫。尽管这样，他们都没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哥哥一直坚持写作，立哲哥哥一边在火炉上熬着药，一边趴在床上看着厚厚的医书，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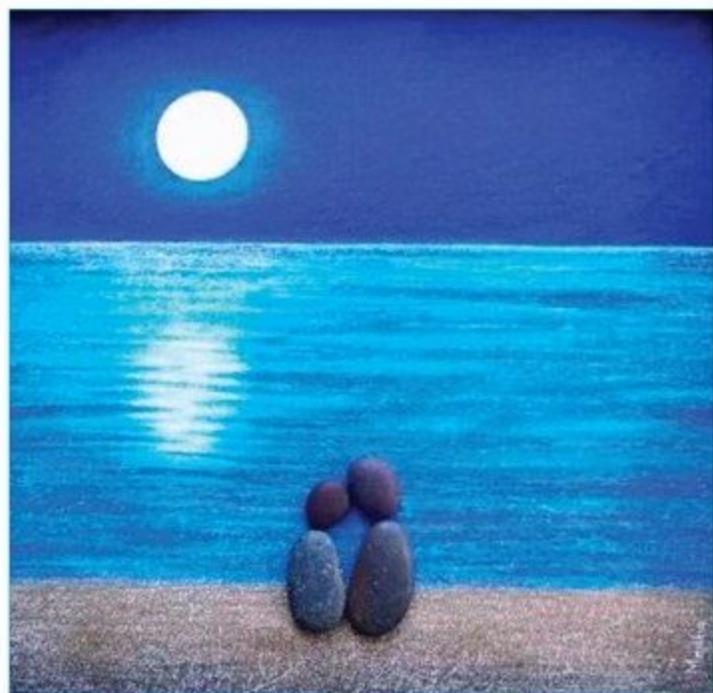
哥哥后来成为那么多人喜爱的作家，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知道他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日子。他也许会和我一样有个永恒的梦，但我愿那梦不再是痛苦的，愿我们还能在梦里相见。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时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现在会常常想起他的这些话，会在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诉他：我去给父母扫墓了，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地坛了。参加完小水的毕业典礼，我告诉他：小水毕业了，开学就要读研了……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我们用我们特有的方式交流着，许多话不用说，但都能懂。天上、人间，相距并不遥远。

（文 轩摘自《参阅文稿》2015年第19期，本刊有删节，刘程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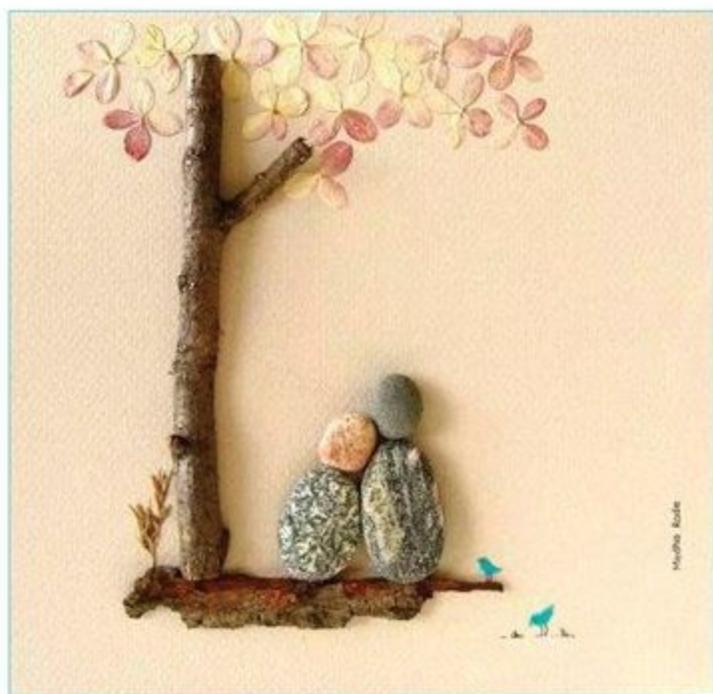
用石头留住爱



◎ [美] Medha Rode



美国艺术家 Medha Rode 的鹅卵石作品系列，具有非常温暖的生命力，材料虽然是石头，却透着浓浓的柔情。





何谓艺术

◎〔匈牙利〕厄尔凯尼·伊斯特万 ◎柴鹏飞 译

莫里哀的剧本一般都以请来证人和文书制订婚约或口授遗嘱而结束。

正是托了这个福，O.F 在试排中就在舞台上占据了固定的位置。当一些主要演员还只能在象征性的道具中走来走去的时候，那张在莫里哀剧中多次用过的文书案子已经给他放好了。小桌子虽然被病床遮了一半，不过纸和墨水瓶却是放得好好的，墨水瓶旁边还有两支鹅毛笔。

“费里凯，劳驾，可别折腾！”导演对 O.F 说。

“你说什么？”他问。

O.F 在剧院已经度过二十六个春秋了。去年是“逢五”的周年，剧院领导给他发了一张纪念奖状、一瓶香槟酒和一封贺信。在这 1/4 个世纪的舞台生涯中，他的最大业绩是跑过几次只说一两句话的小龙套。由于不甘寂寞，他总是在

演出中试图给剧本增添点儿东西，可是他的努力无一不以碰壁而告终。

这次他记住了导演提醒他的话，只是不声不响地记录着垂死老人的遗嘱。

但是在第六次排练时，他打起喷嚏来了，而且还伴有咳嗽。他放下笔，掏出一条巨大的红格子手帕，大声地擤鼻涕来。他想，这点儿情节总是可以加进去的。

可是当他擤到第三下时，导演就注意到了。

“你感冒了？”导演问。

“也许。”他说，“我可能在什么地方冻着了。”

他两夜没有睡着，深悔自己在像擤鼻涕这类表面手法上动脑筋，觉得应该从内心来塑造这个文书。

第三天，他把小桌子往台

中央推了推，不过还是被床帘遮住半张脸。

他从自己的位置上向垂死的老人投以异样的目光——开始是讥讽的，继而是鄙视的，最后则是仇恨的。在两个不眠之夜他悟出来的是：这个文书从小被躺在床上的那位父亲遗弃他乡，是孤苦伶仃地成长起来的，因此他总是忌妒那些有父亲的孩子。今天他是第一次面对即将咽气的父亲，但这个没心肝的人在遗嘱里还不承认他这个儿子。

他记录不下去了，不断地抬起头来，眼睛里射出仇恨的光芒。扮演咽气老人的那个演员烦躁起来。

“你老瞪我干吗？”

导演也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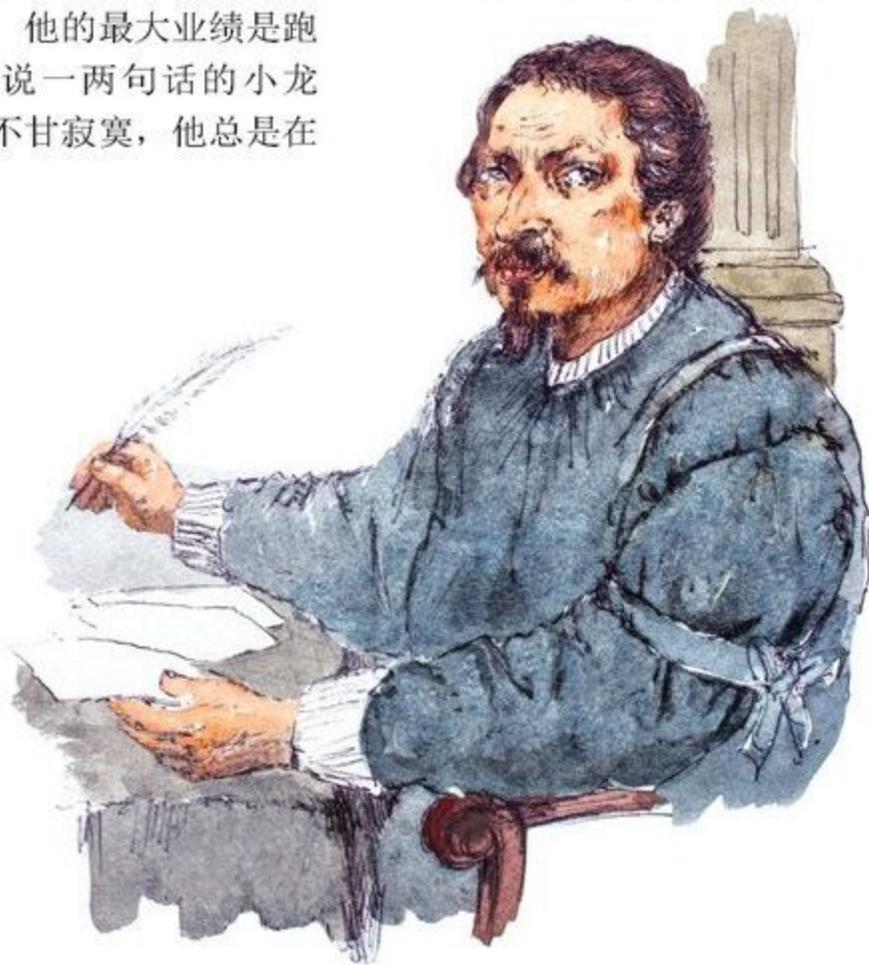
“你又折腾啦，费里凯！”

“我只是对这个坏父亲做出反应。”他深感委屈地解释。

“人家说什么，就记录什么。”导演向他吼道，“你什么反应也用不着做。”

他咽了口唾沫，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继续写起来。一连几天，他脑子里都是空白。后来，有东西开始在他脑子里出现，最后，这东西成形了。

起初他只是木然坐着，记下病人口授的话。可是他的脸突然抽搐了一下。对这种动作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老式鹅毛笔书写不畅是常事。他甩了甩笔，然后放进嘴里，把它舔干净，可是纸上还是留下了墨渍。他恼火地摇摇头，拿过第二支笔，可是那支也不顺手。





“排长，命令是什么？排长，命令是什么？！”在呼啸的子弹声中，士兵握着步枪，紧紧贴住墙，大声向中尉桑德喊着。桑德短暂地丧失了指挥能力。一个士兵继续喊道：“我们没有子弹了！”另一个士兵胸部中弹，倒在他身旁，胸口不断涌出鲜血来。他一边呻吟，一边艰难地呼吸着……那一刻是1940年4月9日下午，日德兰半岛。

桑德并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军官。然而此时此刻，他们面对的是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德国国防军。

这是丹麦电影《开战日》中的情节。在历史教科书中，这场代号为“威瑟堡行动”的战争被简化为一句话：“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国突袭丹麦，丹麦旋即投降。”在不少人的记忆中，丹麦甚至没抵抗就投降了。桑德和那些丹麦士兵的战斗和牺牲，大概只能让那些细心的历史学家写入多卷本



电影《开战日》海报

历史的脚注

◎郁喆隽

二战史脚注中去了。

在内心激烈斗争了几秒钟之后，桑德最终命令他的士兵放下枪，向德军投降。之后他才得知，丹麦政府在开战后一个半小时，也就是当天早上6点就已经宣布投降了。但是因

坐在观众席里的那几个行家都兴趣十足地看他怎样对付鹅毛笔。后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刀，削了削笔，正想拿起来试一试的时候，咽了气的父亲坐起来了。

排练中断。尖刻、无情和粗暴的指责声四起。唉，让我们忘了这充满屈辱的时刻吧！

O.F消沉了，一连几天，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只是呆板地记录，但他只能憋到公演那天。就在开幕前几分钟，在化妆室里，他脑子里闪耀着对角色全新的理解。这样的理解虽然大

胆，但谁也无法指责。他要一块黑绸，哪怕一块黑纱也行。

在首场演出中，这位文书臂缠黑纱登上舞台。文书是穿黑衣服的，所以袖子上的黑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从他沉着的表情中没有人看得出来他刚失去了生活的唯一慰藉——爱女珍妮。他坐下来，写着，但在他心中，痛楚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因为垂死的老人唤醒了他对已故女儿的怀念。这位父亲弥留之际的痛苦使他差一点儿就要放声大哭，然而他以铁的意志控制住了自

己。谁也没有看出他的这场内心搏斗。

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评论家纷纷对演员的表演进行分析。可是以这些人的眼光，他们只能论及那些表面的、易于讨好的角色，对于文书一角只字未提。他挥挥手——这些人根本不懂何谓艺术！鲜为人知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出伟大的成就……这样做值得吗？值得。他想。

为指挥系统被打乱，他们一直没有收到投降的命令。这让我想起另一部战争电影《加里波利》。1915年，澳纽军团面对土耳其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发起了数轮冲锋，伤亡惨重。此时上级指挥官命令他们再发起一轮冲锋……“被抛”——海德格尔用这个生造词来描述人的生存境遇——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自主地选择进入一段历史，他被抛入、甩入、卷入其中，身不由己，无力挣脱。绝大多数人亦不想成为历史的脚注，因为他们从未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只想度过简单的人生。然而在湍急的时代潮流中，人们看不见涡流的方向，听不见整齐的踏步，参不透自己的命运。

《开战日》的结尾处，幸存下来的老兵哽咽着说：“这不是徒劳的，但代价……很大。”每一个脚注都有代价。

（小方摘自《书城》2015年11月）

己。谁也没有看出他的这场内心搏斗。

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评论家纷纷对演员的表演进行分析。可是以这些人的眼光，他们只能论及那些表面的、易于讨好的角色，对于文书一角只字未提。他挥挥手——这些人根本不懂何谓艺术！鲜为人知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出伟大的成就……这样做值得吗？值得。他想。

（小 鸽摘自《小小说选刊》2015年第21期，李发友图）



最佳短篇小说

那年我上初三，有一天班里新来了一位英语老师，非常漂亮，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喜欢上了她。

当天晚自习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了老师住的宿舍门口，想表白，却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思虑良久，我就在旁边的地上捡起了半截砖头，上面写着“爱你！万年”，然后扔了进去，撒腿就跑。

第二天早上开全校大会的时候，校长头上缠着绷带，当众宣布开除门口的保安李万年。

真会算

有个男人是做贷款服务的。结婚前，准岳父要他出20万元彩礼，他一口就答应了，但提出分期付款，准岳父同意了。婚后，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都给了岳父，然后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半年后，媳妇不答应了，直接回娘家闹：“你们还想要多少啊？”

结果，彩礼全免！

各退一步

刚上地铁，就闻到一股韭菜包子味。我坐下，用杀人的目光看着吃韭菜包子的汉子。

那汉子好像感觉到了不对，把包子收起来，转头对我说：“哥呀，我不吃包子了。您能不能把鞋穿上，咱各退一步……”

谋杀亲夫

晚饭老婆烧了酸菜鱼，味



道极好，我吃了很多。她却没吃，说“不想吃”。

饭后我见她上网，就悄悄地靠近，看她干什么。我看到她在网页上输入“酸菜”两个字。我心想，老婆太好了，肯定是想学习怎么样才能烧得更好吃吧。

然后我就看到全部的字：“酸菜长毛了，吃了会怎么样？”

读书有啥用

刚才在火车站自助取票，听后面一位大叔说：“读书有啥用？大学生还不是得给我打工。”于是我取完票默默地把语言选择为English。

周密调查

一个银行家结识了一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决定结婚。

银行家担心女演员的名声，便匿名请一位私人侦探去调查她的社会交往。

不久收到结果：该小姐在私人生活方面堪称楷模。只是有一点，她现在同一个银行界的名人关系密切，而这人是一

个十足的无赖。

勇敢面对

唐僧再次去西天取经，菩萨说这回用不着徒弟，一个GPS就够了。

唐僧上路以后，发现这GPS还真有用，能提前通知危险情况。一会儿提示：“前方800米是白骨精洞穴，请绕道……”唐僧绕道走了。一会儿又提示：“前方1500米是狮驼岭，请绕道……”唐僧也绕道了。接下来，GPS又响了：“前方2000米处是女儿国，请绕道……”

唐僧把GPS关了，说：“阿弥陀佛，困难来临时不能总是逃避，贫僧要勇敢地面对一次！”

吃货的背景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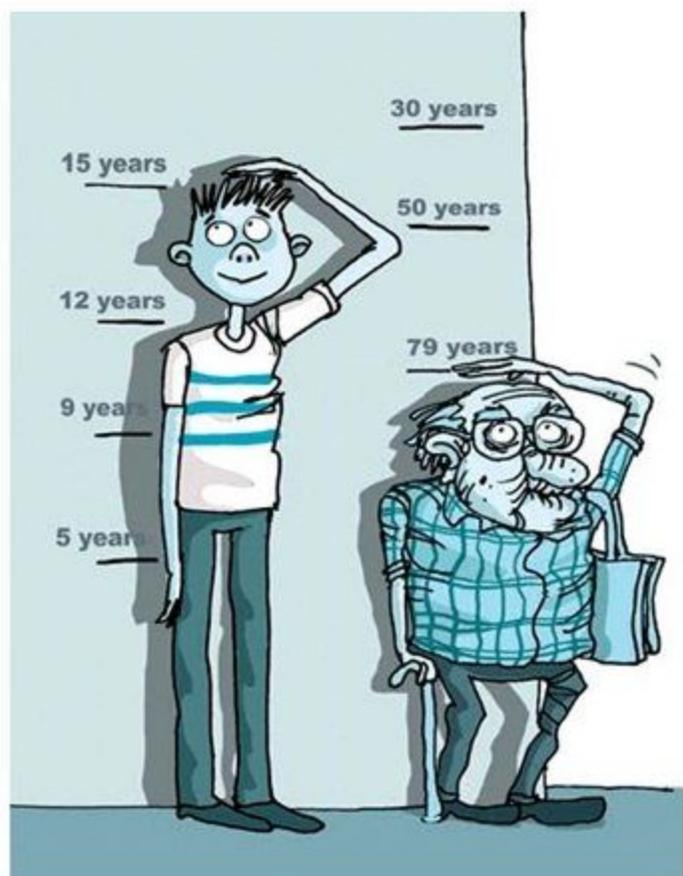
甲：“我每次吃番茄炒蛋，在里面挑蛋吃时，耳边都会响起‘你挑着蛋，我牵着马’的背景音乐。”

乙：“真巧，我吃火锅找肉时的背景音乐是‘它们都老了吧，它们在哪里呀’。”

角色扮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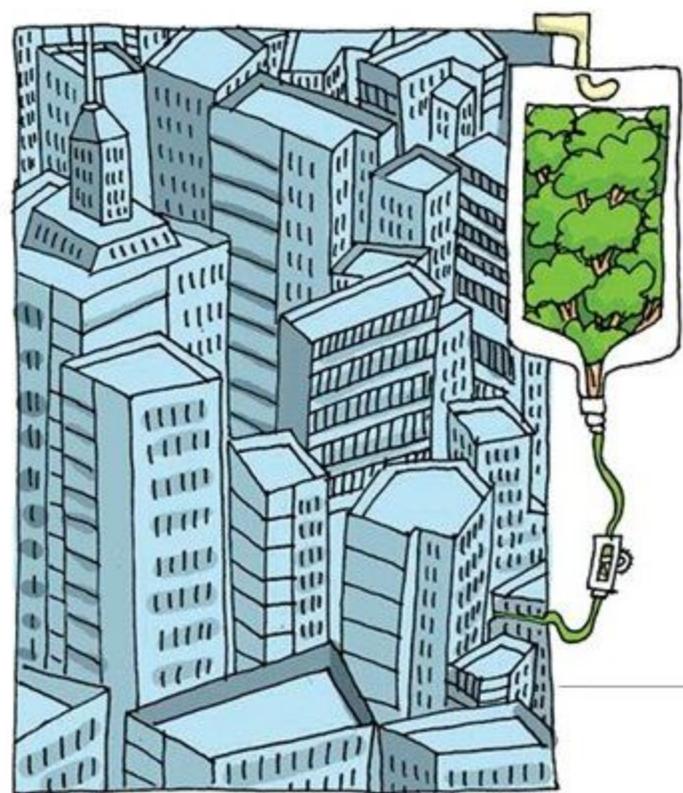
小时候，一群小伙伴玩角色扮演，由于我最大，我演皇上。当时我坐在“四抬大轿”上，嘚瑟的时候摔下来了，头先着地，晕过去了……后来还是听我妈说的，当时演太监的小伙伴跑到我妈面前，先跪下磕了一个头，然后扯着嗓子说：“启禀皇太后，皇上驾崩了……”

（如画、小琴、玉巍等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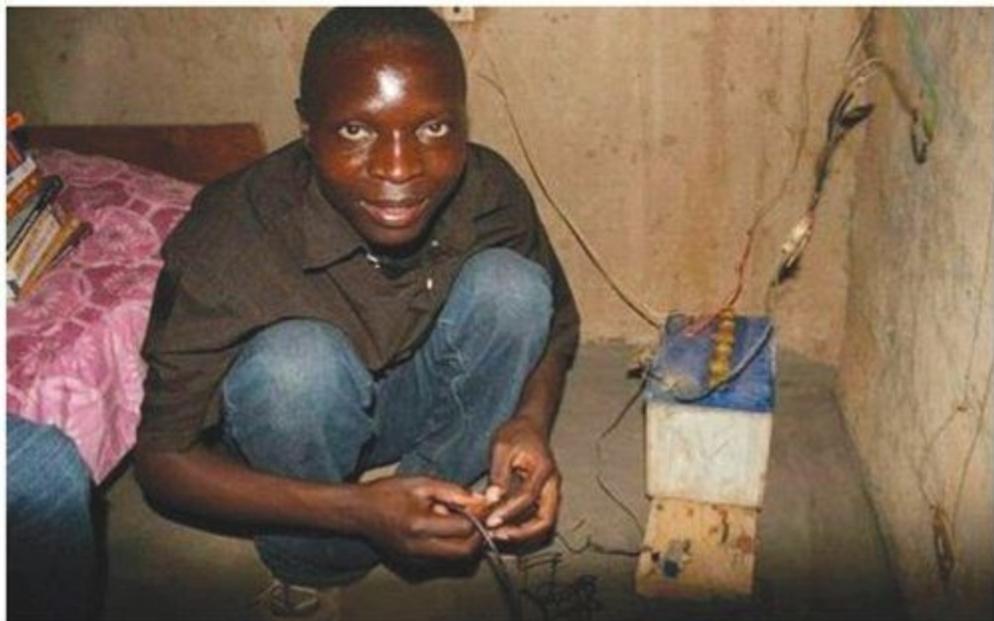


古巴漫画作品欣赏

● [古巴] Alfredo Martirena Hernandez



威廉·坎宽巴



同样是少年 ●叶倾城

如果威廉生在中国，他的故事会怎么样？

也会上报纸吧：“农民发明家大放异彩，自造风力发电机，为乡村人民带来福利。”——这一类的新闻，总不忘把“农民”两个字写在最前面。

“近日，一位17岁的辍学少年，以一本美国教科书《利用能源》为参考书，利用自行车零件、晒衣绳、废旧塑料袋等物，独立制造了一架6米左右的风车，令因长期停电而陷入黑暗的家庭重获光明。后来他又成功地用风车为邻居及亲戚的手机充了电，周围人不再需要专程到镇上为手机充电了。为了试制风车，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甚至烧毁了母亲的煮饭锅……”

毫无疑问，转载这条新闻的网页下面的评论里都会是一片哗然：

“做出一些别人好久之前就做出来的东西居然也叫发

明？‘发明’这词儿不是这么用的！”

“不过是动手能力而已，跟科学有什么关系？他做的这个风车跟科学小实验有什么两样……”

“小米加步枪呀。”

甚至，包括我自己也会这么想。

但威廉不住在中国，他在马拉维——地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无意中，我看到了《驭风少年》这本书，读到了他的故事。

马拉维是一个非洲小国，那里巫术盛行，国民饱受干旱、饥荒、瘟疫和艾滋病的困扰。1987年，威廉就出生在这里，家人以务农为生。马拉维是非洲内陆国家，除了农业，几乎没有别的产业。

虽是“80后”，但生在马拉维，威廉的童年也注定和我们的不一样。

比如，被巫术与迷信包围。他从小就听惯了巫术故

事，相信巫术像飓风和横跨在小路上的蜘蛛网一样难以捉摸；他见惯巫师的表演，明白巫师会让孩子们帮自己施展巫术，诱引孩子吃人肉，自此巫师的邪魔会控制这孩子的身心，永世不离；他曾经为了得到超人的力量，把全部积蓄给了一个同村的孩子，来换取法术，结果被人狠狠地耍了。

还有，贫穷、饥饿及周遭人的疾病和死亡。得了肺结核无钱治疗的伯伯说倒下就倒下，饥荒令吃不饱成为生活的基调。

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文明的曙光、现代科学的力量却在一点一滴、无声地渗透。威廉还小的时候，马拉维没有电视台，但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从第一次听到收音机传出声音起，威廉就很想知道这个小盒子到底是如何运转的。

威廉和堂兄把收音机拆掉，看内部结构，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失败后，发现噪音来自集成线路板接触不良，他开始大胆地动手修收音机了。找不到烙铁，他就将铁丝烧红后，把金属连接点熔在一起。

渐渐小有名气后，左邻右舍开始拿收音机来让他们修理，并鼓励他们说：“这两个小科学家真不赖！”科学家？科学家就是干这些的吗？威廉有了新生的、模糊的理想：我要成为一个科学家。

但在14岁那年，他失学了。

“灾难像课本里写的古埃及饥荒一样，迅雷不及掩耳地降临在我们身上，而且没有停



歇的意思。”饥荒令全国陷入紧急状态，霍乱肆虐，大批饥民流浪。有承担不了家庭重担的男人逃到城里去，任凭身后的妻儿活活被饿死。威廉的父母都瘦成皮包骨头，再也没钱给他支付学费了。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是绝大的奢侈。

苦苦支撑了数月，玉米和南瓜终于成熟，威廉庆幸自己和家人都活了下来，但学费还是拿不出来。人人都在瞎玩，只有威廉想培养一种让自己增加知识的爱好——他太想回到学校了。

有个叫“马拉维教师培训联盟”的组织在附近小学建立了一座小型图书馆，里面存放着美国政府捐赠的书籍。那些书蒙尘已久，从未有人看过，但是这一天，威廉来了。他用蹩脚的英语，磕磕绊绊读着一本一本科学读物。

威廉最感兴趣的始终是与发电有关的知识——谁叫马拉维电力供应状况一塌糊涂，只有2%的人能用上电，还动不动停电一两个星期呢。

终于有一天，他翻到了《利用能源》这本书，封面上画着白色高塔，上面装着三片庞大的风扇叶片——这是什么？翻开书页后，他知道了：这是风车。

风车可以发电。有了电，家里电灯就可以亮了，晚上可以读书，不用像绝大多数马拉维人一样，七点就早早上床。

风车可以转动水泵，汲水灌溉。如果能在浅井上装上水泵，那么家里一年能收获两次，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威廉越想越美：风力是上天赐予马拉维不多的几种资源之一，大树从早到晚都被大风吹动。风车能把村民从饥饿和绝望中解救出来，他们就再不会吃不上早餐、上不起学了。

威廉暗下决心：一定要造一架自己的风车。

为什么他不曾知难而退？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有多难。他从来没做过大型器械，而他想：这本书封面上的风车也是人造的嘛。人家能造，我也能。在威廉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大型工厂、数控机床等的存在。



威廉与他的风车

威廉家附近有个废弃的种植园，现已沦为旧车库和废品堆，每天威廉像寻宝一样在里面搜索机器零件和锈迹斑斑的各种风扇、缓冲器、轴承……他又软磨硬泡说服父亲同意他把家里的旧自行车改制成风车支架。发电机苦觅不得，最后好心的小伙伴用零用钱帮他买了一部旧的。

没有什么能阻挡一个少年

的梦想。一点一点，威廉的风车建成了。那一天，威廉左手拿着连了电线的小灯泡，爬上风塔的第一级阶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风，几乎是马拉维唯一不缺的东西。

威廉的一生自此改变。他不断改进风车，两年后，这个传奇少年的故事“上达天听”，他因此重返校园，甚至以青年科学家的身份去美国出席国际会议，还进入南非一所非洲领袖学校就读。

我不知道威廉是不是天才，他其实没有发明什么、发现什么，他只是用现有的技术手段、现有的物质——是的，虽然是代替品，但橡胶、发电机到底不是他生产出来的——做出了我们已有的工业品。他以后会怎么样？薄弱的知识基础、更薄弱的国力，都限制了他的发展。

很可能他只是爱动脑、动手能力强、有行动力。

但是，威廉·坎宽巴，他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崭露头角，像小草顶开头顶厚厚的石板，露出一点点绿意。

和他比起来，我们是不是太幸运？虽然我们都面临过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会比14岁的威廉面临的更多吗？他没有师长，没有钱，在赤贫之地几乎看不到未来，而他，一心一意实现了梦想。

你从小念念不忘的风车呢？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造？



（孤山夜雨摘自腾讯《大家》栏目，微信号 ipress，本刊有删节）

高仓健一定不是娱乐记者们喜欢的明星，他的生活看起来如同一潭秋水般平静，他很少传出绯闻，有的只是一段持续了12年的婚姻。

然而，在他缄默深沉的外表下，是一颗充满柔情的心。有几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女人，曾经闪耀在他的生命历程中。

他的第一段感情记忆发生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是一位叫小田的年轻女老师。小田老师一直对他很关照，高仓健也非常喜欢这位姿态优雅、和蔼可亲的老师。但有一天，小田老师一改平时的裙装打扮，突然穿着和服隆重地出现在课堂上，高仓健的心一沉，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果然，小田老师已经辞职，她是特意来和学生们告别的。高仓健压抑不住内心的感伤，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喊道：“你赶快卷起铺盖走人吧！”小田老师并没有听出他话语里对于离别的悲伤之情，以为他竟然呵斥老师，她气哭了，还让高仓健在走廊里罚站。身体虚弱的高仓健由于站得时间久了，引起贫血，砰的一声，晕倒在地上。小田老师非常吃惊，赶快跨出教室，抱着这个孩子就往医务室跑去。途中，高仓健苏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是在老师的怀里，除了妈妈的怀抱之外，高仓健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的温柔。“啊，真香啊！要是这样一直走下去该有多好啊……”这是高仓健少年时代的一场青春梦想，也算是他第一次对异性萌发的爱慕



高仓健

她们在高仓健的生命中

◎联 慧

之情吧。

他自己认为的初恋是在高中时代。高二那年暑假，靠着父亲在若松第一港运公司工作的关系，他和其他五六个朋友得以一起在导航船上打工，他们负责洗甲板和打磨船的工作。就是通过这份工作，他认识了当时在八幡制铁所公司工作的一个女子，她比高仓健要年长一些。休息的时候，她经常请这几个高中生一起吃当时还很稀罕的蜜豆和豆沙水果凉粉。有一天，她突然告诉他们：“我要结婚了，今后不能再和大家见面了。”高仓健感到非常震惊，他的又一次暗恋就这么结束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记忆犹新：“她穿着白色开口汗衫，胸口的汗毛在夕阳映照下熠熠发光。”

他对两位年长女子的恋情就这么消失在萌芽中了，后来，高仓健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几年后，他为了给新片做宣传，回到了福冈，他很想见到她们，便写信邀请她们来参加首映会，有趣的是，两个人的答复却是异口同声的：“都已经成老太婆了，往事还是留作美好的回忆吧！”

踏入影坛时，作为新人的高仓健终于开始了一段真正的恋情，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江利智惠美。江利智惠美的母亲是小品剧的演员，父亲是音乐指挥。但她还很小时，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失业流离。为了挣钱，还是小学生的江利智惠美便一个人钻进了美国大兵的营地，用她稚嫩的歌喉唱起了一首首甜蜜醉人的歌曲。真挚的感情，如花的童颜，一下子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兵，江利智惠美就从这里开始了她绚丽多彩的演唱生涯。

在江利智惠美14岁的时候，缠绵病榻多年的母亲去世了。一年之后，江利智惠美出



江利智惠美



了她的第一张唱片，就是著名的《田纳西华尔兹》，销售量高达40万张，为她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财富。

1956年，19岁的江利智惠美被选中扮演小品剧《傻傻爱桑》的主角“傻傻爱桑”——这是一个不怕邪、不怕困难、乐于助人并有些傻乎乎的小朋友，在日本家喻户晓，受万人爱戴。江利智惠美把这个角色演得淋漓尽致，逗人捧腹。也就是在这时候，江利智惠美和高仓健相遇了，两人顿时坠入爱河。这是他的真正初恋，高仓健对美丽的恋人非常痴情，每次约会他都会提前到场，最后再把她送回家，然后伫立在她窗前，直到屋内灯光熄灭后才离去。1959年2月16日，也正是高仓健的28岁生日，他终于和相恋多年的江利智惠美结成眷属。

然而，两个相爱的人，由于家庭背景的迥异和日常生活的烦琐，再加上不善于沟通，甜蜜的生活很快出现了裂痕，他们甚至在生活中互相伤害。

婚后的智惠美按照日本社会的习俗，从歌坛引退，做了两年家庭主妇。忙于演艺事业的高仓健一头扎进了工作中，经常几个月杳无音信，留下妻子日复一日地独守空房。百无聊赖的智惠美在这样的主妇生活中，变得忧伤而憔悴。在征得丈夫同意后，她决定重返歌坛。

那时候的高仓健年轻气盛，他像很多日本男人一样，希望妻子做一个温顺依人的女人，而偏偏智惠美不是一个愿

意留在家中的女人。九州岛男人的大男子主义让高仓健不愿意流露出一丝对妻子的柔情，他甚至表现得非常冷淡。

对这场婚姻最致命的打击是在1962年。婚后3年，智惠美怀孕了，妊娠反应极其强烈，医生检查后确诊她患上了妊娠中毒症，不得不做了流产手术，盼子不得的悲痛让他们的夫妻感情越来越疏远。1970年1月，他们在濑田的住房被大火焚毁，高仓健夫妇开始正式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高仓健与江利智惠美的结婚照

在共度了12年的风风雨雨后，高仓健和江利智惠美的婚姻在1971年走到了终点。离婚后的江利智惠美事业并不顺利，她的歌声逐渐被人们淡忘。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她一直郁郁寡欢，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1982年2月13日上午，人们在东京的公寓内发现了江利智惠美僵硬的尸体，经验证，她是因为酗酒引起呕吐，呕吐物堵塞喉咙窒息而死，死的时候，她才45岁。3天

后，葬礼在她的娘家举行。巧合的是，这一天既是高仓健的生日，也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三

婚姻的失败给了高仓健很大的打击。在妻子离去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想起与江利智惠美的种种不和与纠纷，时间过去得越久，他反而越容易记起她的美丽与善良、他们曾经的幸福时光。

离婚后不久，高仓健因为义侠片的衰落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但他很快又找到了事业的新起点。虽然也有人激起他心底的涟漪，但他有意与感情保持一定距离。“不知从何时起，每当遇到真正的好人，遇到真正值得怜爱的人，遇到真心想珍重的人，都想尽量保持距离，把那份真情，长久地藏心里。”江利智惠美死后，高仓健没有再结婚，回首往事，他似乎更加豁达：“我认为，默默地拼命走自己道路的人，要比滔滔不绝讲大道理的人优美得多。笑、怒、幸福、不幸，都是在和别人相处中发生的事情。经常遇到各种不同的人，生活才不感觉寂寞。我想，人生也就是这样。”

其实在高仓健的人生旅程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女性还是他的母亲。无论是在他生命的最初阶段，他孤独地忍受病痛折磨的时候，还是他在影坛艰难跋涉的过程中，母亲的爱始终温暖着这个铁骨男儿的心灵，给予了他前进的力量。❀

（大浪淘沙摘自中信出版社《高仓健影传》一书）



美国的总体国力位居世界第一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每一个到美国来的中国人，都试图找出美国的富裕在哪里。我每次回国，这个问题也一定会被问到。

为了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我苦苦求索了二十年，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直到一个月前，我六岁半的儿子花一美元买回了一份零食，才让我无意之中看到了这个答案。

先话说从前。二十年前我首次走出国门，到了美国。行前看了一篇中国台湾留美学生写的文章，提到看美国的富裕，有两点：一看平等，打开高官、政客的冰箱，和打开一个普通工人的冰箱，里面的食物都差不多；二看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好像国家的动脉一样，繁忙不息地输送着经济活力。

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对一个亿万富翁的采访。他刚刚签了一张数十万美元的支票，用于自己公司的日常采购。可他下班后就带着儿子在超市里一件一件商品比较价格，节约每一分钱。

二十年前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在国内做大学老师时，全部各项收入加在一起，每个月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币，出国后要面对每年一万多美元的州立大学的

学杂费和生活费，怎么过来的，现在想想还都恍若隔世。

可即便在那时，当我带着国内过来的友人四处参观时，也始终不能很好地给他们指出美国的富裕在哪里。

最有说服力的，或许是这样的一些小细节：不论是校园

运让我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我看到中国的高速公路网络神速发展，街头豪车越来越多，我不停地参与数千元甚至数万元人民币一餐的宴席，我亲眼看到阔绰的老板在高档场所给洗手间里递毛巾的小弟派百元大钞做小费。

中国的摩天大楼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美国，办公楼的奢侈更是让美国相形见绌，中国的房价高过了美国，物价也开始全面赶超……那么，美国还有富裕可谈吗？

一个月前，我带儿子去看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是政府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免费的暑期休闲项目。放电影，自然要有卖爆米花的。我当时看了一下价目表，不贵。一份爆米花只要半美元，一份Nachos一美元。故事就发生在儿子的这份Nachos上面。

Nachos一词我找不到中文翻译，简单说，就是把类似辣椒、肉馅等食材熬制进奶酪里，使奶酪保持在一种

半融化的状态，然后浇在玉米片上的一种小吃。这种小吃源自墨西哥，可以说是美国现在最流行的小吃。所用的玉米片可以成袋从超市买到，类似薯片。

儿子很兴奋，自己前后去买了两次Nachos和一次爆米花。



细节里透出的富裕

●王青

里的餐厅还是街边的快餐店，免费的纸巾、刀叉、小袋调料，总是放在那里供人随便拿；每个地方的厕所里，厕纸和一次性的坐垫总是整齐地放在那里。而这些在中国还不普遍，但是，这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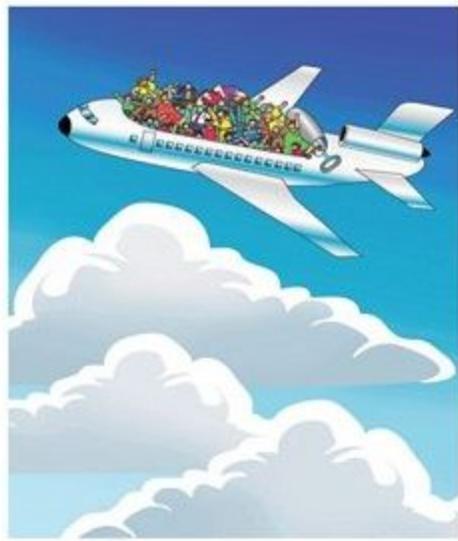
之后我回国生活十年，命



英国著名在线旅游网站Lastminute.com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欧洲人一生人均乘坐飞机13次，外出游览目的地达8个国家。

外出旅游最频繁的是英国人。英国人一生人均出游达9个国家，乘坐飞机16次。

西班牙人最喜欢在本地游览，人均出游国家为6个，乘坐飞机13次。据称，西班牙拥有众多广受欧洲人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因此，西班牙人也许认为国内就有许多热门景点可游，不必舍近求远。



欧洲人外出 旅游调查

◎王英斌

法国人一生人均出游国家达8个，乘坐飞机11次。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相比，法国人是利用民航外出旅游次数最少的。

在被问及“外出旅行的目的”时，46%的法国人、41%的德国人、38%的英国人回答为“与家人一起度假消遣”；48%的西班牙人回答为“排解心理压力”；44%的意大利人和35%的法国人回答为“躲避现实，寻找清静之地”。

（王 翔摘自中国民航网）

时隔两周，我们第二次去看电影，这回我们有了经验，长袖衣服、坐的垫子都准备好了，我还专门带了苹果、冰的饮料和一袋玉米片。

到了电影快开始时，我给早已按捺不住的儿子一美元，让他去买Nachos，结果他买回来的只有奶酪，没有玉米片。

我有些纳闷，于是父子间展开了这样的对话：

“你买的怎么只有奶酪，没有玉米片呢？”

“我们不是自己带了玉米片吗？”

“那他们怎么知道？”

“我告诉他们的呀。”

“然后呢？”

“他们说，多给我一些奶酪，我们吃自己的玉米片。”

我听完了，感慨良久。我的眼前，那个苦苦思索关于美国的富裕在哪里的问题，出现了清晰的答案。

如果把富裕比作水，美国

就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每一个毛孔里都透着富裕，可是还一滴都不往外漏——不炫耀，不浪费。

如果是换了从小在中国文化里长大的我，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去跟人家说，这道小吃我自己带了一半。

在中国，如果跟服务行业提出类似的要求，除了自己做生意的小老板以外，绝大多数职员都会回绝，理由是无穷无尽的，比如不好做账、公司不同意等等。我怎么也不能想到只有六岁半的儿子会这样处理这件事，而且得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

而在几个月前，儿子春假时我们一家去海边，当时我去买了热狗和薯条，因为自己带了饮料，就没有买。

看到有人跟店里要冰块，我就壮起胆子跟他们要了，于是得到一整杯的冰块。孩子妈妈直夸我能干——有了杯子，饮料好分；有了冰块，在烈日

炎炎的沙滩上那个好处就更不用说了。加上我拿回的大把餐巾纸、塑料刀叉，我们当时的确感叹了一番美国的富裕和大度。

看到六岁半的儿子这样处理事情，我才明白，备受老天眷顾的美国，已经把这种深藏在每一个毛孔里的富裕和大度，作为一种社会财富传了下去。

美国的富裕就是这样从每一个细节里透露出来的。在这样环境里成长的孩子，感受着这样的富足，会成长得更从容，更淡定，更实事求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攀比，没有那么多的争先恐后，等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会继续服务于这个社会，让整个国家以其特有的从容、大度的方式向前发展。

（若 子摘自《华声》2015年第18期，
邝 颢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当外婆还不是外婆的时候

● 陈 墨

一
尽管从小与外婆一起生活了6年，此后也时常见面，但张哲却从未试图与这位大自己5轮的老人真正交流过。在他的心目中，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的外婆自带一种“生硬的气场”，何况还操着一口难懂的方言。

事实上，除了特别严厉，当过记者、编辑的张哲从未觉得自己的外婆有任何特别之处，直到他发现了一本70年前的毕业纪念册。

一本不及A4纸一半大的小册子，用深蓝色的布包裹着，一端用褐色的绳子穿过。翻开又轻又薄的纸张，毛笔写就的赠言各有风致：“在艰难与破坏中的建设，是真正的、有价值玩味的！”“读书犹如金字塔！”“一分努力，一分报答。”

所有的留言都是写给外婆刘梅香的。1945年，22岁的梅香同学从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毕业。

去年12月的一天，张哲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说外婆摔倒了，他急火火地赶到医院。病床上的外婆让他揪心，尽管一直以来，这个内向的文艺青年并不觉得和外婆有多亲近。也许是因为外婆的暴脾气。

相传“文革”时，有学生在课堂上站起来大喊：“打倒



坏分子刘梅香！”当了一辈子班主任的外婆不动声色，一个黑板擦飞过去。甚至她原本的姓氏“刘”也被牛脾气盖过，有人干脆喊她“牛老师”。

除去逢年过节给外婆打电话，张哲很少与外婆有其他交流了。这次张哲担负起了帮外婆找通讯录的重任，这让他与承载外婆青春的毕业纪念册不期而遇。

让他吃惊的是，纪念册中的留言字体各不相同，有的遒劲挺拔，有的挥洒飘逸，有的豪放不羁，有的娟秀雅致，每

一篇都堪比书法作品。每条留言最后，都有署名和印章，留言者和张哲的外婆刘梅香一样，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孩子，留言时间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如果不是这确凿的物证，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去想象，眼前这位老妇人也有过意气风发的年代。”张哲说。

二

外婆奇迹般好起来以后，张哲以堪比抢救文物的急迫心情，“抢救”外婆的记忆。

外婆的求学生涯是在逃难



中度过的。1942年，外婆入学不到一年，暂设在浙江松阳古市镇附近广因寺里的湘湖师范遭日军轰炸，7人被炸死，血肉飞到树上挂起来，是胆子大的老师和同学将其取下，一捧一捧运出去埋掉的。随后，全校师生继续南迁，流亡办学。到抗战胜利前一个月外婆毕业时，学校已数次更换校址。也是在这期间，外婆结识了毕业纪念册里的同学……

这一天，张哲与外婆一直聊到晚上8点。此前，他从未与外婆有过如此长时间的交流。

三

外婆最难忘的两段日子，一段是在湘湖师范读书，另一段是“文革”。“文革”时，害怕抄家时惹事，外婆狠心剪掉了她和外公穿婚纱、西服的结婚照，烧掉了线装本《红楼梦》。张哲妈妈王冰芳读《红日》时被发现，外婆喊着“毒草”把书扯了个稀巴烂。

但一到学校，外婆就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牛老师”。有一天，那时已是中年妇女的外婆正在上课，窗外有其他班的学生探进头，鼓动本班的学生到街上闹革命去。外婆放下点名册，平静地对学生们讲了自己的两个原则：

“第一，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按照教学计划上课，只要下面有一个学生，我就照样上。如果一个学生都没有，我就站在教室里，站到下课再走。第二，不上课可以，但是将来要我补课，我是不给补的。”

班上的同学都留了下来，

刘老师却没有兑现不补课的承诺。即便在停课闹革命时，她也把学生叫来，说：“所有学校都停课了，我给你们上课吧。”

因为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她毕业后辗转换了3所小学才安定下来，教到退休。如今，她的最后一届学生也已年过半百了。

打张哲记事时起，家里的展柜上就放着几件精美的瓷器，上面画着山水，还有题字：“梅香学姐纪念，仙华购于景德镇。”

张哲妈妈问起时，外婆只答是同学送的，直到张哲带着纪念册和老照片坐在外婆脚边，她才变回70年前的刘梅香。

潘仙华是外婆在湘湖师范的同班同学，椭圆脸，眼睛细长，很温和的样子。学生逃难到山上时，外婆帮他拿过治疟疾的药。后来两人刚好在一组值日，潘仙华神秘地递来一张小纸条：“你晓得他们为啥把我们派在一组？”

素来心直口快的刘梅香，却在恋爱问题上矜持起来。

一直到潘仙华提前毕业，刘梅香才开始“曲线救国”，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与潘仙华同行的同学，只有一句话是重点：“我们大家现在年纪都不小了，以后的事不知会怎样。”她知道同学能会意，把这话讲给潘仙华听。

她等了很久，盼到了回信，同样很长，也同样只有一句话是重点：“老同学，我们的年纪说小不小，说大也还不

大。”

外婆的心凉了半截。后来听说，潘仙华喜欢上了别的姑娘，外婆也遇到了外公。

四

现在，这个比外婆小了整整60岁的外孙，成了全家最了解外婆的人。但他总觉得外婆的故事还缺一个结尾。

外婆摔跤又康复后，打电话给她久未联系的好闺蜜楼庭芬，不承想楼庭芬嗯嗯啊啊，没说几句就挂掉了电话。后来张哲才知道，老人家的听力已经非常差了。而当年活泼开朗的文艺骨干陶爱凤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已在医院里住了多年。

这让外婆很失落。从在湘湖师范的学生时代起，三姐妹的感情就一直很好，“文革”时都没有断了联系。直到上了年纪，不饶人的岁月把她们固定在了自己的生活半径里。

“她们没有败给炮火，没有败给政治运动，却败给了岁月。”张哲感慨道。他最终决定联络两家的子女，为老人们安排一次“世纪大重逢”。

苍老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没有拥抱和泪水，仿佛情绪和感触都已经被几十年的岁月风干了。

在最终出版的《梅子青时：外婆的青春纪念册》中，张哲把“世纪大重逢”的照片做了手绘处理，画上的三位老人头发斑白，眯起眼笑得开心，外婆不缺牙，陶爱凤也嘴角上翘，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潘光贤摘自《中国青年报》，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那是1966年的冬季，“革命”的狂飙已走过上海的马路，进入城市心脏的各级政府机关大楼。6月里扫“四旧”的热潮如同隔世般遥远，回想那摩登男女提着被剪断的尖头皮鞋赤脚在街道上疾走的情景，令人有一种莫名心悸的快意。

那年我们12岁，正上小学五年级。“革命”没我们的事，我们只能在街头走来走去看热闹。我们奔跑着抢夺传单，妄图引起散发传单的注意；我们跟在红卫兵的游行队伍后面，怎么赶也赶不走；我们学会了许多“造反”的歌曲和口号。而这时，“革命”走过了街头，撇下我们这些热情的观潮者。我们走在上海凄清的马路上，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我们都在长身体的年龄，衣服有些嫌小，吊在身上。我们看上去孩子不像孩子，少女不像少女，又幼稚，又矜持，是一副古怪的难看样子。

这时，在我们前面走着两个女人。她们的短发和蓝布罩衫，带有经过“革命”扫荡之后的摩登的残迹。她们中的一个，裤腿尤其触人眼目，令人起疑。我们走在她们后面，许久，交换眼色道：“你们看，她的裤腿！”她的裤腿显然不到标准的6寸。我们沉默下来，一种激动而紧张的情绪攫住了我们。我们跟着她们，走过了一条马路。这时候，有一种冲动正在我们心中生出，并且迅速酝酿，变得不可抑制。它似乎是一种想去触犯什么不可触犯的东西的要求。

像我们这样规矩的小学生，从来没有机会去触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机会。我们想：这人的裤腿不到6寸，

而红卫兵们都不在街上了。我们心跳得很快，一步不舍地紧跟在她们后面。我们似乎面临了一个选择，选择的时机转瞬即逝。当我们走过一面橱窗时，橱窗里的灯光照耀着我们，使人目眩，我们一步窜上前去，对那女人说：“同志，等一等！”她们愕然地转过脸来，看着我们。我们牙齿打着战，脸色苍白。我们避开她们的眼睛，说：“你的裤腿。”四下里忽地涌来了人群，包围了我们。

本来行人稀少的黄昏的马路上，顿时变得熙熙

攘攘。人们互相问着：“怎么了？怎么了？”那瘦裤腿的女人倚在她的同伴身上，软弱地说：“怎么了？”我们浑身战栗，双腿发软地说：“你的裤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笼罩着我们。

我们中间那个比较勇敢的，带头走进旁边的商店，向一个店员说：“借你的皮尺用用。”店堂里刹那间挤满了人，我们用颤抖的手去量她的裤腿，果然不到6寸。那女人倒在一把椅子上，用惶恐的眼睛望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处罚，而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停顿了一会儿才说：“你自己回去想想吧！”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我们被她们窥破了虚实。她的同伴接过皮尺重新量了一量，说：“明明是6寸嘛！”她还量给我们看。我们的惶恐与窘迫是无法形容的，我们中间最软弱的一个退缩在角落里，一声不出。她们越发看出了我们的虚弱，便越发厉害，指着我的裤腿说：“你的才真正不到6寸呢！”我穿的是一条童装背带裤，两侧镶有红边，短短地吊在脚踝上。

那女人倚在她的同伴身上，悲愤地说：“这么多的人都围过来了，多么难看啊！”店员

我的少女岁月

◎王安忆





牛和人， 谁是谁的 奴仆

● 郑也夫



我留学美国时，曾造访一个家庭农场。叔侄二人的最终产品是牛奶。他们种植和收获玉米及青饲料，每日喂牛和挤奶，还要给奶牛配种，繁殖下一代奶牛。他们过得充实惬意，收入高于工人。但他们对我说：“只有一桩事情不好，就是不能外出，不能旅行，因为牛每日都要产奶。”

他们是牛的主人，也是牛的仆人。牛被他们圈养，同时牛无须绳索、围墙，也捆绑住了他们。一方驯化或控制了另一方，看似是强势一方的目的和意愿所造就的，其实不然。

人类驯化了野生的麦子和稻子，削弱了其晚熟、倒伏、果实皮厚的品性，它们服帖地遵从人类的意愿：不倒伏，按时成熟，果实饱满。

但常人很少反省到，驯化是互动的，人类驯化了作物，作物也驯化了人。作物失去了野性，人类也失去了野性：不再做身无长物、居

无定所的流浪汉。不是人类的生存节奏决定作物的生存节奏，而是作物的生存节奏决定了人类的生存节奏。春播、夏锄、秋收、冬藏，人类莫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作物。

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中，个体的多数行为发生在与他者和外界的互动中。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事者的目标和手段，塑造了他们的心理和性情。但不幸的是，身在庐山中的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常常高估了某一方的主观目的性和意志力。

军备竞赛中的双方肯定有各自的目标和方案。身处持久抗衡、取胜无望之中，他们未必不想削减军费，乃至享受和平的红利。就是说，正在实施的增加军费的方案，与其说是他们的主观意愿，毋宁说是“囚徒困境”式的互动所致——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

即便其中一方的首领是战争狂人，其心态未必不是长期恶性互动的结果。双方或多方博弈的结果，非但远离各自的初衷，而且超出各方预料。

这种互动也给了人类文明发展以特异和超强的促进。武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技术，其转化为民用技术乃势所必然。而没有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就没有最先进的技术频繁地、不计成本地更新换代，其中自然孕育着发明乃至突破。

互动产生了新的格局、关系、心理和性情。

人类与动植物尚且是相互驯化的，人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何尝不是这样。众多人被彻底管束住，一小部分人的身手、心灵也被其背负的监管重任彻底异化。独立于互动的目的已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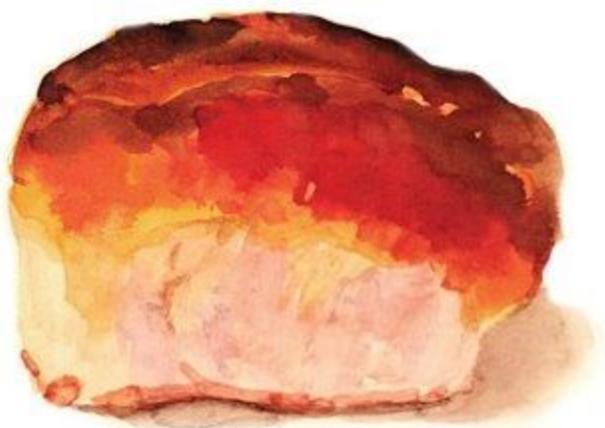
（筱莹摘自中信出版社《文明是副产品》一书，勾犇图）

们便用温和的言语安慰她，说：“算了！算了！”我们从水泄不通的人群里挤了出去。我们相互间不说一句话，也不看一眼，匆匆分手，往自己家去了。

之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碰面，因为碰面会使我们想起这事，这使我们难堪。我们本想去触犯别人——别人的尊严就好像是一种权威，

那是一个要使所有权威扫地的年代——不料，却使我们自己受了伤，而我们当时正是那种受不起伤的年龄，将什么样的伤都要无意地夸大。这就是1966年的“街头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后回忆。

（风吹麦浪摘自新星出版社《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一书，李旻图）



讲到“文化休克”时，我问大家经历过的文化休克事件。美国学生 Debra 一脸嫌恶地抢先说：“我觉得中国太脏了！”好大一个结论！接着她说起学校里的蹲式厕所。听了半天我才弄明白，她不是说厕所本身脏，而是说上蹲式厕所抽水时，水有时会溅到鞋子和裤子上，这让她觉得脏。我纠结不已——是继续讨论还是跳过这个话题？我没想到一个淑女会神色自若地谈上厕所，还比画表演。我感觉自己缺乏这种理直气壮，看到学生们兴奋的神情，我决定还是与学生们讨论一下上厕所这件事，因为“干净与不干净”是不同文化冲突的基本点之一。

“你觉得怎样的厕所才算干净？”我用平和的口吻问。

“当然是坐式马桶啊！这还用问！” Debra 瞪大眼睛，觉得我明知故问。

“在中国，大多数人家会安装坐式马桶，但在公共场合，会安装蹲式马桶。你想过为什么吗？”

“因为蹲式马桶更卫生哦！”一个中国学生实在忍不住了，“就算公共厕所安装了坐式马桶，也不会有人坐的。”她接着解释，但表情别扭，让她谈上厕所这件事并不容易。

“是吗？为什么不坐啊？” Debra 很惊讶。

“太脏了啊！那么多人用，有传染病怎么办？坐式马桶很容易藏污纳垢。”中国学生耐心地解释。

“传染病？我可是每次都会坐。” Debra 皱起眉，显得很紧张。

“咳，只是这样说说，一般情况下不用担心

传染病。但我从小就被教育不可以坐。”那个中国学生安慰她。

发现大家情绪有些紧张了，我请大家拿出纸，匿名写下自己观察到的别的文化中不干净的做法或现象——匿名可以减少敌对情绪。我整理了他们的观察结果，将针对同一件事的放在一起，再与全班同学分享。

“在德国留学时，我会在学生餐厅吃饭，我看见德国人常常把面包直接放在餐厅的桌子上，这非常不干净。更过分的是，在外野餐时，德国人会把吃的东西随手放在石桌或野餐毯上，不用餐巾纸或其他东西垫着。我根本吃不下这样的东西！”

“中国人不论吃什么都用餐巾纸垫着或包裹着，似乎餐巾纸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但大自然是最干净的。”

“在美国做交换生时，最受不了美国学生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吃！动作那个顺畅啊，捡起来直接放嘴里，连灰都不吹！不知道小时候妈妈怎么教的！”听到这里，大家笑了起来。

有美国学生反驳：“只要东西掉到地上不超过 5 秒钟，就可以捡起来吃，这时的东西还来不及沾染细菌。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

“美国人饭前不洗手，坐下来直接用手拿着面包吃，不管之前做了什么！有时我看见他们拿过钱，也不洗手，直接拿起东西就吃。其实，三岁小孩都知道饭前要洗手。”

对这一段，美国学生耸耸肩：“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这样做的。”

“美国人进家门不换拖鞋，把脏东西都带进

干净不干净

严文华



去了，在韩国不会这样。”

有美国学生回应：“美国比较干净，走来走去不会很脏，房间也定期清洁，不会脏的。”

“当我得知我的中国同学不是天天洗澡时，我觉得好脏。他晚上怎么睡得着呢？我每天要洗两次澡。”

“我的外国同学每天都喷了浓烈的香水走进教室，污染空气，我觉得是由于他们太脏才会用这么浓的香水来遮盖体味。”

从这时起，已没人再辩解了。大家开始明白：有时人们看到的并不是全部，只是以点盖面。

“我和中国同学一起吃饭时，最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边吃饭边吐骨头，有时吐鱼骨头吐得很用力，呕——呕——呕，我看得好恶心！在我们国家，进了嘴的东西就不能再吐出来。”

“中国人最不讲卫生的就是随地吐痰。我觉得这种做法太脏了，好几次我差点被路人吐到身上。”

有人刚好写了相反的一条：“肯定会有外国人说中国人吐痰是脏的，我觉得那些把痰咽下去的外国人才脏呢！那些把痰吐到手绢里然后再放回口袋里的人才脏呢！”

“德国人当众擤鼻涕，是一件很脏的事情。他们自己不觉得，认为理所当然。而且，他们擤鼻涕的声音很响。我最受不了的是吃饭时有人来这么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我停在了这里，问大家：“以上观点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有同学说：“本来我很清楚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脏的，但听了大家讲的这些事后，我迷惑了，好像说得都有道理，但又与我之前的观点不同。”他那种困惑的语气和表情让大家笑了起来。

“有这种困惑是正常的，每种文化对干净与脏的界定不同，关注的方面也不同。我想问：脏和干净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大部分人回答“是相对的”。

“脏和干净是主观感受，它是相对的。请大家看看教室里你们是如何放包包的。”环顾四周，大家发现外国学生的包包都放在地上，中国学生的包包都放在椅子或桌子上。我走到一

个法国学生跟前，问：“你为什么把包放在地上而不放在桌上？”他耸耸肩说：“包是脏的，桌子是干净的，所以放地上。”我问中国学生：“你们的包为什么放在桌上而不放在地上？”“因为包是干净的，地上是脏的，桌子是干净的，所以包放在桌上。”

笑声再一次响起。

“这不是绕口令，这是大家的清洁观不同。在有些文化中，土被认为是最干净的，所以洁净的仪式要用土来做。在有些文化中，土被认为是脏的，只有水是干净的。而在有些文化中，静水被认为是脏的，只有活水才是干净的。我们用一种文化中的观点判断另外一种文化的对错、优劣，是一种文化不公平。我们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敏感性，需要用一颗开放的心去看待其他文化中的现象，试图理解为什么会有差异。”

Debra 这时举手说：“老师，我要更正一下我之前的发言。之前我说‘中国太脏’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只是一种感叹。我其实想说的是，作为美国人，我看到中国人有些做法可能是不干净的。但现在我理解了，这其实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能有这样的自我察觉，非常棒。你的前一种说法很容易让别人有情绪上的反应，因为带了太多的个人情绪，但第二种说法就更开放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干净与脏这样的话题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吗？”

“因为这是对一个人的判断？”有人试着回答。

“对。因为涉及对人的判断，因为清洁观是我们从孩提时代就接受的概念之一，它影响我们对人和事的看法。脏不仅仅是对事物，也可以用来判断人，用来判断观念。如果针对人，说一个人肮脏，那就是很严重的说法，是一种侮辱。如果说一种想法是肮脏的，那也是一个很致命的判断。触及根本观念的判断常会让人们去防御和守卫。所以大家将来对待这一问题要更加小心翼翼，否则很容易触怒别人。”

（浩 玮摘自《大学生》2015年第21期，王 青图）



日本武士为何切腹而不自刎

◎张经纬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灵魂并不位于脑袋或者心脏，而是在肚子里

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曾经对“何谓日本”这一问题，只作出两点归纳：“岛国”及“种稻”。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出日本的许多特点，比如集体荣誉感，比如武士道，但有一点，我一直没想通：日本武士在战败捍卫尊严时，为何要切腹？同样是自尽，他们为什么不选择自刎？

美国日裔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有一本书——《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解开了我的这个困惑。当然，从名称上看，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说切腹，而是说吃稻米。

既然稻米历来是亚洲的主要粮食作物，而日本人的祖先又是从东亚大陆迁居海岛的，那么，日本人爱吃稻米的事情，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在日本人心中，稻米非同寻常。因为稻米是有“稻魂”的，而且稻魂不像一般动物、植物的灵魂，它和人的灵魂本质上是一类。这种稻魂有什么作用呢？作者举了一个日本皇室例子，来说明稻魂的重要性：

一切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叫“大尝祭”的皇室仪式，这个仪式是在水稻丰收时由日本天皇主持的。它源自“尝新祭”，意思是品尝新米。天皇要吃新米的原因在于，天皇的“灵魂”经过一年时间，“在冬天膨胀，春天萎缩”，灵魂容易离开人体，要得到补充，才能重获健康。采补灵魂的方法，共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采自他人。作者引用了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史实。在历史上，老天皇去世、新皇即位时，“新皇通常会咬已死天皇的尸体，以使后者的灵魂能够进入他的体内”。这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在

内的太平洋岛民，在20世纪还流行着分享过世亲属尸体的习俗——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后代体内延续。

另一种方式，相对没有那么惊人，靠的就是食用稻米来补充灵魂。天皇“尝新祭”的本意，就是用稻米中蕴含的“稻魂”来充实自己的灵魂，所以这个仪式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而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灵魂并不位于脑袋或者心脏，而是在肚子里。在古史《日本书纪》中有一个关于食物起源的传说，保食神被杀死的时候，“各种食物从尸体内涌现出来，腹出米，眼出黍，肛门出麦豆”。稻米起源的位置恰好就位于腹部——灵魂和胎儿的居所。

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在日本古代文化中，稻米之魂补充人体之魂的交换区正好就是具有消化功能的肠胃。“灵魂被认为居住在腹部，因此，著名的男性自杀文化，就是男人剖开腹部以释放他的灵魂。”怪不得，日本武士自尽时，以切腹最为庄严，其实背后有这样一种信仰体系。切腹之后，从生理上讲，是因为失血过多及外部感染而亡；从心理上讲，则是灵魂流失，离开身体散逸而去。

这样来看，这本书的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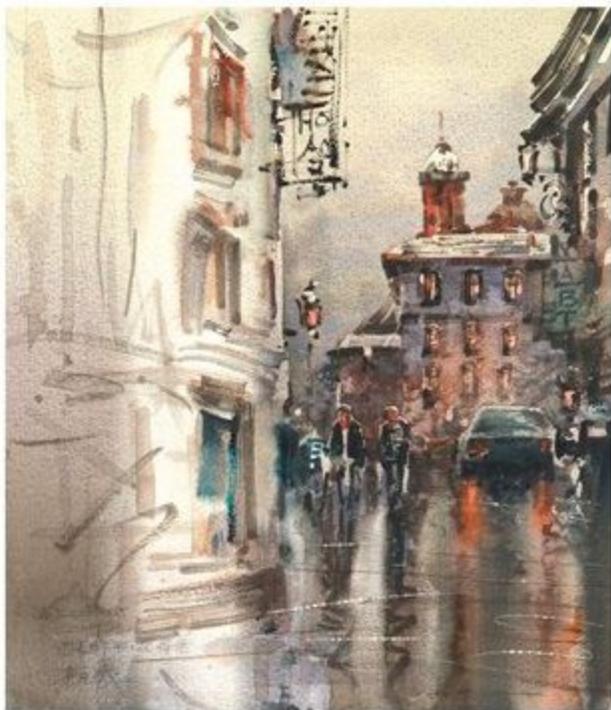
莎翁故居的庭院里，常年有一批年轻的演员，他们穿着中世纪的长袍，在固定的时间上演莎翁作品中的经典片段。有时会有小学生团队加入，甚至邀请游客参与。表演放松极了，哪怕是悲切的腔调也会让人忍不住发笑。

位于马雅可夫斯基广场附近的布尔加科夫故居另出妙招。布尔加科夫故居在市中心，相当小，真人演戏是不可能的。但在楼梯拐角，在书房，在走廊，很触目地架设了几部黑色的老式拨号电话机，话机上方的

说明文字下面有一串数字，每个数字皆对应一个布尔加科夫剧作里的人物，可能是管家、女仆，或是莫里哀。游客拿起话机，拨出相应的数字，听筒里就传来绘声绘色的表演……我看到有俄国游客靠在那里，眯着眼睛边听边笑。

契诃夫庄园里有一个不大的湖，湖的一半留有野趣，听任一条旧船搁浅于枯枝上，可另一半又是木板，又是空中长绳，又是慢布。我们快要离开时，发现有人在岸边布置活动座椅。呀，原来这是一个湖中舞台，看那自半空降下的慢

就能说得圆满了——作为自我的稻米——稻米中的“稻魂”构成了人的灵魂，那么稻米就不同于其他的食物，稻米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神圣，主要因为它是组成人“自我”的一部分。



走进那些作家的故居

●鲁敏

布，当是《海鸥》的背景嘛！黄昏临近，光色半晦半明，简陋也成了一种趣味。

契诃夫故居还有一个更戏谑的保留节目：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会举办腊肠犬竞技大赛。典故自然是出于契诃夫生前最心爱的两只腊肠犬。契诃夫因为一直行医，故用两个药名分别命名了它们，不久觉得这样不够尊重，又替两只狗加上了正式的教名，这的确挺符合契诃夫的风格！我们去的那天，正逢腊肠犬比赛的日子，满园都是小板凳般肥墩墩的小黑家伙，它们不大

所以，延伸到现代日本社会来看稻米，来看日本人观念中对西餐或而食的态度，就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日本人倒不是仅仅觉得西餐纯粹是外来事物、舶来品，口感不佳，不适合日本人的口味，而是非常本

叫，只是沉默地四处嗅闻，好像在寻找神秘的启示。

比赛在契诃夫半身铜像后的大草地上举行，评委与狗，都来自不同国家，绝对是一等一的国际化赛事。契诃夫庄园里没有樱桃，但有许多苹果树，苹果自生自落。

事实上，故居通常都只是作家们的出生地或某个时期的居住地，其墓地往往在别处。托尔斯泰就葬于他的出生地。他死于无名车站之

后，人们把他接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并如他的遗嘱所要求的：要像埋葬叫花子那样用最便宜的

棺材为我做一个最便宜的坟墓。他的墓地在林子深处，没有任何标记，哪怕一个木制的小十字架也没有，只有微微隆出地面的棺形墓，掩于随意生长的青草中，人们一不小心就会错过。我们也是发现错过了，重新回头才找到的。站定之后，我们，还有另一群游客，一下子都静默了。

茨威格写过，这是“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没有见过比这更动人的墓了。

（依依摘自《北京晚报》，董克诚图）

质地认为，西餐里很少有米。没有米，就没有“稻魂”，没有“稻魂”，就无法给“自我”提供补充灵魂的力量。这种观念很有意思。

（雨声摘自《南都周刊》2015年第21期，黎青图）

木心，本名孙璞，号牧心，笔名木心，他出生于浙江乌镇东栅财神湾。孙家是当地望族。

1937年年末，乌镇沦陷，当时木心10岁。“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

木心和茅盾（沈雁冰）是远亲，孙家花园和茅盾故居在一条街道的两端。茅盾到上海做事，在乌镇留下一屋子欧美文学经典。年少的木心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阅读。

书读多了，他便尝试着创作。起初是模仿古人的风格，“神闲气定，俨然居高不下”，家人看了他的诗，商讨：“弟弟年纪这样轻，写得这样素净，不知好不好？”木心写道：“我知道他们的忧虑。大抵富家子弟行文素净是不祥之兆，会出家做和尚的。”

他与一个女孩子通信，鸿雁传书三年多，彼此有爱慕之意。三年柏拉图之恋，一见面，一塌糊涂。两人勉强地吃了饭，散了步，“勉强有个月亮照着”，后来就不再来往。

19岁时，他借口养病，独自上莫干山，雇人挑了两大箱书，其中有他钟爱的福楼拜和尼采的书。他一个人住在家族废弃的大房子里专心读书、写文章。白昼一窗天光，入夜燃矿烛一支。渴了，冲杯克宁

奶粉；饿了，有个乡下姑娘定时送饭。

冬天的莫干山，山风刺骨，景致荒凉。少年木心的手背起了冻疮，披一床被子，埋头写作不止。一边写，一边思念一个叫“竹秀”的姑娘，日记里写满“竹秀”。从夏初一直写到第二年的雪化时，交出三大篇论文——《哈姆莱特泛论》《伊卡洛斯诠释》《奥菲司精义》，不为发表，不求成名。

在黑暗中 大雪纷飞

◎路明



锦衣玉食的生活并不能让这个少年满足，尤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安逸仿佛是罪恶。

1947年，一腔热血的木心参与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他走上街头，演讲，发传单。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的曲子。

1948年，木心短暂投奔新四军，绘制马、恩、列、毛

的巨幅画像。后因此事被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木心避走台湾，直到1949年才返回大陆。不久，他在解放军部队中做宣传工作，因自小患肺结核，他一边咯血，一边扭秧歌、打腰鼓。

“文革”中，他先是在本单位被监督劳动，扫地、扫厕所。他的家被抄查三次，挖地三尺，数箱画作、藏书、20辑手抄精装本全部被抄走。后来木心被某群众组织囚禁18个月，折断三根手指。某夜，他趁看守不备，从木栅栏里钻出。逃出后他四顾茫然，发现竟没有可以去的地方，只得从刚钻出的木栅栏里又钻回去。

他在白色的纸上画出黑色的琴键，夜夜在这无声的键盘上弹奏莫扎特和肖邦的曲子。他说：“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他在烟纸背后写，在写交代材料的纸上写，夜里没有灯，就盲写。他前后写下65万字，层层叠叠的蝇头小楷几乎无法辨认，他将这些文字藏在破棉絮里带出来。这65万字里，没有声嘶力竭，没有血泪控诉，有的只是他对美学和哲学的思考，以及断续写下的诗。

他曾绝望投海，被追兵捞起后投进监狱。他自杀过一次，后来想通了。是艺术让他熬过最艰难的岁月。他说，文学是他的信仰，这信仰保佑他度过劫难，“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三

1982年，木心旅居美国。在纽约牙买加区的一幢小公寓里，他以绝笔的心情日日写作。“燃烧，独对雕像，夜夜文艺复兴。”他写出大量的论文、随笔、小说和诗歌。

20世纪80年代末，他为一群旅美的中国艺术家讲“世界文学史”，从而开始了一场长达五年的“文学远征”。从1989年1月15日开课，到1994年1月9日最后一讲。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一节课每人收费20美元（夫妇算一人）。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年轻的艺术家家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风雪夜，听我说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

这是这个孤傲了一辈子的人飘零海外时，偶尔念及的温暖记忆。自然有人非议，有人冷嘲。他笑嘻嘻地要学生替他作证：木心不是妖怪，是个健康的普通老头子。他与旅美的艺术家圈子保持距离，冷眼旁观。

后来，陈丹青整理了那五年的五册听课笔记，共85讲，逾40万字。这不是一本纯粹的文学史，而是木心的个人文学记忆，是木心之所以为木心的渊源。这是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也是文学的福音书。

四

乔伊斯说：“流亡是我的美学。”木心自称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

2006年，在孙家花园的废墟上新建起一座二层小楼，周围香樟、榆树丛生，名曰“晚晴小筑”，那是木心晚年的隐居之所。此时他在乌镇已无



木 心（郑 阳摄）

一个亲人，他是这古老大家族的末代苗裔。

贝聿铭的弟子去乌镇，与木心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言：“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少年时的富家子弟，青年时的热血男儿，壮年时饱经磨难，中年时颠沛流离。“我爱兵法，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人生，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活下来。”一辈子不合时宜，一辈子干净、清醒。

2011年12月21日3时，乌镇。那个在大雪纷飞的黑暗中行走的人，归去了。

他1949年后决意退出文艺圈，去搞工艺美术，“不太积极，也不太落后，尽量随大流，保全自己”。他清高，“我书固劣劣，不愿做人枕边书”。他狡黠，当年住建国西路步高里的亭子间，房东家女儿有意于他，于是他的书桌上永远摊着一封某女士写给他的情书，几日一换。他自负且刻薄，自称是绝交的熟练工，为一本叶芝的诗集，与多年挚友李梦熊绝交。至于他的学识，《文学回忆录》中有不少牵强和偏见之处，还有些常识性错误。他的一生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结尾，托尔斯泰80多岁离家出走，他则以同样的高龄回到故乡。总之，他不像个英雄了，然而他珍惜自己的才华，“我养我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浪费在生活、人际关系上”。他在黑暗中保全自己，“以不死殉道”。在任何严酷的岁月和生命极度卑微的时刻，他努力维持人格的独立尊严。他无意做英雄，只是不肯背叛自己：“即使吃了很多苦头，最终却可以笑着。”

（水云间摘自《文学报》2015年1月8日，本刊有删节）



不露脸的自拍

◎ [美] Arno Raffael Minkkinen

摄影师 Arno Raffael Minkkinen 现居美国，在四十年间一直致力于用超现实的手法进行“自画像”创作。他将自己的裸体融入风景之中，让肢体变为周围风景的一个元素。照片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甚至会在寒冬腊月躺在雪地中。Minkkinen 非常自豪地说：“我的作品有一些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现实条件中能检测出人体的极限在哪或者你是否愿意冒险。”他在个人主页中写道：“我在 Photoshop 发明前很久就开始了这个项目。你在画面中看到的一切就是我相机取景器中出现的。”





不发朋友圈的人 都在做什么

●王瑞珂



当有一些人在朋友圈活跃非凡时，也有一部分人，慢慢地淡出朋友圈，退隐江湖。

1

表妹是一名大二学生，是名副其实的自拍控、点赞党，在微信朋友圈异常活跃。

她在任何地方都能随时开启自拍模式，譬如，清晨睡眠朦胧时，在食堂吃早饭时，在教室上课觉得无聊时，和宿舍小妹妹一起逛街时，甚至在厕所蹲大号时，都会咔咔连拍数张，然后一键美颜，发朋友圈。

打开她的朋友圈，清一色的九宫格自拍，大眼小脸应犹在，只是背景改！我取笑她：“如果说自拍是一种病，那么你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表妹睁着无辜的大眼睛说：“我们宿舍那些女生都爱自拍，拍完后大家一起发朋友圈，互相点赞评论，其乐融融。如果我不自拍、不发朋友

圈，显得多不合群，和她们也没有共同话题啊！再说了，现在趁着年轻，就应该多留下一些青春的记忆，等到老了，翻出来慢慢回味。”

最近我惊奇地发现，表妹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更新朋友圈和微博了。莫非出什么事了？当我满心急切地询问她时，表妹却一脸淡定地说：“只是突然觉得每天自拍、刷屏挺没意思的。”

“那你现在不刷朋友圈了，业余时间都干吗？”我十分好奇地问。

表妹十分认真地说：“泡在图书馆里看书。”

没等我问出口，表妹就自言自语道：“看了那些书后才知道自己以前多么肤浅，多么幼稚。”

“前段时间，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新锐励志作家到我们学校办讲座。他再三告诫我们：大学期间一定要尽可能地多看

书，课余时间没事就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等毕业以后，你会发现，你读过的书一定会帮到你，终有一天你会感谢自己看过的那些书……”

表妹的转变着实让我欣喜不已，情不自禁想给她点一百个赞！

2

不久前，一个经常在朋友圈晒幸福的女性朋友，突然淡出了朋友圈。

出于关心，我问候她，她发了一个害羞的表情：“嗨！以前我俩分居两地，一个月才能见一面，平时只能视频聊天、打电话、发微信，以解相思之苦。每到夜深人静时，孤单感袭来，思念之情难以释怀，情不自禁地翻出两人的合影，脑海中浮现出在一起时的温馨画面。想着对方可能已经睡下，所以只好把心情写在朋友圈里，隔空喊出相思之苦。



没想到在你们眼里竟然是秀恩爱了。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是怎样一种煎熬和痛苦。”

“那现在呢？”我笑着问。

朋友一脸幸福地说：“现在我们结束异地生活，在一起了。每天一起上下班，一起买菜做饭，周末逛街、看电影，忙得不亦乐乎，哪有时间刷朋友圈、秀恩爱、晒幸福啊！”

3

我的一个闺蜜生完孩子后，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孩子睡觉的侧面照后就销声匿迹了。

我打趣她：“有的人生完孩子后，也不在朋友圈晒晒，知道的说你低调，不知道的还以为孩子一出生就送人了呢！”

闺蜜叫苦不迭：“哎呀，你是不知道，我生完孩子后三个月就上班了。公司离家远，我每天不到五点就起床，到了公司忙得像陀螺一样，下了班还得马不停蹄往家赶，哄孩子睡着后都十点多了，累得恨不得倒头就睡，哪有时间晒娃啊！”

“每次给孩子拍照，一拍就是几十张，发朋友圈要反复挑选出九张，还得修图美颜，发完后还要不停地回复评论。天啊！有那个时间还不如陪孩子玩一会儿或者睡一觉呢！”

4

一个经常在朋友圈“加班”到深夜的异性朋友最近也淡出了朋友圈。

莫非离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老东家，另谋出路了？

和他谈及此事时，朋友一

脸深沉地说，以前总觉得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尽量给孩子优越的经济条件，于是他拼命努力工作。即使晚上下班回家、周末休息，也抱着手机不放。

直到有一天，两岁半的儿子拉着他的手，可怜兮兮地央求他：“爸爸，别玩手机了，陪我玩一会儿好不好？”

那一刻，朋友被儿子满脸的渴望触动了，他突然想起朋友圈疯传的热文《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是啊！对孩子来说，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于是朋友工作之余，淡出朋友圈，尽可能地陪伴孩子。

5

一个经常在朋友圈分享“深度好文”的忘年之交，最近也不再以鸡汤文刷屏了。

我在微信上问他：“最近忙啥呢？怎么不见你发朋友圈了？”

朋友没有说话，静静地甩给我一条链接，打开一看，是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孤独的老人拿着一部很旧的手机，走进一家维修店里去维修。店员看了看手机，告诉老人，他的手机并没有坏。老人听后，目光显得呆滞，突然哭了起来，说：“手机没坏，那为什么我总接不到孩子们给我打的电话？”慢慢地，老人伤心地拿着手机走出了维修店……

然后朋友问我：“你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

我在脑海里努力搜索了一下，上一次给爸妈打电话还是上个月。

朋友伤感地说：“你知道吗，当我们抱着手机刷朋友圈时，我们父母可能也在抱着手机，满心期待地等着我们的电话。

“我为人父，亦为人子。看到刚刚发给你的文章，我才蓦然想起，儿子已经一个月没给我打电话了。当我把那个链接发给儿子，准备好好教育他一顿时，他竟然问我：‘你有多久没给爷爷奶奶打电话了？’

“是啊！我也有一个多月没给父母打电话了。我每天拿着手机不停地刷微信，等到想要给他们打电话时，却发现已经将近夜里十二点，心想他们已经睡下，还是不打扰了。

“被儿子质问后，我抽出时间回了趟老家看父母，在家还是忍不住拿出手机刷微信。这时，70多岁的老母亲颤颤巍巍拿出自己的手机，说：‘要不你也教我俩用微信吧！以后就省得打电话了。’我看着母亲用了多年的老款诺基亚手机，瞬间泪奔。暗自发誓，以后少刷微信，多陪父母聊聊天。”

6

最近我联系了那些淡出朋友圈的朋友，发现他们都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接下来我也要淡出朋友圈，带着孩子到山上走走，到海边玩玩，到花园看花，到果园摘果，去看看朋友，逛逛书店，晒晒棉被，也晒晒自己。

（张建中摘自十点读书微信公众号，喻 梁图）



“自我羊群效应”与星巴克咖啡

◎ [美] 丹·艾瑞里 ◎ 赵德亮 夏蓓洁 译

走过一家餐馆，你看到有两个人在那里排队等候。“这家餐馆一定不错，”你想，“人们在排队呢。”于是你也在后面排上了。又过来一个人，他看到三个人在排队，就想，这家餐馆一定很棒，于是也加入队列中。又来了一些人，他们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行为叫作“羊群效应”——基于其他人的行为来推断某事物的好坏，来决定我们是否仿效。

但还有另一种羊群效应，我们把它称为“自我羊群效应”。这发生在我们基于自己先前的行为而推想某事物好或不好。

回想一下你第一次进星巴克咖啡店的情景，那可能是多年前的事了。那天下午你出去办事，觉得困倦，想喝点东西提提神。你透过星巴克的窗子朝里看了一眼，走了进去。咖啡的价格吓了你一跳——几年来你一直喝的是邓肯甜甜圈店的煮咖啡。不过既然来了，你就感到好奇：这种价格的咖啡到底是什么味道？于是你做出让自己也吃惊的举动：点了一小杯，享受它的味道，慢慢体会它带给你的感受，然后信步走了出来。

下一周你又经过星巴克，你会再进去吗？理想的决定过程应该考虑到咖啡的质量（星巴克对比邓肯甜甜圈店），两处的价格，当然还有走几个街

区到邓肯甜甜圈店的成本。也许这种计算过于复杂，于是你采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我已经去过星巴克，我喜欢那里的咖啡，也挺开心，所以到那里去一定是对的。”于是你又走进去了点了一小杯咖啡。

几天以后，你再走进星巴克，这一次，你清楚地记得你前面的决定，又照此去做了。一周一周过去，你一次又一次

进星巴克，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感觉到，你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喜欢，于是到星巴克喝咖啡成了你的习惯。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既然你已经习惯了花一点钱喝咖啡，你无意中抬高了自己的消费水平，那么其他的变化就简单了。或许你会将2美元20美分的小杯换成3美元50美分的中杯，再到4美元15美分的大杯。即使你根本弄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进入这一消费等级的，多付点钱换大杯似乎也符合逻辑。

如果停下来把这件事仔细想想，你可能搞不清楚到底是应该把钱花在星巴克的咖啡上，还是应该到邓肯甜甜圈店去喝便宜点的咖啡，甚至在办公室喝免费的。但你已经不再考虑它们之间的对比关系了。你之前已经多次这样决定过了，此时你自然而然地认为去星巴克花钱正合你意。你已经加入了“自我羊群”——你在星巴克排队，排到自己以前的经验之后了。

但是，这个故事里还有某种奇怪的东西。如果说“锚”是基于我们的最初决定，那到底星巴克是怎样成为你最初决定的呢？换言之，如果我们从前被锚定在邓肯甜甜圈店，那么我们是如何把锚转移到星巴克的呢？真正有意思的也就在这里。

霍华德·舒尔茨创建星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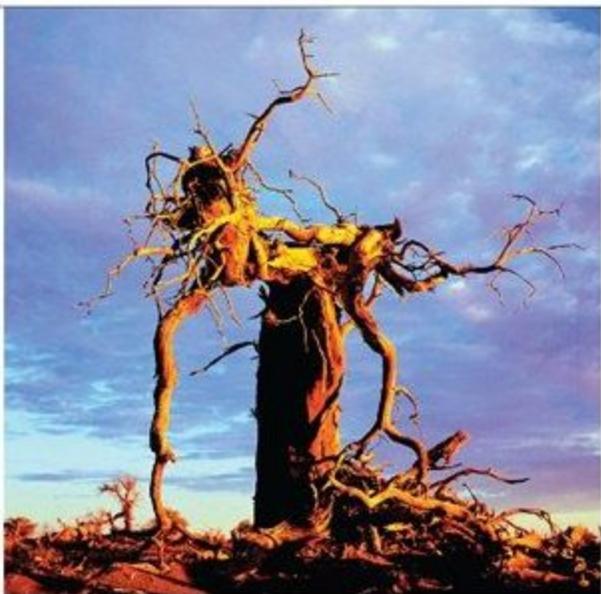
在人们的印象里，沙漠往往是风沙漫天、荒原漫漫、不见草木的生命绝境。

可是在我国西部沙漠边缘，人们却能看到这样的奇景：一种高大乔木常常聚集成林，每到秋天，树上树下的金色叶子连成一片，金光闪闪，把沙漠变成一个梦幻般的金色童话世界。这就是胡杨，维吾尔族人叫它托克拉克，意为“最美丽的树”。在沙漠的严酷环境中，胡杨作为唯一的成林树种，就像守护神一样守卫着沙漠外的绿洲，用它们不屈不挠的身躯阻挡着风沙对绿洲的侵袭，用它们永生永世的孤寂注满了戈壁滩的宏阔与画意。所以人们又热情地赞美它是沙漠的英雄树。

因为常年干旱，降水少，蒸发量大，长期的盐分累积使沙漠成为盐碱地。那么多种类的乔木，为什么只有胡杨能在这种地



下水中盐离子浓度类似海洋的沙漠中



沙漠英雄树的今生前世

◎刘健全

生存下来呢？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胡杨体内有十类与盐离子搬运相关的基因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基因在胡杨体内或者增加了数量，就像搬运东西增加了人数一样，或者提高了表达量，还有的发生了快速的突变，就像人长大增加了力量一样。它们共同作用，使搬运盐离子的转运蛋白能够快速将细胞中多余的钠离子抽出，同时将细胞需要的钾离子从细

胞外搬到细胞内，通过调节自身细胞的盐离子浓度来增强吸水能力、保证自己细胞的水分平衡。

科学家还发现胡杨体内一些负责细胞壁形成的基因也发生了变化，使细胞壁的厚度增加，提高了木质素含量，以抵抗风沙的摧残。所以胡杨的木质更硬、更加耐腐。民间传说胡杨有三个“千年”：活着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科学研究似乎为这些传说给出了一定的注解。

胡杨一生静观世上风云变幻，日落日出，比其他树活得更长，那么胡杨这个物种也很古老吗？早期人们以为，沙漠地区的树木应是古地中海退却后留下的孑遗植物，起源都很早。但是，科学家最近发现，胡杨起源不会早于200万年前，与一些起源动辄千万年前的树种相比，胡杨还是非常年轻的。“古老而又年轻”，是英雄树胡杨独有的特点。

（全景视觉供图）

克时，是个与萨尔瓦多·阿萨尔有同样直觉的生意人。他尽一切努力独树一帜，使星巴克与其他咖啡店不同——不是从价格上，而是从品位上。

星巴克咖啡店早期的店铺里散发着烤咖啡豆的香味（咖啡豆的质量要优于邓肯甜甜圈店的）。他们还销售别致的法式咖啡压榨机。橱窗里摆放着

各式诱人的点心——杏仁牛角面包、意大利式饼干、红桑子蛋奶酥皮糕等等。邓肯甜甜圈店有小、中、大杯咖啡，星巴克提供小、中、大和特大杯，还有各种名称高贵华丽的饮料，如美式咖啡、密斯朵咖啡、焦糖玛奇朵、星冰乐等等。换言之，星巴克不遗余力打造这一切，来营造一种与众

不同的体验——这种不同是如此之大，甚至让我们不再用邓肯甜甜圈店的价格作为锚来定位，与此相反，我们会敞开思想，接受星巴克为我们准备的新锚。星巴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就在这里。

（若林摘自中信出版社《怪诞行为学》一书，小黑孩图）



留下来的东西

◎

〔日〕

赤木明登

◎ 蕾

克译



日渐消失的事物有种特别的美感。就如同夕阳，似乎下一秒就会消失不见，所以那种美更显触目，非同寻常。

爱惜即将消失的事物，将其珍藏保存，有人在这么做。

关氏夫妇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他们无数次返回韩国走访父辈的故乡。在韩国乡间路上行走时，他们留意到，不知从何时起，大量瓮器开始出现在二手旧物店门前。门口堆放不下，一直摆到大路边。曾经的矮墙小院，两三开间的平房，院角必然摆放着五六个瓮，这些最普通的日常风景，已经消失不见。现代化、都市化、小家庭化也已席卷韩国乡下。随着生活方式的巨变，过去每个大家族院落中都有的泡菜坛、放谷物和酱类的大瓮，都成了无用的累赘。小家庭开始入住不带院落的现代高层公寓，过去用来腌制泡菜的瓮器，现在也被泡菜冰箱等电器产品和塑料容器取代。

如果现在不留住它们，它

们就会永远消失，无法再现。关氏夫妇四处奔走，发现瓮器便买下收集起来，用集装箱运回日本，十几年下来，他们收集的瓮器数量已经超过两千个。我想知道关氏夫妇在努力挽留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日本使用瓮器，让瓮器融入日常生活，更强烈地体会到自己是韩国人，由此感觉自己似乎在被一种亲切的东西包围守护着。”

我由衷觉得，由人手做成、经人手使用的日常器物上带着记忆：制作瓮器时手艺人的手指动作，时而细腻时而粗犷的分寸拿捏，手艺人全心投入的忘我一刻，施展在细节上的技巧和匠心，身心的凝聚，肉体的劳苦，造物时的欢喜，生活的艰辛；在渐渐成形的瓮器边上玩耍的小孩子们的欢笑声，摆满待烧瓮器的大窑内的高温烈焰，水流声，飞过的鸟，微风吹过带来的温柔轻抚；争吵，怒吼，笑语喧哗；泥土的腥气与温度；扛起巨大瓮器的背夫身上的汗水与头顶的

烈日；之后如何经过商谈与买卖，最终安稳地落定在一户人家的院落里，与主人一起度过的日常时间；日复一日，一族里长辈与小辈女人们伸进瓮里的纤白手臂，向瓮里窥看的眼神，映照进瓮里的无数表情。

“从瓮器里往外取泡菜时，有时心情特别好，有时正难过掉眼泪，这些欢乐与悲伤，瓮器好像都一一收容下了，因此每一个坛罐都让我觉得亲切无比。”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政治与经济如何改变，有些东西始终不会变。或者说，有些东西不能变，不能丢弃，不能任它们消逝而无动于衷，我想这些东西就是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里，辛勤打理着过日子的那份耐心。现代家用电器和石油化学制品确实方便快捷，但如果抛弃瓮器，就仿佛丢失了这份耐心，丢失了一种值得珍重的东西。

（刘晓宁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造物有灵且美》一书，刘志刚图）



南瓜园里，南瓜的小苗刚刚露头时，萤火虫就拿它当鲜嫩的点心来啃食，几只萤火虫就能把它啃得麻麻点点，让可怜的南瓜苗断了生机。

农场的老周为我们示范怎样为柔弱的小苗驱赶萤火虫：他从镇上学校食堂里搜罗来成筐的鸡蛋壳，用火钳夹着，逐一在火苗上燎烤，直到鸡蛋壳发出微微的焦气。然后，再搜罗一些竹篾，钳断筷子做成小棍，在南瓜苗的近旁用小棍支起烧焦了的鸡蛋壳，如同撑起一顶顶迷你的华盖。

萤火虫惧怕焦蛋壳的气味，有了这个防护措施，它们就避而远之了。等南瓜苗长大，展现出日新月异的牵藤，叶子转眼间比巴掌还要大，农人们就不管萤火虫来不来吃了。喷杀虫药的办法是他们绝对不喜欢的。夏日的菜园，怎能没有萤火虫飞舞？在农场里，萤火虫绝对不算对农作物危害最大的害虫，根本不需要用农药来喷杀。

南瓜花开了，农场小孩的夏日游戏，就是蹑手蹑脚走近南瓜花（一般是雄花），右手将花瓣口猛地拢紧，左手掐下花柄，数只萤火虫就由此“入瓮”了。回家后用瓶子把萤火虫装起来，就成了蚊帐里的一盏小灯——亮莹莹的幻想之灯。这种捉虫法，就像跟萤火虫做游戏。被孩子折下来的南瓜花，虽然已经被萤火虫啃出小洞，也会被裹上面糊油炸了当茶点，不会浪费。

相比之下，喷药是最没有长远眼光的做法。吃了被药放



大自然的迷局

●明前茶

翻的虫子，鸟雀也会中毒的。鸟雀遭毒杀，大自然原本不动声色勾连着的生物链被粗暴地扯断，第二年的虫害会变本加厉。

但鸟雀也是要防的。以梨园为例，如果不防鸟，梨子长到乒乓球大小，就会被鸟儿东一口、西一口啄出很多洞。梨子还在幼年时期，就毁了。因此，梨子结出来没多久就要被套上小袋子，隔一段时间还要换大袋。这是相当考验人眼、心、手能否合一的体力活：每人肚子上系一个褡裢式的围兜，纸袋就放在围兜里，左手拿出一小沓纸袋，右手飞快地抽、捻、套，用订书机咔嚓一下封口。专注的熟手，扛着沉重的铁梯爬上爬下，一天能套十多棵树，数千只梨子。可有一件事相当奇怪：就算藏在枝条缝隙里的梨子，他们套起来也没有一个漏网的，但偏偏漏过了向阳面的几只梨。

梨园老板说：“那是给鸟留着的。梨不留，鸟不来，梨园里的害虫就会泛滥成灾。”

套了袋子也不解决问题？是的，因为梨子需要呼吸，袋口不能封得太死，食心虫完全有缝隙钻进去。这样，套了袋还需再除虫。而除虫就要去袋喷药，那可耗费人工。

于是，最好的办法还是留下向阳处最醒目、最甜美的果实，邀请吃虫的鸟儿来驻留。鸟雀的啄食，肯定也除不尽所有的害虫，但有什么关系？有虫眼的梨子收下来，就不卖了，秋天他们会自己熬一些秋梨膏来吃。

农人讲不出“和谐共生”之类的大道理，他们只知道梨子、鸟雀、害虫之间的微妙牵制是大自然布下的迷局，他们宽容地笑着说：“要留有余地，因为大家都要活下去。”

（刘 振摘自《扬子晚报》2015年11月9日，王 青图）

只要在场的人中有一位还没有听过那个故事，母亲就会再讲一遍。家里有客人或家庭聚会时总是这样。

“我很乐意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一支蜡烛的故事。”她总是这样说，希望大家安静下来好让她开始讲。

故事发生在她和我父亲婚后第二年的夏天，他们去科西嘉岛度假。一个熟人借给他们一所海边的房子。在那里的第一天清晨，阴云密布，狂风呼啸，从卧室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地中海少见的回头浪正冲刷着砾石滩。母亲不但没有泄气，反而一路小跑，蹦蹦跳跳地跃进海中游泳。父亲则拿着一本书躺进岸边的一个吊床里。

她迎着海浪嬉戏。浪头退回时，会把她脚下的沙砾掏空，让她的脚陷入沙中，直没到脚踝。沙砾呜呜响着攀上她的腿，在她的下背部不停地轻轻弹动，好似那里藏着一个共振箱。她享受着海浪的冲击，直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大浪扑来，让她失去平衡，摔倒在水中。浮出水而后，她发现一侧肩膀和一个膝盖在沙砾上擦伤了，火辣辣地痛。但让她慌张的事并不是这个。她用舌尖探了探牙齿，发现齿间有一个洞。

她的一颗上门齿戴了牙套。那是因为在她15岁时，有一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颗牙齿几乎从根部断了。海浪把那个牙套打掉了。

她一路诅咒着自己的坏运气，回到岸边，给了我父亲一个滑稽的微笑。那个小黑洞令人无法视而不见。他在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先欣赏了一会儿她丑丑的新外貌。他一直不知道她戴着牙套。

他们在科西嘉岛人生地不熟，没人能给他们推荐一个不错的牙医。母亲也不信任岛上的专家，她宁愿等到回家。但是微笑时露出的那个一点也不迷人的黑洞令她感到很不舒服。她突然失去了对假期的憧憬。父亲试着安慰她，说会有办法的，肯定会有办法的。

那所房子里有一支硕大的蜡烛，很像圣周六复活蜡烛。它占据着客厅的一角，被安放在一个铁质底座上，颜色像新鲜象牙。

第二天清晨，父亲很早就起床了，剩下母亲一人睡在床上。他去了客厅，用小刀从蜡烛上切下来一块榛子大小的蜡，然后坐到一张灯光明亮的桌子旁，仅凭双手和那把小刀，开始制作一颗牙齿的模型。第一次尝试，他不满意，于是继续努力。当觉得那块蜡不能再用了，他就再切一块。母亲起床时，父亲已经做好了一颗还算可以接受的牙齿。

“张开嘴。”他对她说，并把那颗假牙举到牙洞前比大小。

“你打算把这个安到我嘴里？”

“暂时也许能用。”父亲一边回答，一边专心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

当认为完成了，他就把那

爱的证明

◎〔西班牙〕霍恩·毕尔巴鄂

◎刘 洁译





颗牙齿包在一张餐巾里，放进冰箱里让它变硬。吃完早餐，母亲怀疑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嘴巴大张着，他开始安装那颗牙齿。牙齿底部有一个小洞，好嵌入原来的门牙剩下的那一部分，两侧的形状也和旁边的牙齿契合。

父亲后退一步，仔细看结果。蜡的颜色和真牙齿几乎没有区别。

“你照照镜子。”

她从正面欣赏了一下，又左右转头看了看。

“还不错。”她承认。

“你别摸它。”父亲说，“活动吗？”

她摇摇头，继续欣赏。

父亲又从蜡烛上切下来三块蜡。

“这坚持不了一整天，”他说，“会软的。当然你也不能用它吃饭，你还需要几个替换的。”

现在他有了一个模子，干起来就快了。他又做出来三颗牙齿，在冰箱里冷冻后，装进一个药盒递给她。

“那么现在，咱们可以去散步吗？”

母亲重拾微笑，开心地同意了。然后她亲吻了父亲，感觉到嘴唇里面蜡的清凉触感。

我看过他们在那个假期的照片，还用放大镜仔细研究过。照片里，母亲总是微笑着，什么也看不出来。“用蜡做的那些牙齿拯救了那个夏天。”她总是这样肯定地说。

每天清晨，父亲总是天一亮就跳下床，弯着腰专心致志地雕刻着蜡块，眼镜都滑到了

鼻尖上。他尝试用不同的工具，争取把牙齿做得越来越好，但总是遗憾细节处理得不够满意。然后母亲在打开冰箱取早餐牛奶时，总是能看到四颗假牙躺在一张洁白无瑕的棉质餐巾上，仿佛圣物似的。

到了该回家时，母亲想把剩下的蜡烛带走。她说谁也不会需要这支蜡烛了，但是这对她却有很重要的意义。

父亲说不至于如此，他看不出带走这支蜡烛有什么意义。母亲很恼火，就没再费神去说服他，直接用石蜡纸和几条毛巾把那支蜡烛包起来塞进了手提箱。

回到家后，她把蜡烛安置在餐厅的一角，然后去找牙医安了新牙套。

故事通常在这里结束。接下来，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总是对父亲大加赞扬。他们夸赞他在那个假期中的表现，大家一致认为那毋庸置疑是爱的证明。母亲也这样默认。然后大家继续聊天，母亲则开始出神，陷入对已故丈夫的追忆中。

角落里那支坑坑洼洼的蜡烛引起客人的好奇心是很正常的。母亲正是因此才开始讲那个关于蜡质牙齿和父亲的细致体贴的故事，然而父亲生前对此却只是保持沉默或轻描淡写。

但无论是客人还是多数家人都不知道，父亲其实很不喜欢这个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的坚持和听众的溢美之词让父亲越来越烦恼。有一天他实在无法忍受下去，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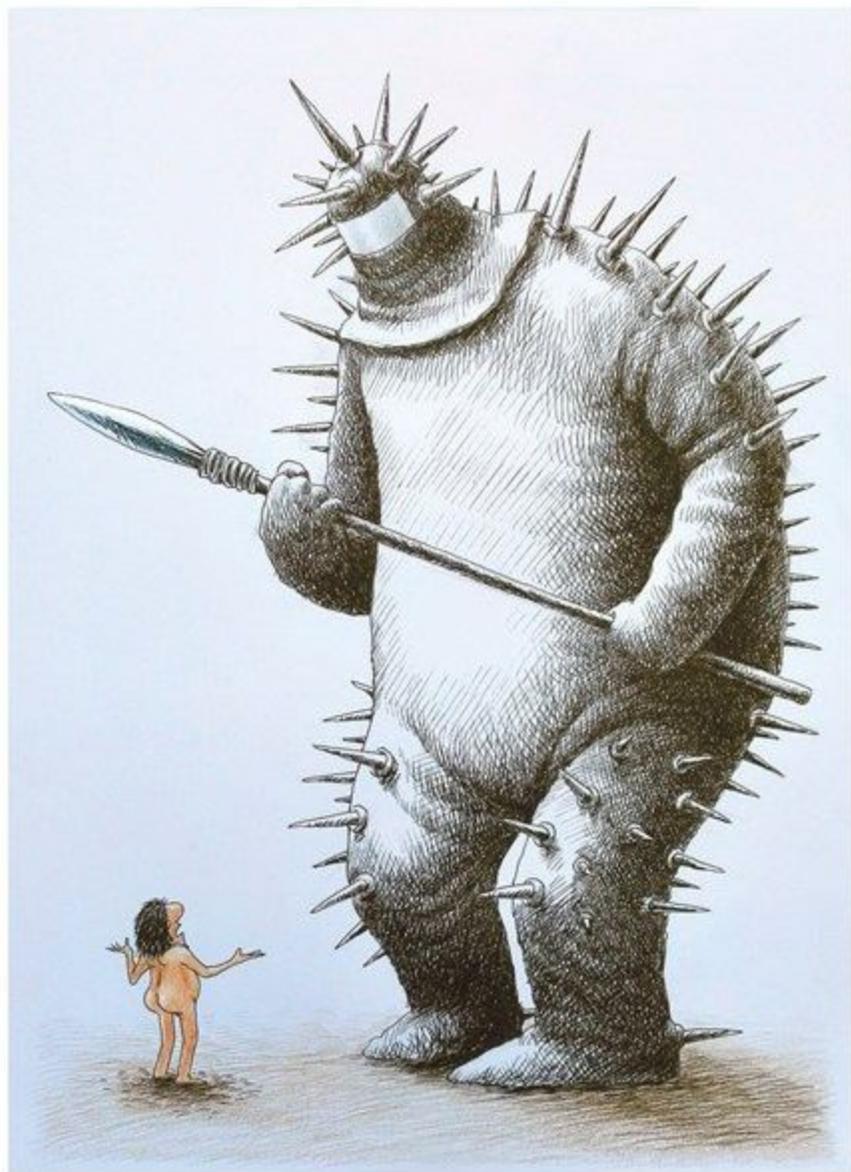
母亲不要再讲那个故事了。他们争吵起来，音调越来越高，当父亲喊出“那蜡烛什么象征也不是”时，争吵达到了高潮。“什么也不是！”他又说了一遍，“只不过是假期里的一个消遣方式而已！”他说，做第一颗假牙的确是为了帮助母亲，但是后来他每天早晨继续做，无非是因为他很享受做得越来越好这个过程。仅此而已。

母亲目瞪口呆地看了他一眼，含着眼泪把蜡烛收到了箱底。

从那时起，他们的争吵越来越频繁。

父亲离开我们后，母亲又恢复了讲这个故事的习惯，不仅如此，她开始修改这个故事，添加了更多细节和形象，把故事变得更长。正是在那时候，她加入了沙砾的呜呜声，下背部的共振箱，还有对父亲加工牙齿时的细致描述。这情景她并没有亲眼看见，因为清晨那个时间她总是在睡觉。她还添加了很多其他内容。她说，“假期结束时，那支蜡烛看起来像是被海狸啃过”，还说她“牙齿间的空洞像是一个枪眼，笑容像是故事中的巫婆”。细节和修饰，真实和虚构，假如父亲在的话，肯定会为此大为光火的。而她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目光盯着虚空之处，显然很享受。她享受着这个选择内容、修饰润色的过程，把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精彩。

（又 取摘自《译林》2015年第6期，李晓林图）



没有军队的国家

◎温莎

小到不需要军队

“教皇！他能有几个师？”据说，“以军事力量论英雄”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公然嘲笑过教皇的实力。梵蒂冈是世界上罕见的没有军队的国家，但它并不是唯一的。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纪实年鉴《世界概况》，列出了近30个没有正规军队的独立国家。其中包括全球面积最小的几个国家：梵蒂冈、摩纳哥、瑙鲁、图瓦卢、圣马力诺和马绍尔群岛。

从国土面积来看，这些小巧玲珑的国家确实不太需要军队。例如，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梵蒂冈只有0.44平方公里，2013年的统计显示，该国仅有428

位国民。位于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瑙鲁，国土面积稍大，也只有20多平方公里。

还有一些原本拥有军队，但后来取消了的国家，包括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些国家不在战争频发区，军队存在的意义也较小。

不同非军事化国家的历史也不尽相同。例如，1948年，哥斯达黎加在时任总统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的倡议下，废除了军队。费雷尔是通过“武装起义”上台的，而他废除军队，是为了以后不再有军事政变发生。

还有一些国家是在遭受外来侵略后，被侵略者取消了军队，从此就没有再恢复。例如，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的军队，分别是在1983年和1989年美国入侵后被取消的。

没有军队有“靠山”

没有军队的国家不会主动出击侵略其他国家，却不意味着在遭受攻击时，它们没有还手之力。这些国家大多有一个，甚至多个势力强大的“靠山”。

据报道，所罗门群岛拥有一支800多人的警察部队，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训练和后勤支援。虽然曾经是英属殖民地，但该国向澳大利亚支付了部分国防费用，如果发生战争，澳大利亚会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同样背靠大树好乘凉的还有哥斯达黎加。根据1947年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如果哥斯达黎加遭遇战事，包括美国、智利、古巴在内的多个国家都会挺身而出，给予该国某种形式的军事支持。

没有军队，不代表没人维持秩序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没有军队的国家却有国防支出，警察队伍承担了维持秩序、保卫和平的使命。

岛国毛里求斯的人口超过100万，是

蔡志忠不必我多介绍，凡是爱书的人，都会知道他的作品。他很早就已洞悉年轻人爱看漫画的倾向，以最浅显易懂的说故事方式，将中国文学巨著改为图画，深入人心。

蔡志忠的记忆力超强，他对我说：“三十几年前我在日本住过，在东京的邵氏办公室书架上看到你的书，其中有一篇写汉江船夫的散文，文中描绘的那种情景，真令人羡慕。我去韩国时，已找不到了。”

他在台北的工作室就在一个市中心的大厦里面，他的住宅在楼上，他不太让人去，我十多年前去过，记得屋里挤满了佛像。

“现在有多少尊了？”我问。

“三千多。”他笑着说，“我一生画漫画赚到的钱，只有收藏的佛像因升值而获

利的1/10。”

他的客厅墙边、书架上、书房周围，甚至卧室里，都摆满了钢制的佛像，有些精致万分，头发根根分

拜访蔡志忠

◎蔡 澜



蔡志忠

明，衣服上的刺绣美不胜收。

“你睡在哪里？”我问。

他指着被佛像包围的三张榻榻米，说：“遇到地震，佛像掉下，即便被压死，也是一种相当有趣的走法。”

知道我最爱读《聊斋志异》，他从书架上拿下一册，连同新书《漫画儒家思想》一并送我，还在插页上画了两幅画。我见他的彩笔都已经很短，削得像迷你佛像，感觉到他对一切物品的爱惜与珍重。

“最近在忙些什么？”我又问。

“研究物理学。”说完他拿出多册关于分子和量子的笔记，图文并茂，看得我差点被吓倒——这个人肯定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

（圣 琪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江湖老友》一书）

非洲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尽管从1968年独立后，该国就认为没必要建立军队，但每年还是有0.3%的国民生产总值用在了武装警察、特别机动部队和国家海岸警卫队上。

据非政府组织“全球安全”的网站称，2011年，哥斯达黎加花费3亿美元来武装警察和海岸卫队，其国防预算甚至超过拥有军队的北方邻居尼加拉瓜，是后者的3倍多。

由于两国长期存在边境纠纷，还邻近危险的毒品走私线路，哥斯达黎加成立了70人的特别突击队。专攻拉丁美洲防务新闻的军事记者罗伯特·贝克斯木认为，虽然没有名义上的军队，但突击队是一支具有丰富反恐经验的武装力量，是“有实无名”的军队。

《大西洋月刊》在文章中不无调侃地写道，

如果梵蒂冈礼仪性的瑞士卫队也算军队的话，那么没有军队的国家应该又少一个。

将拥有120人的瑞士卫队称为军事力量，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了。这支队伍的使命是保护教皇及梵蒂冈的宫殿，他们通常穿着红黄蓝相间的传统服饰，出席庆典活动，并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管理交通、控制边境和调查犯罪活动。

全球有不少缺乏常备军的国家，但这个名单的长度与人们如何定义军队有关，没有衡量国家是否有军队的完美标准。美国中央情报局列出的没有正规军队的国家，其实都有某种为安全服务以及应对国内突发状况的队伍。❀

（霄 霄摘自《青年参考》，邝 飏图）



我能接受的片刻逃离

●林特特

一日，我在街头瞥见一家房屋中介。当然，不是买房。再失去理智，我也知道，买房需要全家人做决定——我想租房。

什么事能比在单位附近、家之外，有间自己的小房子更惬意呢？

我推开玻璃门，对房屋经纪人述说我的要求，盯着她在电脑上搜索关键词。浏览房源时，脑海中已绘制好美丽蓝图：这间小房子，我要用来独居——我从未独居过，在家和父母，住校和同学，结婚和老公……现在，家里常住5个人。我要绝对的安静，要铺我喜欢的床单，摆我喜欢的台灯，听我喜欢的音乐，只做我喜欢的食物。

“我就午休。”我对房屋经纪人说，“坐班那几天，午休；不坐班那几天，睡觉、写稿、招待朋友。”

我想，这样的话，离家出走也有个好去处了。等时机成熟，再向家人透露，请他们来做客，但绝不留宿。

中介带我看了一处单元房，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我当场拍板，就它了！

水、电、有线电视、无线网络，卡、证、经办人联络方式，一一交到我手里，当锁匠完成换锁任务后，房子正式属于我了。

门一关，我躺在大床上，惬意了一分钟。就一分钟，我又翻身起来，掏出手机上网，开始我庞大的购物计划。

简而言之，我要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桌子、桌布、花瓶、音箱，各种灯、床上用品、锅碗瓢盆……之后的几天，我不停地收快递、拆包裹，一小时下楼无数次——扔垃圾。

我还把办公室里的书运过

来，塞满书架，又去超市拎回瓜果、蛋糕填满冰箱，衣橱里挂上新买的家居服，还添置了一面落地镜子。

对这间房子，我付出了十二分心思，我不能忍受它任何一个角落的污垢。我趴在地上用钢丝球擦，我踩着凳子对着瓷砖抹，我还清洗了洗衣机，刷了马桶，而这些，在我有老有小有保姆的家里，分工明确，完全不用我动手。

我的午休时间全砸在这房子里了。下水道堵了，我要找物业；路由器坏了，我要上网买新的；电需要自己买，煤气打不着火不知道找谁修……一个星期后，我发现工作和家之外，以我的精力，想再支起一个“外室”，真是没法过了。

我开始想家了。

虽然，我每天从家出发，回到家。

我还想念帮我处理问题的家人，虽然，我一直想躲开他们，寻个清静。而绝对的清静，也让我烦躁。

我把淡蓝色细纹桌布铺好，花瓶里插上花，用纯白瓷碗盛了一碗银耳莲子羹，旁边放一本文艺小说，并播放温柔的乐曲，一切都像我最初想象的那样完美。这时我发现，不停劳动、布置的我已经累了，心里早就没了这份清静。

而刹那间，我又想起了张爱玲，她的晚年独居生活，就是如此吧，够文艺，也够孤独。

我有点害怕了。

最后一件网购的商品到货了，那是一个长达两米的靠



在美国，有企业将储物空间租赁给消费者，美国人用这些空间来安放自己生活中暂时不需要用的物品。2008年，美国消费者总共租用的个人储物空间，大到足够把美国的男女老少一起打包装进去。虽然租用个人储物空间的花费并不低，但美国人宁可多花钱，也不愿意把这些现在不需要、将来也很可能不再需要的物品处理掉。

为什么人们会固守自己拥有的东西呢？

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八年后，我决定回国。我有很多东西需要赶紧卖掉，首先要处理的是车子。我去网站查询车子的价格，发现它的市场平均价是4500美元。我觉得这个价钱偏低，因为我是花了两万美元买的，这六年来我的行车里程较少，而且我一直定期对车进行全面的保养。于是，我在网上登出卖车广告，要价5000美元。



不止值这个价

◎郑毓煌

过了两天，有买家和我联系，出价4500美元。我坚持要价5000美元，于是交易没有成功。在随后的两个星期，不断有买家和我联系，不过没有比第一个买家出价高的。于是，我决定花200美元将车暂时存放在曼哈顿郊区一个较为便宜的露天停车场里。

过了一个月，待国内的工作手续办妥后，我回到纽约。我被自己的车吓了一跳。车子历经风吹日晒，积

了厚厚一层灰，鸟粪、树叶落得满车都是，要不是还有车牌在，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车子。这时我才意识到这车是不得不卖了。我先去洗了车，然后打电话给以前和我联系过的买家，决定接受他们中最高的报价。

一个星期后，这辆车以4000美元的价格卖出去了。

人们在拥有一件东西之后，要主动放弃它并不容易，人们会认为自己拥有的事物比别人拥有的更有价值。虽然市场平均价告诉我车子值4500美元，但因为我是车主，我会认为自己的车不止值这个价钱。

相反，如果卖车由我的朋友（或者第三方中介）来代为完成，事情就会容易得多，因为朋友或中介会更容易接受这辆车的市场平均价。

（林冬冬摘自中国商业出版社《理性的非理性》一书，王原图）

枕，枕套由灰色和红色的布拼接而成，绘有星星图案。我把它放在床头，与同色系的床单、被套一起，接受春日阳光的凝视。

我再退后几步，站在门口，端详整间卧室的全貌：真是理想的房间啊，但游戏也该结束了。

之前，我只能用一扇门隔开一地鸡毛的世界。我一心追

求从未有过的、仅属于我一个人的生活，但现在离开孩子咚咚的脚步、客厅里的叽叽喳喳、厨房里的煎炒烹炸，我又不踏实了。

我找到房东，提前结束了合约。

能搬走的，搬走；搬不走的，留在那房子里，抵作违约金。

做完这一切，我回家的脚

步特别轻快。晚上哄完孩子睡觉，我走进书房，拧开小灯，开始看书，心里格外安静。

第二天，我处理完杂务，如常去咖啡馆坐了会儿，时间到了就离开。这是最无负担的、最清静的所在，是我能接受的对琐碎生活的片刻逃离。

（天问摘自《西安晚报》2015年11月3日，苑明琨图）



另一种失败

● 麦 家

第九次冲锋被击溃下来的时候，他悲愤得像一头因重创而恐怖、因恐怖而咆哮的困兽，禁不住仰天号叫了一声。这是悲鸣，粗壮的悲鸣，似雄狮的怒吼，歇斯底里，撕心裂肺，荡出了不祥的回声。回声在紧张欲爆的空气中扩张、蔓延，瞬间越过山峰，传得很远很远。

这是一个有风有阳光的日子，充满诗情画意。但是，突然的、暴躁的枪声很快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和美妙。而当宁静从稀稀落落的枪声中再度回来时，山坡上已经充满了浓烈的烧焦味和淡淡的血腥气……是战争打扰了它！

战争今天在这里登陆。这个可憎可恶的消息正是由他发布的。他奉命要在天黑前拿下山头。时间紧迫啊，任务紧迫啊。他在八点钟组织了第一次冲锋，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次又一次冲上去，一次又一次被打下来。

现在，绛红的太阳跌落在山的另一边，四射着朝霞一样的金色光芒，但照耀的已全然不是同一个山坡。这是一个卧满尸体、烈焰升腾的山坡，远看，像开满了杜鹃，又像布满了红旗，既悲惨，又壮丽。山坡上犹如惨遭浩劫一般破败不堪，熊熊烈火在燃烧，浓浓硝烟在升腾。他看一眼还在继续跌落的太阳，心想，太阳走得

真快啊。可是，我还没有拿下山头啊，太阳，你慢点走。就这么一会儿，他觉得太阳又跌落了一寸，也许是两寸。

山坡下，士兵们又一次整队集合。他要组织第十次冲锋。

队伍终于横出来了。他立在队伍面前，有一种悲壮的感觉在心底油然而生。站在他面前的，不是那支他熟识的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而是四十几个衣衫不整的伤兵和哀兵。是的，是伤兵和哀兵，他们咄咄逼人的神情，带着锐气，也透着寒气。可是他似乎只能把它当作寒气了。寒气逼人！他的心猛然收紧。他一下子觉得，自己的处境是多么陌生和可怕啊。

“同志们……”他觉得自己声音也是很陌生的，又哑又黏，像喉咙里堵满了稠血，“敌人还在山上，我们还冲不冲锋？”

“冲！”

“冲！！”

“冲！！！”

他觉得听到了四百个人的喊声。

满山坡都是一个喊声！好像山坡上的尸体也在喊。

太阳继续西沉。他抬头看看落日，又回头看看队伍，知道自己现在只能做最后一次努力了。再也输不起了，他想。他真想跪倒在山坡上，祈祷烈

士之英灵助佑他一举成功。

是最后的一举了！他想。

第十次冲锋开始了。士兵们猫着腰，吼叫着，全然不顾四伏的杀机，疯狂地直往山顶扑去。裸露的山坡上，顿时如同长出了一片蠕动的树林。

枪声紧密。呼啸的子弹如同雨点一般落下来，中弹的士兵一个个倒在了大地的怀抱里。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都用尽气力睁开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要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冲上山去。

他冲在队伍的前面，时而匍匐，时而跃进，那挥舞手枪的样子，就像在指挥千军万马。可士兵们却一个个在和他告别。他们再也看不见他挥动的手、他的召唤、他的指挥。他们趴在山坡上，一动不动，很安静的样子，温煦的阳光正在为他们做最后一次沐浴。

突然，他一下子跪倒在距离堑壕十几米远的山坡上，热乎乎的血瞬间从几个黑暗的窟窿里喷涌而出。子弹钻进他大腿了！

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大腿像被山压着。

“我冲不上去了！”他悲愤地吼叫着。

马上，他看见几个战士飞快地越过他。这叫他振奋，他拉开嗓门大喊：“冲！给我冲！往上冲！”

他把自己的希望、命运、



生死、山头，以及一切的一切，全拜托给他们了。

不一会儿，所有没有被击倒的战士都越过他，冲到了堑壕外沿。他们跪倒在地，虎视眈眈，似乎在伺机做最后一次跨越。

他急了。他知道趁热打铁的道理——烧红的铁冷不起。冲锋就是铁匠打铁，需要一锤敲到底！他大叫：“上去！冲上去！”

终于，一个熟识的身影突然领先跃进了堑壕。很快，第二个也跟着上去了。三、四、五……他激动了，又一次挣扎着想站起来。可两条腿简直像被灼热的焦土熔化了，他站不起来。

短兵相接，你死我活！厮杀声刺耳又揪心。他似乎看见了山顶上敌我肉搏的激烈与残忍。他大喊：“杀！给我杀！”

他当然知道，胜败在此一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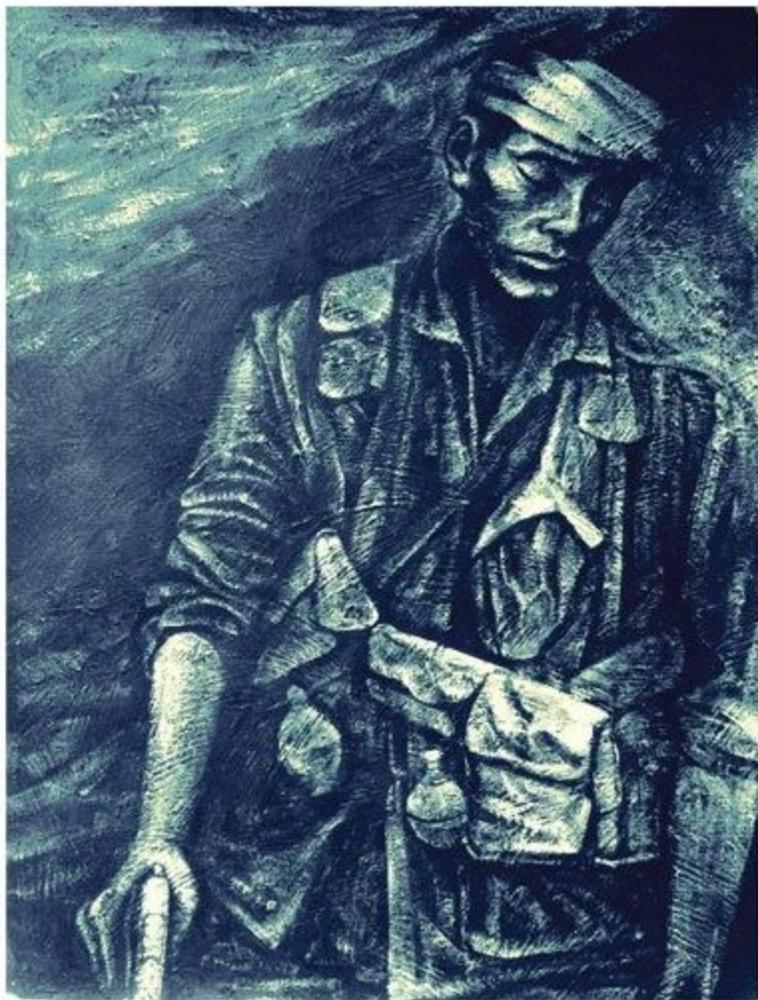
渐渐地，厮杀声开始冷落了下來，而这时，一声突然的枪响，像是打出了一个句号。从此，山顶如同死光了人，再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知道，胜负已经摊牌。

谁胜了？谁负了？他激动得要死，也害怕得要死。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十分热切地盼望着喜讯的降临。他希望山顶上马上跃出一张他熟

悉的脸，或者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是的，捷报应该是他的。他已经经不起打击了。他努力尽了，也损失尽了，接下来应该让他收获和交代了。他要收获的是近在眼前的这个山头。他必须抱着这个山头去做交代，向对他发布命令的人交代，也是向自己的身份和名誉交代。为了得到山头，他付出的代价无法衡量。山头是他无情的情人。现在，山头沉默着。沉默的山头压在了他的心尖上，他觉得喘不过气来，眼前一片死黑。

时间会粉碎所有的沉默。终于，山顶上突然颤颤巍巍地树起了一面旗帜。那是一面破得失去了原貌的旗帜，但他几乎不用看，只是用鼻子嗅了一下，就觉得脑浆飞溅——那是敌人的旗帜！



山坡上，静静的。

不知过了多久，他被心窝里一阵刺痛痛醒，像一把尖刀插在他心上。他醒来，再次看见山顶上敌人的旗帜，在风中哗哗地响。他觉得自己的心在哗哗地流血，血流成河啊。

山坡，是那样静。

还有人吗？他喃喃自语。他渴望出现奇迹。他回头扫视山坡：山坡上，只有一具具静卧的尸体，横七竖八，形形色色，数不胜数。但是，对着无数尸体，他还是忍不住吼叫起来：“谁还能冲锋？还有人吗？”

只有山谷的回音：“谁还能冲锋……还有人吗……”

完了，他想，没有人为我冲锋了，我的人死光了，我失败了。绝望的钟声就这样在他千疮百孔的心中敲响。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一阵阵战栗，彻骨的寒冷，冷得头发都结了冰，冷得整个山坡都像变成了一座冰山。

太阳已经消失在山岭的另一边，但晚霞的光辉像点燃了山岭。他笑了——烧吧，把我烧死，把这座山都烧光，烧成灰，烧成平地吧！他埋头呜呜大哭起来。哭声似一块块巨石自山顶急奔而下的滚动声，震天动地，震耳欲聋。可是没有泪水，泪水早已化成血汗流干了！

一阵风吹过，他打



了一个寒战，同时也清醒了。恍若一场梦醒来，他接着又看见了辉煌的落日和满山坡的尸体，还有那面迎风招摇的旗帜。旗帜这时真的如一个不识趣的丑恶女人，在迎风招摇！他看着，觉得非常非常恶心、难过，要呕吐，好像被它彻底侮辱又伤害了似的。

难道我这样趴着等人来把我抬下去，或者拖上去？他想。

“不，我不想作为一个伤兵被人抬回去，也不能作为一个俘虏被他们拖上去。”他自言自语道，“我要爬上去，我没死，我应该爬上去，爬上去与敌人决一死战。”

这个念头使他发冷的心再度热烈起来，勇气在战栗中滋生。他又一次感到了血的涌动和心绪的骚动。这时候，他忘掉了自己的不幸和痛苦。他决心要爬上去了。

他一拱一拱地爬起来了，夕阳的光辉照耀着他，像照耀着一片熠熠发光的金属。他的双腿如一截枯木，流干了血，爆开了皮肉，然而，他没有一点松懈；他的双手像两把铁铲，要将山坡铲为平地；他丑陋的身躯如同一条断尾的蚯蚓，只是不息地、顽强不屈地蠕动在焦土和血泥之中，直逼山顶，直逼那面狰狞的旗帜。一人前进，如万马奔腾、千军齐发，势不可当。他像一头暴怒的、歇斯底里的狮子！

终于，十几米的距离被一个伤残但强硬的生命吃掉了。现在，堑壕已在眼前。

他的心如战鼓一般被紧密地擂响。

接下去，他只要再努力一下就上山顶了。此时此刻，他需要的是拿生命做最后一搏的勇气和毅力。但是，他又看到了那面狰狞可怖的旗帜。旗帜似一个威风的巨人傲然挺立，孤独中透露出一股杀气。它是山顶不灭的象征，它是对方胜利的铁证。看着它，他的冲动和勇气顿时损失了大半。他想：你一个没腿的伤兵爬上去又能怎样？让对方再次享受屠杀的快感？这样一想，他泄气了，像一个气球突然裂开了口子似的，一下子没了劲。他再次感到彻骨的冰水从他头顶倾倒下来。他的心凉透了。他对自己说：“我被打垮了。我不是打不败的。”他看看大腿，好像看见子弹在他的骨头里。他想，子弹干吗不穿透我的心？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又是风起。山野的风把孤立的旗帜吹得猎猎作响，好像在浅吟低唱，又好像在讲述一个关于战争和战俘的故事。他听着，觉得无比刺耳，又揪心地疼。他说，它在嘲笑我，它在叙述我的耻辱。

突然，他举起手枪，对着旗帜大骂。

可枪眼却不由自主地对准了自己——他在潜意识里也许更恨透了自己。

他再次听到自己说：与其上去让他们屠杀，让他们享受屠杀的快感，我宁可自杀……他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依据。

于是，枪口拉得更近。

于是，枪口顶在了太阳穴上，右边的太阳穴。

此时此刻，他是杀手，也是被杀者。可杀人的手和被杀的手却没有颤抖，心也没有狂跳。他不怕死。是的，他是不害怕死的，他害怕的是失败和失败以后的一切。也许所有军人都有这个特质，害怕的不是死，而是活——看不到敬礼地活着。

晚霞如血，光辉抹在他身上，他感到了光辉的压力。其实，作为军人，最重要的是看关键时候是不是有那种大无畏的、不怕死的、宁死不屈的精神和风度，他想。既然败局已定，那么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想到枪响之后，自己辞别的不仅仅是这伤残的生命，而且是更多可恶的屈辱、悲痛、愤怒，和解脱——彻底的解脱，永远的解脱，他满意地微笑了。

于是，他开始下达此生的最后一道命令：开枪！

枪声直冲云霄。他感觉到脑浆随着子弹飞出了脑门，同时他模模糊糊地想，枪声也许会传得很远很远。

一个小时后，增援部队赶到，不费一枪一弹便冲上山顶。当他们冲上山顶后，发现阵地上除了遍地的尸首还是遍地的尸首，唯一的活物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伤兵，他双手紧紧拥抱着旗杆，连松手的力气都没了。

原来山头是空的！

这一点，他还不知道。✿

（张晓玛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军事》一书，宋德禄图）



如果说日本电影分两极，一端是浓墨重彩的史诗巨片，一端是大味至淡的家长里短，那么黑泽明拽住了红线的一头，小津安二郎则拽住了另一头。

影片《秋刀鱼的味道》结尾处，爸爸参加完女儿的婚礼，一个人走到酒馆里喝酒。老板娘看着这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老头，搭讪道：“怎么，刚参加完葬礼吗？”老头嘟囔了一句：“嗯，差不多吧。”

小津式的痛不是那种一刀两断后的撕心裂肺，而是丝丝缕缕中的柔肠寸断。

有件事情很能说明小津的这种痛是怎么回事。小津一生未娶，一直跟母亲生活，可以想见他们母子情深。母亲病故得非常意外，



伤 逝

◎胡紫微

小津恰巧不在身边，既没有尽人子之孝，又没来得及见母亲最后一面。噩耗传来，小津从外景地赶回家奔丧。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小津突

然对出租车司机说：“先去酒馆喝一杯吧……反正人已经走了，不急在一时。”结果小津喝多了，出租车司机也喝多了，因此误了乘火车。

他给母亲送葬之后，回外景地的途中，他在日记中写道：“山下已是春光烂漫，散漫的我却在此处为《秋刀鱼的味道》烦恼。樱如虚无僧，令人忧郁；酒如胡黄连，入肠是苦。”

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找到的小津关于这次伤逝的全部表达，可以说克制到几乎什么都没讲。

次年，他亦辞别人世，时年60岁。

（夕梦若林摘自中信出版社《如何成为一个妖孽》一书）

现在，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幸福、很苦恼，好像活在一个自己挣脱不了的套子里面。比如有些人总想跳槽，因为觉得有人跟他作对，结果跳到另外一家公司，发现还是有人跟他作对；再比如有的人离一次婚是因

为不满意，再结婚还不满意，就再离婚。于是出现了习惯性跳槽、习惯性离婚。

弗洛伊德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辆马车是由马、车夫和客人组成的，就相当于本我、自我和超我。这匹马以为马车由它决定，它在不停地走，以为离了自己车就不能动。事实上，马车走到哪里不是由马而是由车夫决定的。聪明的马知道这一点，不聪明的马还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

其实，决定马车最终到哪儿的也不是车夫，而是那个客人。客人说要到哪儿，车夫就得驾着马车到哪儿。所以，有时候人们觉得自己挣扎、痛苦，有很多苦恼，就像一匹愚蠢的马，老以为自己可以主宰命运，而不知道真正决定命运的东西就隐藏在心中。

（六月的雨摘自中信出版社《冬吴相对论·心时代文集之一：欢喜》一书）

笨马不知

◎吴伯凡 梁 冬



“《读者》光明行动”(33)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新年将至，“《读者》光明行动”在新疆及四川筛查中救助的84名弱视儿童也结束了治疗，出院返乡。其中，来自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55个小朋友的110只眼睛，除眼底有病变的12只外，其余98只出院时矫正视力达0.9的有90只；四川阿坝州第一批29个小朋友的58只眼睛，除眼底有病变的9只外，其余49只出院时矫正视力达0.9的有45只。

巴音布鲁克镇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一个特级贫困镇。该镇多数人口为游牧民，无固定收入，学龄儿童需依赖国家就学补助才能上学。从新疆3个自治州筛查出的750名弱视儿童中，有11人来自巴音布鲁克镇，他们因无力承担往返路费及治疗期间的生活费而准备放弃治疗。得知这一情况后，“《读者》光明行

动”项目组特批经费，作为这11个孩子的路费及生活补助。经过45天的治疗，11个孩子的22只眼睛矫正视力达0.9的有20只，其中8只甚至达到了1.5。

努比亚公益基金会是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建立发起的公益组织，自成立以来，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每卖出一部手机，便有一元钱投入到基金会。2015年9月，努比亚公益基金会积极参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弱视儿童义诊，并资助20名贫困家庭弱视儿童赴京接受免费治疗，藏族男孩儿豆尕甲就是其中之一。12岁的他因为发育迟缓，身材矮小，长着很多白头发，被大家叫作“小老头”，双眼弱视，左眼裸眼视力仅0.06。豆尕甲出生不久爸爸就离开了家，外公常年咳嗽，外婆手足麻木，饭碗都端不稳，妈妈平时在田间劳作，农闲时外出打些零

工，这样每年才有两千元左右的收入。因为患有肝病和胆囊炎，妈妈经常浑身疼痛。豆尕甲在作文里写道：“外公外婆还有藏药可以用来医治，老妈就基本不吃药，她说如果吃药就没饭吃……”虽然被叫作“小老头”，豆尕甲却一点也不生气，还说自己很“幸运”，因为邻居家有个孩子，比他小3岁，却高出他一头，从小到大，豆尕甲都是穿这位“大哥哥”的旧衣服。豆尕甲正在读六年级，最喜欢上数学课和汉语课，他说：“我要好好学习，快点长大，如果有一天我能挣钱了，就一定带妈妈好好看病……”

经过治疗，豆尕甲的双眼矫正视力已提升到了1.2和0.9。但在阿坝州的筛查中，共发现271名孩子患有弱视，像豆尕甲这样需要帮助的孩子还有很多……

微信“扫一扫”，关注阿坝贫困家庭弱视儿童。



树洞·说出你的秘密

《读者·校园版》征稿启事

谁的心里都会有一个秘密，这秘密像悄悄长出的花骨朵，被花萼捂在手心里，想说不好说，不说又想说……或许，我们都需要一个树洞，不用面对面，无须顾忌现实身份，把那些在现实中不曾发出的声音、不敢讲出的故事安放在这里。为此，《读者·校园版》专门为你打造了一个“树洞”，推出“树洞·说出你的秘密”征稿活动，面向全国中学生公开征稿。稿件题材、体裁不限，但内容一定要真，我们希望聆听到来自你内心深处的声音；稿件要短，我们欢迎短小精悍之作，最好不过千字。

投稿邮箱：duzhexyzw@duzhe.cn（仅限电子邮件）。

投稿起止时间：2015年12月1日—2016年3月31日。

稿件一经采用，将给作者奉寄稿酬和样刊。为了更好地守护你的秘密，稿件将根据作者意愿匿名或实名发表，但务必留下有效联系方式。另外，我们将从参与者中随机抽取50个幸运奖，奖品为《读者·校园版》精华文丛一套。

